

華變紀日要錄

陳 陸

先哲有言曰：「地廣則驕奢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慣用。」此固恒人之常。殆亦不勝之論。試觀中國。自古號稱文明之邦。郁郁彬彬。凡三千餘載。原原塵塵。達四百萬里。雖典章文物。足稱者不一。然述古而不事作新。習於弊而不自覺。是其病也。

中西交通。蓋始於中古。然若續若絕。至清而繁。自道光庚子（二十年西元一八四〇）鴉片一戰。鑿策失宜。薄障被創。未幾協以謀我。補有庚申（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之痛。商約既訂。復逞其餘威。嚇脅直省。遍立教堂。乃有庚午（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天津教案）之難。適普法戰興。居然化干戈爲玉帛。而隱患未清。卒於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再演義和拳之變。是役也。衆與搘連。義輸失陷。會黨四起。衣冠墮炭。大臣如裕祿李秉衡義士成耀榮光等以作戰死。許景澄袁昶聯元徐用儀等以直言死。剛毅崇綺徐桐等以憂憊死。熙元壽富王懿榮等以悲憤死。趙舒翹英年歲暮啓秀徐承溫等以逼迫死。其他士女猝然捐軀。經薄濟罹鋒鏑者。不可勝數。自古以來宗國之變未有若庚子之慘且巨者也。

庚子之變。原於基督教。此盡人皆知者。然西教之入中國。遠在唐世。其後中絕。迨至明末利瑪竇來。再建教堂。其勢更盛。迄於庚子。蓋三百年矣。然乾嘉以前。未嘗有以傳教聞者。自傳教數入約章。而教案迭出不窮。至於拳匪之變。其禍極矣。如以教官論。一以行善爲主。設教堂。開育嬰。施醫藥。立學校。對於社會教化及慈善之設施。不遺餘力。何得報德以怨。至於殘殺。准究往事。其故非止一端。請試述之。

信仰自由。中西所違。故西教傳入中國之始。奉奉與否。猶猶否。傳教者。始以傳教內地。列之約章。然約章固

因互市而定。與傳教無涉也。惟是因兵事而立傳教之約。無異以勢力相驅迫。且民間方被戰敗之辱。無從昭雪。適於此時教導其入教。雖有古書。而不能遺其疑畏之心。此釋教之一因也。

民人對於天主教之疑畏未釋。繼而英美之耶蘇基督教士。亦確有傳教自由之權。紛往內地游歷傳習。希功貪祿。與天主漢相詭頗。而圖謀間方爭逐通商之利。中國士夫每揭其瓜分之謀。民間習聞。見各派教士之相凌而競進。輒疑爲瓜分之朕兆。人情洶洶。懼乎擾社。羣起讐教。是亦出於赤誠也。

中國自元末以來。即有白蓮黨爲等邪教。相傳有採生折劙之術。又以同色同財相誘。而西教專敬天主。殊異於孔孟佛老之道。別爲一端。異言異服。足駁人聽聞。且又收育嬰孩。崇養課老。施醫舍藥。兼傳男女。於是有符咒蠱惑。誘污婦女。迷挽幼孩。挖眼割心之語傳。鄉愚不察。輒目爲邪教。此其晉在必除之原因也。

尊親懷遠。孝道之大端。中國一貫相承。三千餘年於茲。當佛教之來。亦且二千年。雖儒士間有誦詩以闡之者。亦祇祇其哲理。而民間與僧侶。始終相安。焚香膜拜。習之軒然。從未聞有鬭覬者。良以其不背中國之俗也。西教則不然。不許供祀宗親牌位。而神佛像設。毀棄尤甚。是以不分賢愚。不別儒釋。一致目爲異端。羣起而攻之也。

鄉曲之民。每遇旱曠祈雨。或疫厲祓除。輒喜酬神演劇。修廟粧佛。所需費用。例由民衆公攤。而教民信仰卽殊。概不謬捐。甚且破壞。而公差徭賦。亦往往藉故逋逃。教士受其瞞聾。代爲辯護。重拂興情。以致毆打掠毀。此亦其一因矣。

西教會規。每以入教之多寡。爲教士之功過殿最。以驗其勤惰。考其衰旺。於是教士希功。但務其多。不暇選擇。非若今日多係知識份子。故賢否難進。美惡混淆。欲期其相安無事。奚可得哉。

入教者既良莠不齊。故與平民俗發生訟案。而教士除傳教之外。不得干預別項公私事件。明載論單。遍示各省。然教士往往不遵諭例。出而干涉。且於中國風俗習慣。茫然不曉。祇取教民一面之詞。橫加袒護。與官爭辯。而官方處理偶一不慎。難免曲直顛倒。以是爲非。彼含屈受冤者。無策昭伸。從而怨生。報以侮辱。亦所以洩其私憤也。

事經官吏。恒喜自尊。而教士一詣。皆爲民之父母之一之督。干預訟事。傾倣無禮。每使羞堪。於是官吏嫉教之心生。遇

事而袒民。教士既不愜於官吏。乃申訴於領事。領事責難於上憲。於是官吏之職失。職失而懲念益深。此殆官吏仇教之因也。

又如教民被控在官。置不到案。甚至犯法既經議罪。竟公然縱之出洋。纵令無處謀生。案懸莫結。而地方官既懼議論。復恐輕啓風端。遷就定讞。含忍委曲而受平民之譏訕。斯亦官吏仇教之一因。

教案之發生。多由於無賴奸民。至於議結。大抵以賄償了事。且蘊索其值。俾倣將來。而不思賠款乃出於地方之紳商。於彼貧無立錫之奸民無涉。蓋賠款者紳商。滋事者奸民。索償雖多。何從示戒。而紳商仇教之心。蓋因於此也。

教會買地建堂。條約本有明文。但係教中公用。例所不禁。而教士常藉建堂之名。購置私產。甚而竊覓華人替身冒名。強租勸買。且是否課賦冊地房園。及有無望碍居民鋪商方向之處。概所不問。觸犯衆怒。何以甘心。訴之官府。又不得平。焚掠搘毀。蓋不得已而出其下策也。

總之。民教相讐。非一地一事。非一朝一夕。緣淺以至深。積微而爲著。庚子之變。固由於拳匪之猖獗無忌。冥頑不靈。匪特後之論者。論責彼時執政者之庸謬。即當時士大夫。亦何嘗不痛心疾首。深恐將臻中外之禍端。而貽害於無窮。殊不知白鴉片戰以後。西人心目中早知我爲外強中乾之羸弱國家。得寸進尺。慘壑無窮。觀於五月二十五日之詔云：「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動人爲善。勉允所請。距三十年來。待我國仁厚。一意撫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仇殺教民所由來也。」又其時慈禧太后與德宗召對諸大臣時。后亦寓諭言：「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出京時。設有一得力之軍隊。藏而殺之。即可轉敗爲勝。但至今日。予等報復時期至矣。」而榮祿覆劉坤一電亦云：「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人欺凌。至此極處。今既出此義團。皆以天之所使爲詞。區區力陳。竟不能挽回一二。」是年春字林西報亦有記者報告消息。謂「中朝已練成新軍二萬餘人。以義和團爲羽翼。欲盡殺西洋人。將歷年讓於西人之險要及各埠租界。盡數收回。」則拳匪之變。實由西人之壓迫日甚。以致內積不平。激發出此。恩有所匡復。情固可諒。特於敵方。旣自然不別其族。

類。而所授之手段。復非正大耳。

夷毒中國之秘密結社。其溯源蓋甚早。如西漢之末。則有赤眉銅馬鑄脰綠林之稱。東漢之末。則有黃巾五斗米道之目。至元末韓山童創立白蓮會。藉詞於通神。河南江淮間愚民。信之者頗衆。迄於有清中葉。如八卦天理諸教。悉其遺孽。至光緒之際。義和門神拳。始揚竿於山東。漸滋蔓於直隸。終發難於北京。蓋亦白蓮支裔也。其教大旨。以通神降神爲號召。降神者謂祿附人身。不畏槍刃。降神之法。先設壇場。令學術者俯伏於地。其自稱之曰大師兄者爲之焚符誦咒。名爲諸神。復令其人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其人起。執刀棒飛舞。至氣喘而止。賴謂神已附體。而神降又有明體緣體二式。明體者神降後尙自知覺。不至昏迷。緣體者。人與神有因緣。不需作法。僅一頓足一存想而神即降下。乃揣摹朝野閭外之風旨。立圓設壇。標以扶清滅洋之幟。以外國傳教士。與中國教民以及通西學譜外國語販賣洋貨者。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等名。或目爲漢奸。悉在誅除之列。故其入京也。王公大臣待之若上賓。敬之如有神明。而不察其均係市井無賴。鄉閭愚民也。於是遍粘揭帖。誘惑煽動。京內外之民。莫不疑懼逡巡。咸感不安。比及難作。西洋人乃自公使以下至僑寓中國者並中國之教民。聚於交民巷。日在恐怖之中。遣人乞援於天津各國駐軍。復轉達於各國政府。遂以護教保僑之名。各派軍旅來華。是爲八國聯軍之役。

雖然。聯軍之來東。固由於華民之讐教。而出於英美法之策動所組織而成。然果為護教保衛而遠來歟。究之內幕。竟有大謬不然者。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蓋當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英法聯軍之役。圓明園寶物。盡被擄擾。無分軍官士卒。莫不滿載而歸。誇耀鄉邦。成爲榮美。實已誘啓彼族覬覦之心。而貪饕者。每異時乎不再之憾。距四十年來。幸運參變。故人人希冀先登。得鑒所悉。於是聯軍之間。因而互生猜忌。此可由當時英人樸笛南母威爾B. L. Putnam Wale 所記。不難窺悉其醜態。其記略稱：

一各國之人。因其軍隊未到。發出種種謠論。言其本國之將官。甚爲聰明。想此時方圖佔據城門。使中國朝廷。落其掌握之中。以行最要緊之事。故無暇至此。彼等說出種種道理。……援軍之來。不過爲此。並非真急急來救予等之命。但予等如均被殺。則兩月以來外交之經過。完全失滅。如一極大之溝而撤其橋。此乃各國政府所不願有者。故欲

予等之生。然則予等不過爲政治之僕僕而已。不過免外交最大之困難而已。」

「又見有新軍隊。此次爲白人。乃法國殖民地之步隊。駐紮於安南者。奉有急召匆匆而來。予聞其一路來時。恒落後面。必須催促。唯恐空載道。然不能抗。……法國輕快之小轎。距宮廷二千碼。對之而放。彈如雨下。……法國輕騎正施放薑藥之時。見一美國青年軍官。騎馬向城而來。怒聲大呼。予深知其意。但人人只注目於前途。未曾視之。彼愈忿怒。乃下馬衝上城頭。面色發赤。問法司令官放薑藥之目的爲何。亦知美國兵隊全在薑藥之下否。且語且罵。又演手式。命將槍械停止。法人見者益發忿怒。比公使及瘦弱之西班牙領袖公使下城而去。口中有恨恨之聲。並大呼欲法人停止攻擊。他人亦須停止。觀此知各國聯軍必無和睦之事矣。」

「有人告予奉大本營命令。停止攻擊。不許前進一步。宮廷內部非聯軍協議妥洽。勿得擅入。予聞之不覺大笑」。

「皇帝之居。寶藏之庫矣。予雖不思發財。然不覺思及蒙道本將軍 Montebello 當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聯軍入北京之役。出名之圓明園。被其劫掠。彼盡得其中最光最圓之黑珠。歸後進呈尤瑟福 George 皇后。自謂薄禮。人但能入於此中。則其所獲。不待言矣。」

「遇美國人沿路與之談笑。彼等呼予之語甚奇。又謂無早飯。不知何故停止攻打。」

「法國二軍官馳馬至予之前。以手至帽。請予告以前途所作之事。並問大概之號令如何。予告以此事無一人知之者。據予所見。則美兵已停止攻擊。印度兵已聞至外城。他國兵既尚未至。故意無動靜。法軍官聞之怒曰。永永混雜。永無秩序。又匆匆告予自天津以來。即係如此情形。各國軍隊外面佯爲協同。暗中互相猜忌。互相爭競。彼俄人意人德人今何生乎。予答以毫不知道。即他人亦無知之者。或未注意及之。躋時。見法殖民地步軍。服垢膩藍色之衣。力擠向前圍擋予等。聞頃間答之語。有一兵竟敢問其軍官。彼等究能即刻進言否。軍官怒言不能。彼等立即驅動冗罵。予見之殊覺驚異。此豈有紀律之軍乎。彼等昌言若無賞賜。若不能在此關中擄得財物。則何故於炎熱灰塵之中。驅逐彼等而來。使彼等筋疲力竭。犯此辛苦。怨恨之聲。狺狺不已。真如禽獸也。彼等所望者刦掠而已。欲立腳入宮門。任意取擗。滿其慾壑而已。除此以外。必無他念。一千八百六十年之歷史。彼等知之也。」

「予既歸。攻擊之事已停止。此無可疑者。外交團恐任人入宮。必至生事。且不欲一圖禦佔先著。遂一律停止。無一人能信任此聯軍。此亦實情也。予至大清門時。遇意大利水兵一隊。南到北京。由使館中瘦弱之內眷帶領。匆忙行走。狀甚慌張。眼中似將冒火者。當予行過之時。呼予問美人法人已入宮乎。全宮已盡被擄掠乎。宮殿已放火乎。」觀撲氏所述。在在示人以一千八六十年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之歷史。可知庚子聯軍之來。「不過使中國朝廷落其掌握之中。以行最要緊之事。並非真急急來救教士等之命也。」而描繪聯軍對於清宮寶藏之野心。及爭逐財物之情形。譖然紙上。後之論者。或謂世界大戰之機。殆已躍伏於此。幸斯聯主帥者深恐一時利潤不勸。別肇弊端。致誤大局。乃下停戰之令。禁止進宮。嗣更議訂遊覽章程。以資約束。而圓明之燬。始幸而未見於當日。然聯軍既乘興而來。竟未得逞。求諸其次。於是鬪鬭閭閻。咸遭其殃。撲氏之書。可資徵驗也。

庚子至今。又逾四十年。而耆舊相傳。當華變初作。兵勇乘之。掠奪殺戮。毫無忌憚。朝士拂曉。民心惶惑。提挈子女。奔逃走避。絡繹如織。朝東暮西。行蹤所定。未幾騎軍入京。后帝西狩。士庶潛匿不出。一任聯軍搜括。慘風慘雨。血染丹渠。蒙書紀載。旣參錯不一。口耳傳述。亦紛雜無系。大概各就所聞。追憶追記。致言人人殊。治史者惑焉。

本篇主旨。意在蒐輯原料。按月排比。提供考究。故編輯方法。以私人日記爲基本資料。而輔以官書及其他載續爲佐證。蓋日記之作。皆就經歷之事。徑卽命筆。雖屬一人私言。俱不失爲原料。於當時社會擾亂狀況。及朝廷士夫間之輿情。均可獲得正確之結論。非若官書及其他著述。而有事後矯飾之弊。惜所得者僅有葉氏續督顧日記。左氏石壽山人見聞志。嗣復承澤翁惠陽庚子危城史料。係從其先人軍機處先生日記中錄出者。翔實可據。彌足珍貴。撲氏則有撲陵傳信錄一書。亦甚可取。然未若日記之尤信也。因念庚辛之際。朝野士夫。不乏弘達。目丁時艱。潛心錄記。必仍大有其人。或以告口頗忌甚多。未便公之於世。或以世守遺澤。不輕示人。誠非筆者所能周知。苟希海內同氣。舉其珍秘。惠然見教。炳耀闕疑。乃學術界之大幸也。述概既竟。爰誌略例於次。

一本篇所採。凡屬原料。悉錄全文。雖文字間有舛誤。亦不敢避隱更刪。俾存其真。至於間接資料。或成名著述。

擇其精要。酌收約取。以達冗繁。

一、庚子之役。發自北京。罪難之鉅。亦莫若北京。茲篇所錄事跡。亦以北京爲重。其京外各省府州縣。未克備載。僅就所得。量爲甄采。

二、本篇所採。悉註出處。俾讀者得以覆查。惟因便利。各予簡稱。列舉於後。以便檢査。

恽毓鼎日記

譚嗣同日記

石濱山人見聞志

清德宗實錄

光緒東華錄

清史稿

望瀛草奏稿

庚辛提牢筆記

西巡回變始末記

西巡大事記

庚子交涉隅錄

庚子使館被圍記

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李桂紀事

崇陵傳信錄

庚子國變記

譚嗣同日記

陳氏奏稿

石濱山人見聞志

清德宗實錄

光緒東華錄

清史稿

望瀛草奏稿

庚辛提牢筆記

西巡回變始末記

西巡大事記

庚子交涉隅錄

庚子使館被圍記

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李桂紀事

崇陵傳信錄

庚子國變記

庚子拳變記

簡稱庚變李記

拳時上諭

拳諭

拳禍記

天津拳匪變亂紀

觀背集

々々拳變記

庚子拳變始末記

々々庚信錄

直東剿匪電存

々々電存

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三月二十二日乙丑 西一九〇〇

○年二月二十一日

諭：「上年山東巡撫督稱山東義和拳會。以仇教為名。到處滋擾。並及京津南境一帶地方。屢經諭令直隸山東督撫派兵彈壓。此種匪徒。私立會名。聚衆滋事。恐無知愚民。被其愚惑。蔓延日廣。迨至織成巨案。勢不得不用兵剿辦。所傷喪多。朝廷不忍不敷而誅。著直隸山東督撫責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會名。聚衆滋事。係屬違禁犯法。務須革除積習。勉為良民。倘仍執迷不悟。復蹈故轍。即行從嚴籌辦。勿稍寬縱。至民教同是編氓。地方官如遇此等詞訟案件。卽當秉公審斷。但分曲直。不論民教。勿許稍涉偏倚。用謂朝廷一視同仁之至意。」（東華錄）

三月初二日甲辰 西三月三十日

諭：「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道。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有壞教教民爲難。不知朝廷一視同仁。無分畛域。該民人等腹當仰體此意。無得懷私逞惡。致起釁端。自干咎戾。著各該督撫嚴飭地方官。隨時剝切曉諭。務使各循本業。永久相安。」（東華錄）

三月初三日乙巳 西三月三十一日

山東拳匪蔓延至直隸。（拳事卷二）

京中亦有習之者。初爲幼童。繼則強力壯丁。相率營拳。（拳禍記上）

三月十三日乙卯 西四月十日

高密縣城外鐵路公司被搶。（拳事卷二）

津浦鐵路內外時有劫盜演練和拳。又有妓女演練紅燈照

(同上)

三月十八日庚申 西四月十五日

上諭戒民屢無得便私逞怨忿啟禪端。(西巡記)

三月二十日壬戌 西四月十七日

保定學匪揭帖定於是日起事。(拳事二)

三月二十二日甲子 西四月二十一日

義和團既清來京師。凡遇教堂則撕裂拆扒。謂三月杪當與教

堂爲難。五城沿街點貼告示。其意謂義和團匪肆造謠言。設教堂。殺教士。大干法事。著五城一律嚴拿。如有知機或奉
撫到案者。予以厚獎。(拳事二)

三月二十七日己巳 西四月二十六日

旨下北京仍有華匪。每日下午必有一二十張賣亞少年人若干。在煤山對面宮牆下操演。(拳事二)

保定府南門外之義家莊義和拳與天主教民爭鬭。(同上)

四月初三日甲戌 西五月一日

義和團近日佈滿京內外。東安門內河沿各巷。有人自號義和教師。每日小兒從之練拳者。日繁有徒。義和團匪忽造語

云。在湯泉山煤洞中掘出前明劉青田所畫石碑一方。其文曰。『庚子之年。日照雲陰。君非桀紂。衆非非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恩至今。羽翼洋人。燒炎附勢。肆虐同尋。逢天遭怒。假手良民。紅燈下照。民不迷津。義和明教。不約同心。全貧濟洋寧。時逢本命苦。待當重九日。題草目牒報。』(拳事二)

四月十四日乙酉 西五月十二日

聞都下習義和團者甚多。千百成羣擗地裸演。此教起於山東蔓延及畿輔。名僞助濟滅洋。專與洋人教堂爲難。實白蓮之餘孽。挾英邪術。惑惑愚民。其說極爲不經。而愚民聽之若鶩。乃至聲響之下。亦明目張膽。聚衆爲之。可憐可憐。所宜早爲解散也。(韓氏日記)

四月十九日庚寅 西五月十七日

諭。『近聞京城內外奸民以拳會爲名。到處張貼揚帖。惑惑民也。事關交涉。深恐釀成禍端。應如何防範查禁之處。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會同妥議章程。迅速辦理以開。』(實錄四六二又清史稿本紀)

按實錄奏稿云。『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前進司所管十號章程。實止虛文。何曾實力做到。』

四月二十二日癸巳 西五月二十日

直隸總督裕祿奏。『義和拳會皆係無籍游民。託言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體。金刃不入。槍礮不傷。誘惑鄉愚。無非爲謀取衣食之計。』(實錄四六二)

各國使臣蒙義和團兵入都事。教民之群集於京師者。購置相持。各國使臣蒙義和團兵入都事。教民之群集於京師者。購置相持。

(拳事二)

四月二十四日乙未 西五月二十二日

諭。『前因拳教相持。歷經諭令該督派員分別彈壓解散。乃阻近畿一帶滋生之頑弁。勢焰不善。苦至陳奏兵部。以資本命苦。待當重九日。題草目牒報。』(拳事二)

為名。聲聞而曉。動樂其事。而鬼厭之。庶民不能安堵。」

又御史許始身奏：「教士惑亂良民。挾制州縣。民受教民之傳。相率仇殺。恐讐互應。」（實錄四六二）

四月二十五日丙申 西五月二十一日

京中屢有外下密地方。有圖謀教士者。自凡數起。或向請問。則自稱爲扶清滅洋之大會。並云：「京中大員某某。京外大臣某某。皆人所知。吾輩奉命教練旗子若干萬人。」（參事二）

四月二十六日丁酉 西五月二十二日

諭：「據撫巡各國事務衙門密報。義和拳匪散布謠言。藉端擾害等語。人心浮動。易生變端。亟應認真查拏。」（實錄四六三）

四月二十七日戊戌 西五月二十三日

武經中軍前路統領吳林由護衆出兵。暫駐高碑店。相機取應。（參事二）

四月二十八日己亥 西五月二十四日

歸來水縣義和團拳民有戕官之事。統領楊副將死焉。（譯氏日記）

四月二十九日庚子 西五月二十五日

京城四處忽有義和團揭帖。大言嚇人。說稱二十九日將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各堂學生聞之。連是日禮拜。相率托故暫避。今雖期過而各堂無恙。然因舊保車站被劫之故。恐有意外之虞。（參事二）

四月二十九日庚子 西五月二十六日

京西琉璃河地方鐵路電線均被義和拳匪剪斷。以仇教為名。指挾天主教與基督教者中國民間曰老子。專殺此等人。（石濱志）

本日下午琉璃河至涿州一帶鐵路間破。被綑匪拆毀。電杆木被割斷。火車電報不通。（電存二保道圖詳電）

召見賞賜辭。（參事二）

五月初一日辛丑 西五月二十八日

知義和拳民於昨日（指按是年四月小過）襲擊京保鐵路。東永無捕。我朝將相機圖。數十年來。教民恃外人之勢。欺壓平民。地方官吏聽信外人。左袒教民。無復曲直。民心被憤。憤成大變。繼拳匪以紛術禦擊撲殺。俱稱著爲名。陰圖不德。愚民無覺。從風而靡。正不知若何圖謀也。（譯氏日記）

義和拳匪早至豐台車站燒燬設立空。周家營所拆毀無遺。亦遠不大亂。人均不驚恐。（石濱志）

京師舊俗寒食平郊城墳廟前多燒香。是日游人倍於往昔。乃有奸民竟開帝廟前敢布黃紙。文曰。南無多拜大佛塔財神告白。茲因天主耶穌不信仙佛。欺慢神聖。上天降怒。收起靈氣。遺下八百萬神兵云云。（參事上）

盧保鐵路委員夏人鏡面來。念九夜先開涿州至琉璃河鐵路被拳匪焚燒。距今早由琉璃河至夏辛店一百餘里。沿途鐵道車

站橋梁並局所洋房。皆有拳匪蜂起焚燒。三河店所住洋人。

尚不知下落。豐台黃村勢甚危急。(電在三晉報電)

裕祿將軍率成調兵三營。於是夜特開兵車運往豐台。(華事)

(二)

五月初二日壬寅 西五月二十九日

有旨禁止華會。保護教堂。(輝氏日記)

太后在頤和園。特調兵二營保衛之。天主教民逃達北京大禮拜堂內者。共有五百餘人。榮中堂出京巡閱馬家堡堅壁一帶。端王諭虎神營將校督率軍士分赴永定門內外。與武衛營聯絡一氣。步軍統領添補翼兵丁。在城內東交民巷各使館左近晝夜巡守。(華事二)

召見慶王端王。(華記上)

奉直院駕由津至京鐵路。由津犯關。豐台車站及機器局被燒殆盡。法國工程師受傷。比國工程師被斬。(華事二)

五月初三日癸卯 西五月三十日

聞義和拳匪遊擊。自涿水至豐台鐵路焚斷。並燒電杆。豐台火車站房屋皆付一炬。都中讖言四起。人心惶惶。昨日內外各城門及東交民巷使館皆撥營兵守護。此事勝氣空冰。匪伊朝夕。三四月間。即見廣場僻巷。三五成羣。練習拳勇。口中喃喃誦咒。其爲邪術惑人。顯而易見。迺執政從而義之。

不惟不即嚴懲。今逆跡已著。所下諭旨。猶曰恐有游勇會匪。混跡其間。是別之於游勇會匪之外也。又曰與亂民何異。本不以爲亂民也。又曰良莠不齊。是其中尚有良民也。聞徐相國公主持甚力。裕壽山制軍諱左丞中丞內外同心。甫入騎暗馬。夜半臨深淵。聞各國兵輪逼檣到津。又聞將各遣兵進京。自始伊戚。何咎之有。(華氏日記)

諭:「近聞畿輔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閩民中多有游勇會匪。溷跡其間。借端興變。甚至戕殺武員。燒頭道樟鐵路。似此豈不畏法。其與亂民何異。著派出之統兵大臣及地方文武。迅卽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照卽相機勦捕。以昭炯戒。現在人心搖動。遇事生風。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當實力保護。俾臻安全。而弭禍變。(實錄四六三)

召見慶王端王。(華記上)

五月初四日甲辰 西五月三十日

武衛軍中惟護軍門所部三十營尙無圍匪在內。至虎神營則人

言藉藉。咸謂其盡係圍匪。(拳事二)

圍匪初起時托稱仇教。故專與西人爲難。近則黨羽愈衆。猖

狂愈甚。即並非在教之民。亦一律被擄。(同上)

京城郵政局因圍匪滋事。恐誤郵件。有由陸路寄者。凡應貼

郵票三分者。須照加一倍。(同上)

是夜使館衛隊自津到京。(庚國記九)

五月初五日乙巳 西六月一日

京中義和拳匪甚衆。其勢亦愈熾。殊屬可慮。現經城中官吏

將該匪等嚴行禁止。不准在城中滋事。又聞拳匪練拳之事。

雖宮中內侍。暨年老宮女等。亦學習其術。不時操練拳棒。

又嘗遣門外練拳之人。日有百餘。觀者密如牆堵。(拳事二)

五月初六日丙午 西六月二日

黃昏蔽天。日色無光。聞京城內外。日有焚殺。大亂將至。

心驚之。(憲氏日記)

五月初七日丁未 西六月三日

法比二國工匠三十餘。并婦稚多人由保定來京。(拳事二)

五月初八日戊申 西六月四日

聞拳民又焚毀楊村一帶鐵路。京津道路亦梗。(憲氏日記)

聞京津鐵路又有警信。訖言義和團夜誦咒。有紅光一點。上升晝降。與星月相輝映。謂之紅燈軍。黃香奴子謹言紅燈軍

起。排開觀之無有也。人無聲音。妖不自作。傳曰國家將

亡。必有妖孽。動搖國治之朝。何以有此。(葉氏日記)

防守各門之兵。內有虎神禪械兩營兵合守者。是日晚。端王
誠撤虎神營兵歸入各處聽候調遣。後巡警中所用洋礮炮十
尊。運至北流河設防。近日東華西華兩門安設機關。只容一
人出入。又繫禁城各門值班之護軍。向不用火器。今因風信
日緊。每門添設槍四十桿。(拳事二)

總兵五十名與兵三十名到京。(同上)

火車過午不敢再開赴津。連日西兵到京者。先後四百餘人。

分駐各使館。(拳紀上)

五月初九日己酉 西六月五日

圍匪傳言將於是日燒北堂。爲樂主教所聞。於是向法僧意裏

各公使處借兵四十名。往西安門保護該堂。(拳事二)

突有大股義和團匪三四千人。分作三道。過高碑店。(拳紀

紀上二三)

是日廊坊車站被焚。(拳事二)

諭著剛毅趙舒翹同往涿州。勸解拳兵。(拳紀記二三)

五月初十日庚戌 西六月六日

知太后聖意。欲右義和團。欲倚以抵制外洋。爲禦中國之計

(憲氏日記)

何潤甫同年乃望山府尹通訊。昨函來談云。前劉夫有對
事云。義和團但仇教不擾民。有古烈士風。部勸之可成勳

亟。曾不致日。有此超除。(葉氏日記)

論：「西人傳教歷有年所。該教無非愚人爲善。而教民等亦從無時教誡事。故爾民教均各相安。各行其道。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足之徒。猖狂其間。教士亦難偏查其優劣。而該匪徒招入教爲名。欺壓平民。武斷鄉里。諒亦非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里。亦未滋生事端。是以屢降諭旨。命令各地方官妥爲彈壓。無論其會不會。但論其距不距。乃近來各府縣州縣衙相沿。因循玩誤。平日既未細聯屬教士。又不能體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訟。未能悉心考察。妥爲辦理。致使演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爲名。倡立團會。再有奸民會匪附入其中。藉端滋擾。折毀鐵路。焚燒教堂。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爲難。實出情理之外。」(實錄四六三)

諭令榮祿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等勦捕拳匪。(兼諭六)

俄使上語言。亂民日甚多。德法籍之將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友誼逾二百年。我當告。總署得書不敢上。(庚信錄二)
是日安車站被焚。張蔭桓唐紹儀往資打查視。至楊村折回天津。(卷十二)

今晨見邸報有旨頒諭會匪中有云。鐵路係國家所造。教堂亦

係教士教民所居。豈得任意焚毀。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爲難。

實出情理之外。昨已派順天府兼尹革職大臣趙舒齋前往宣布曉諭。應即遵奉。一齊解散。若再執迷不悟。即著大學士榮祿分飭董福祥天津馬玉崑各率所部。實力勦捕。刊刻曉黃。

偏行曉諭。昨日榮中堂銷假。始有此篇文字也。(葉氏日記)是日酉因牌樓北之天台草舖不戒於火。喧傳該館爲教民所開。故神火焚之。(筆記上)

落垡車站擗架被毀。(同上)

兩處赴涿州。(拳事二)

五月十二日壬子 西六月八日

聞洋人欲有連言。請齋同以周易卜之。其兆京城無恙。(葉氏日記)

賈汝子言直省教民平時欺壓良善。無所不爲。此次變而走險。一呼百應。實非一朝夕之故矣。然逞一朝之忿。不顧身家。禍延於國。其最可憚。今日有旨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錢糧總辦。但願早獲首領。督從解散。如天之福也。(葉氏日記)

諭：「近來京城地面往往有無賴之徒。三五成羣。執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無常。若不即行嚴禁。實屬不成事體。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均有緝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責。茲容此類匪徒。縱縱。紛紛擾擾。搖惑人心。除諭飭管理神機營虎神營王大臣……并責成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嚴密巡查。」(實錄四

六三

陳繼奏：「近日地面情形。依然安靜。每有造作謠言。某處
燒洋館。某處殺教民。附和醜聞。毫無忌憚。西城內外一帶
地方。本月初十一等日夜。並有匪徒暗中號召。沿途燒
香。形迹尤為可惡。……自鑿開近日有形跡可疑之人。嚴結
各色無底之羣。手持刀矛木棍不等。由各門混入。復由各門
看出。出入自由。肆行無忌。臣每城額設練勇三百名。勇力
過人。深恐有不服拿辦情事。可否仰憲天恩。遇有匪徒生
事。由臣等立即齊集統兵王大臣。酌派所部弁兵。合力圍
捕。並請飭下步軍統領衙門嚴申門禁。」（陳氏奏稿）

京師耶穌教民公呈請代奏解散奉匪。（庚變略）

自是日京津消息不通。（奉班二）

五月十三日癸丑 西六月九日

閩越屢犯尚書說。至涿州不能前進。據其從人云。甫出彰義
門。羣兵即列隊迎避。其涿州之頭目已具詔充解散。果爾。
尙不虛此一行也。（葉氏日記）

英使館別墅在西山被焚。（紀略）

是日太后由頤同宮。（紫綱記）

率匪一隊至西什庫。掠退去。（同上）

賊軍入京。先是董軍屯南苑。殺害剛毅諸將入都。其先鋒
弁持令箭入城。宣旨奉太后命剝滅洋人。（西巡記二）

五月十四日甲寅 西六月十日

見錢新甫同年談時事曰棘。相與嘆息。新甫述諸公席見啓映
之之言。騎云等輕濟事。東擾尚難定期。魯云兩回朝擾命
日。都城無鬼子矣。從此可長享太平安。騎又言龍管亂兵將
襲東交民莊便館。不可不防。啟云紅燈罩自天而下。不管天
火燒。何能尤人。噫。吾安撫死所矣。（葉氏日記）

午卯京津電線已斷。（奉事卷四）

西摩爾招督教兵由津赴京。（奉事卷四）

通州美國教堂爲團匪折毀。（奉紀上）

上諭嚴責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辟秀西與弗利易銀行走。

（西巡記一）

案實錄繫於丁巳（十七日）

趙舒翹由涿州赴難事件回京。（奉紀上）

京師內外各城門。每門防守之神機虎神各營兵三百名。各按
本城本旗分防。如順黃正黃兩旗。即就安定德勝二門。各旗
以次而分。又慶王府戶部舊南御河橋等處。各駐兵三百名。
統計防守官兵有四千餘名。其兩營未經報道者。每日赴各城
兵廠內。以便點名調遣。（奉紀二）

五月十五日乙卯 西六月十一日

伯母七十六歲壽辰。傍晚正舉筵客。忽報有日本軍記生杉山
彬在馬家埠爲甘草所戕。大驚將起。同人相顧失色。狼狽散
去。座客一空。（葉氏日記）

遇日艦自禁的華民。嚴擧首變。其實華民發變。端平禪公默

主之。朝廷亦派諭相國趙尚書何鏗赴至其鄉察看情形。著為安置。此眾亦知聖意所在。故雖威脅屢下。而擧首如故也。

(柳氏日記)

夜聞黃軍殺一日日本偕記官。火候漸熟矣。(柳氏日記)

有日本書記名杉山者。往馬家堡探事。第一次榮輕回館。二次由永定門。行至橋下。有童兒持舊福所帶甘草不知禮。將

杉山毎人一刀。身首異處。死於非命。(石碑志)

日本使署舟記生杉山。乘車出城。遭亂兵扣刃直刺其腹。杉山遂死。日公使聞而大怒。請開戶入城以殮。因軍告本國。

(光緒政要二十六)

此時義和拳又名義和團匪。京城遍地皆是。前幾日住京外洋

使臣在總理衙門中國拿辦拳匪。因京西琉璃河燒拆後。拳匪愈

聚愈多。至有萬餘人。佔據涿州城。堅班起事。大害興亡滅

洋。此匪由山東遼北。直隸出界。天津遼北。村村莊莊皆

是。無分良莠。皆各處設壘。向東南作排。紛即起身。手持

槍刀。自恃不怕。往各處焚殺天主教。至是俄國公使格爾

思條陳。此匪不擧。各國皆要調兵自衛。由此各國在總署

(案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同此) 請調兵巡城自行保衛者紛

紛無日無之。(石碑志)

京中拳匪滿有三五成群。執刀游行街市者。(拳紀上)

是日以後。拳民紛紛自首。已滿外城。內城尙寥寥也。(西

事記首)

五月十六日丙辰 西六月十二日

李氏始焚城外教堂。及教民所居。匪徒李羣仔妖言惑眾。輒

於西市。(柳氏日記)

晚至同慶堂赴集貢值年之約。夜歸漸有戒心。(同上)

東亟半得其覆習云。遭軍所戕係日本書記官。浸于難云燒燬

之金吾馳往縱燬。告以交涉事不能如此孟浪。亦不允。又聞

端邸到譯署即改照會易筋知。檄各國使臣。此後毋許傳教。

所有拆毀房屋。自行修理。人命亦賤不賛。德國陸兵五千已

在途。各國兵亦將驛到京。津沽兵船已到二十餘艘。甲午病

在枝葉。此番病在心腹。吾生不長。不先不後。過此一日。

擇獨餘生。本無有生之禦。束手以俟天命可矣。(柳氏日記)

英公使暨納樂請將京城學堂和園之權。代為擯之。尚未得其

願會。後復以不准。英使不從。(石碑志)

樞臣等傳旨內同各公使。(拳紀記)

拳匪於五月十六日。先燒西城某處教堂。殺其人。火其居。

以小試其端。朝廷置不問。繼焚外城姚家井等處教民房屋。

及形成門外跑馬廳。此為拳匪在京擧火之始。(西事記首)

上午早城門內官草闢大火。午後蓮花池跑馬場被燒。(拳紀

上)

天津灘頭銀行等一律罷市。(拳紀二)

五月十七日丁巳 西六月十三日

壬子烟張萬國呂幼齡及徐鴻陳毛諸君均到。會晤於之一客。
恩召金謀亦去。一日焚屋致救。曆見逃出。數民老弱婦稚。
死無所遺。尸橫路衢。火沖霄漢。京官來往者。無復常度。
咸謀發眷出都。余義不容去。家業亦過重。聽之而已。偕大
兄防張心齋同卜。曉云。京城甚安。交小暑節即可南歸。夜
半。亟走沿街狂呼。傳播邪說。一夕散驚。(葉氏日記)

午後至銅雀城。並晤樂階。共談時事。色斯變矣。病老欲請
保送開缺。以便東裝。純齊云。昭車南下前。必有眉目。移
步換形。此時未詔釋在該題。復偕樂階同至經士處。略談。
經士今屢往訪康民云。昨有旨派督秀那福許景澄吳廷芬至使
館晤商。請洋兵無進京。各國使臣允兵至駐采館中。不令騷
擾。又聞實福祥召對後。卽統全軍駐永定門。奉筆摺奏。預
備與洋兵對抗。榮相破令調駐南苑。雲云從前受中堂節制。
此時我固奉諒旨。祇能即進。不能退後。榮相已退鎮。再遞
金牌。請獨對。以太后殊諭出示之。始允撤兵。又聞康民近
第一書太夫。教民也。今日爲等民所戕。造二難。華陽不得
不爲聖日。惟恐波及。惶惶戒嚴。夜聞海岱門教堂被焚。柯
庭遣僕飛騎往探。至兵部逕。爲巡兵所擋。不能前進。然警
息寂然。亦不聞槍砲聲。急往訪柯庭共商。議轉四鄉皆其所
轄。據云。城中如擾亂。鄉間土匪必乘機盜劫。無梯漏可
達。(葉氏日記)

詮:「京津一帶電杆。現被匪徒拆毀不少。著裕祿卽行電函

廣宣傳。迅速派公差赴各處拆毀。並賜獎勵。其電計未經
復設以前。所有津沽近日情形。及外來消息。著即找取悉數
馬報。逐日知照軍機處。以期平應當道。」(實錄四六四)
詮:「端郡王載灃著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實錄四六四)
詮:「前據裕祿奏稱日內有洋兵千餘將由鐵路到京等語。現
在各國使館先後到京之兵。已有千餘名。亦已足數保護。
」(實錄四六四)

詮:「聞烽子橋沙土圍白紙坊等處奸徒。聚衆學習拳棒。並
有爲首之犯。韓毓慶天祿及李七等。」其餘尚不止此。亟應
嚴行查禁。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查。又右安門
內白紙坊。距火藥庫甚近。尤頗設法保護。」(實錄四六四)
十七日……忽報華旗標進至順胡同。美兵迎戰。喊聲振地。
華匪畏威。回首敗北。向大街行。官署差役。營頭行參標開
道。至本會外堂。舉火焚燒。又北行至施濟院。延燒倫敦會
教堂。豐市口公理會教堂。二條胡同長老會教堂。東華門八
面棺天主教堂。折而西過銀號見胡同教堂。牆內胡同教堂。
紅瓦市福音堂。順治門內天主堂。(庚辰略)

是日北京東城所有教堂被焚。又燒燬市口及勾欄胡同等處洋
房。火光甚烈。至翌早尚未息。是役也。英之倫敦會美之公
義會俱火。總稅務司試驗及辦公處亦火之。(華紀)
詮:「土匪滋事令宋慶督飭馬玉崑剝捕(華詮)

奉匪於右安門內大教民居。凡數十百人爲羣。一僧爲之長。

(庚子錄二)

是晚外匪竄地阜城門外。門官不敢放入。而內匪喧譁殺老闆。截斷防金開城。當夜即焚西城教堂數處。(拳記上)

是夜東堂被焚。(拳記八)

自是日起使館始警守禁。(拳事二)

午間有拳匪三人乘車由東交民巷過。車沿一人。頭裹紅巾。身束紅帶。右手持腰刀。在鞋底磨刀。怒目橫視。德國兵不服。將其擊斬。此匪皆頭裹紅黃巾。身束紅帶。紅者新匪。黃者老匪。分八卦。此古時八卦教之流。德國殺一人。車上二人即時下車逃走。德使臣名支林德。將此匪衣刀送與總署。言過兩點鐘匪命休矣。總署見信。邀提督崇禮英年監測往視。該匪被拘在門上。三堂欲將其帶出。總使不給。三提督無法。轉手而回。在總署言此匪不輸中國官。此禍非小。至六點鐘。街上傳說拳匪二百餘人進海防門。登時崇文門內路東崇禮教堂火起。隨時東堂子胡同施濟院。椿榔胡同堂子。濟榔胡同兩教堂。米市路西天主堂所開鋪戶。四牌樓六條胡同轉德家。日本舊館。同時八處皆烈焰飛騰。滿天通紅。付之丙子矣。拳匪持刀械殺者。燭街寒巷無數。皆言大師兄開火門燒房。燭香別睡覺。殺死者東單牌樓一排十數人。東華門丁家皆如是。長安街崇禮館看人凶猛。登時開快槍數百響。槍斃者數十人。良莠在內。玉石不分。是由長安牌樓子街土府井大街往北打。(石濱志)

拳匪兩大至德堂門首發砲。問之。答以此大清官署。並非奉天主教者。聞此而去。前幾日福音傳教士要燒總署。是以無人入此險地。非無因也。(同上)

是日有基督教會從。刺捕拳匪。派宋慶馬玉昆馳赴近畿一帶。不准滋擾。專擧首要拳匪等因。(石濱志)

五月十八日戊午 西六月十四日

前門天明始開。宣武門未開。拳民大焚東西城教堂。人心大驚。外王鵝姑八旬高壽。教丈在觀音院唪經。余及大兄往行禮。親友到者一二人。餘俱惶惶作遁計。惟董經金家營決計不動。意氣甚壯。傍晚訪四兄。勸其緩行。不納也。(何氏日記)

拳民從教堂中搜出惡物甚多。人眼珠心肝腸物等類。有數十枚。甚至狗人皮剝孕胎以爲燈籠。傷心慘目。行路者咸悲憤。

(何氏日記)

午刻西城張教堂烈焰冲天。此即明東林書院故址。有聖母題過鐵欄四字。燭若聖母初來之館也。宣武門外大街一處會堂。相繼火。顯之來略破。恩恩去。明日舉卷避延慶州。日晚惜演于防風石。即歸。夜聞槍聲。自遠而近。碎物振耳。人心惶惶。無歸宣武門人如潮湧。喊殺之聲鼎沸。市場如是者約兩次。據云槍砲皆城上所設。有洋旗繩女繩而登。皆焚香以迎。乃知北人無一非混小子也。臥發立房。槍聲。如是者約兩次。據云槍砲皆城上所設。有洋旗繩女繩而登。皆焚香以迎。乃知北人無一非混小子也。臥發立房。槍聲。

情。如欲勸阻。真有事其子弟或其父母之嫌。認武以後僅見
華庭。語云。家志成城。又云。得人者昌。聖經賢傳之言。

不可信乎。隨。中國其將為印度之續乎。(葉氏日記)

說:「頃聞義和團衆。約於本日午刻進京城地安門西安門焚
燒西什庫教堂之讖。某經弁兵阻擋。仍約於今晚舉事。不可
不亟為彈壓。」(實錄四六四)

義和拳在宣武門內火教堂(即南堂)。又延燒他教堂甚多。城

門盡閉。京師大亂。(庚子年記。參禪記。庚信錄)

焚殺天主教如舊。比使姚士登亦開槍。東單牌樓過北大街上
擊斃者數十人。順治門外大街路西教堂亦皆焚之。(石濤志)
是晚殺盜四起。不知何處。至黎明率匪食尸者。來往三四個
時辰之久。(同上)

本日奉上諭一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嚴密警衛首要是
是晚各處大火。使館衙門始開槍。從事防禦工作。(庚子年記)

昨日夜間起燒東城教堂。自崇文門內迤北施院起過過至北
城之牆兒胡同止。大小計二十餘處。(參禪記上)

天津西門內總署前倉門口三教堂皆被焚。(津事記上。西巡
記三。參第二)

王茂盛與郎中甘大培陳榮相國。略謂『此時奉勞未盛。如調
大兵入城。誅其渠魁。燬其黨羽。禍或不至燎原。』榮相呴
其說。奏請調武備中軍入城彈壓。旨意一下。都人懼然。孝
民成閉戶。營壘不敢逞。(西事記首)

是日午後京津大路不通。(參第三)

五月十九日己未 西六月十五日

四兄忽來。傳昭六飛有西幸之說。擬即日乘特由京。余雖未
定。即此亦覺不安。(庚子年記)

教匪訛傳洋兵將至。市肆皆閉門。(同上)

燒宣武門大教堂。蓋廢帝所劫建也。(西事記)

午前綏親王同一教堂又火。洋兵馬隊自餘人駐宣武門。擊斃

羣民十餘人。並有途人被戕者。洋兵終日巡哨。至夜不息。

羣民亦不敢再至。可見邪術罔迷火氣之說。全不足信。管端
題詞啓奏徐諸公譏成。其罪可擢發數哉。奴子輩尚多方回護
之。云神未降。或云洋人皆脫帽願勝之。所以術不密被擊。
其心如鐵石。不可轉也。清劫將臨。非可挽救。日暮聞轔轔
自南來。由京至津道路尙平安。明日即與柯庭望全家南下。
即命南僕僕車送家人及子沂附其伴同歸。(庚子年記)

說:『昨因參臣建議京城。曾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密首要是
認賊搜巡。前京畿造言生事喧嘩惑衆之犯。叅交刑部正法。
乃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燒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煽惑。竟敢明
目張膽。沿途喊殺。持械尋仇。致有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
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一夕散遷。居民不得安業。輒竄之
下。屢竄至此。若再不嚴行禁錮。爲禍不堪設想。其城內設
立壘柵。應盡行拆去。各城門出入。尤宜加意憲重。允城以
外。著五城御史一體認真查辦。……(實錄四六四)

拳匪擾五城。坊市流血。詔步軍統領衙門神機虎神營武衛中軍會同大臣巡察省邸。分駐九門監營。清史稿卷三十四
早大鬧燒順治門內城根大土堂。並西城根奉教院北家房
屋。法國洋兵開槍打死驥馬。看热闹之人及行路官員車。傷
者甚多。(石齋志)

東交民巷前門東城根內湖河橋中湖河橋台基廠東長安街王府
井大街皆不離中國軍民人等往來。有洋兵看守。東城街前門
者。只有北面河橋北半橋可以馳騁往來行人。南半橋有英兵
持槍站立。其勢凶凶。是日四點鐘余由總署回家經此路過。
至晚無事。夜內槍聲四起。比館開放炸炮。二拳匪不識。皆
說紅燈照。人人往燈下迎接。被炮子落下。一炸死六七十
人。大早該匪皆背走。剩下僂傷二三人。內有三條胡同。每街
兵一名。水屋隔窗戶亦被擊斃一人。因拳匪百餘人殘殺。由
北往南。手持斧火。殘殺者四起而來。容比館開槍後。該拳
匪自敗。往北死命而逃。(同上)

本日又奉上諭。擯辦要匪。並添補機營虎神營武衛中軍會同
搜查。遇有持械殺人之犯。設交步軍統領。即行正法。並派
四人稽察。九人稽察九門。九門以外齊成五城。總派王公四
人稽察。不力者參辦。(同上)

東西長安地安東華西華之門皆閉而不開。至次日開一門趨。
盤查請問。實有差者放行。此四門外。兵營槍立如林。弓上
弦刀出鞘。前門順治崇文三門亦皆如之。實可笑者。拳匪進

城。各准撥打信息。喊老闆來了往何處去。官廳官弁請客客
臣遊街而焚燒之。此不知何人主見。督撫至此。可謂之百官
賄弃矣。(同上)

載綱上封事。謂朝廷受洋人欺侮。送命四十餘人。今拳民首
率國家報仇雪恥。不宜攏抑之。以畏敵談。(西事記首)

是日上午焚宣武門內天生堂。盡一日夜之力。並附近居民住
屋。同歸於燼。焚殺男婦老幼無算。(拳記上)
拳匪自半月以来。揚言以是日攻北堂。晚有微道二人。導拳
匪于闖入西安門。攻西什庫教堂。未克。(拳紀上。拳亂記十)
是晚拳匪進攻雙便館。(西巡記二)

倫敦李鴻章宣世訓迅速來京。(拳論十)

天津三岔河教堂被焚。(津事上)

五月二十日庚申 西六月十六日

季兄挈眷匆匆棄家而去。藻貞葆良亦還。(懷氏日記)

拳民縱火焚大機繩老繩記。蔓延四方。初晉寺街。煤市街。
珠寶市。廟房頭二三條。西河沿(東半截)。東西月塘。東西
荷色巷。打齋廠。鮮魚口。俱付一炬。上及祁陽門樓。自己
至亥未息。前門盡閉。宣武門僅留半扇。(同上)

未刻忽奉諭旨。著王公自勦大學士六部九卿伺候召見。倉猝
乘車。由宣武門入西長安門至西苑。皇太后皇上召見於懷寧
殿。入對者約四十人。分班排跪。先叩頭謝賞。太后問。
京城擾亂。爾等有何見議。各據所屬。從速奏來。群臣紛紛

奏對。或言宜勦。或言宜撫。或言官迺止督兵。或言宜調兵。保。隨而派任那那制軍。往撫伊京。備同官兵。一面安撫居民。設法賑餉。臣等。宣諭內更調兵。且飄遠移兵駐紮京城。以備外人。國聞鑿有西幸之說。根本重地。萬不可輕動。太后力諫並據此說。因命福臣暫留。福臣咸退。(同上
又禁錄入)

夜聞有燒東交民巷之信。元好登屋瞭望。紅燈數百。晃耀城中。隱隱見有人影。(柳氏日記)

晨幕初上。子沂隨室人登東。明窗再見煙塵。不敢揮拂。午後訪服石。知大橋糊火。因焚馬臣兵營房。延燒燭燭蔽天。龍綸之聲不絕。歸後得書。若雲。大橋橋已焚其半。卓軍人城。如火添油。旋知前門大街河沿街包老皆遭澆魚之殃。燎原之勢。不可擋遏。即與漢了同車。被至鳳石寓。適鳳石自內廷急召歸。喘息未定。云皇太后皇上召見六部九卿。云旨人等約二時。一天下。多謠謠。傳印制。一天下錢糧盡歸徵收。將不國矣。我不立死不走。諸諸臣有何良策。東華門外洋人馬隊。輪轂轂。作火。燒及南閣。端王璽公。李具勤。璽員子。主戰甚力。徐小寧。吳良。南公。吳廷等。詞臣。懷善。孫朱古。惟輩。莫助之。皆不能答。皇太后即命捨用議。遣赴使館議。其勢必將決裂。億萬生靈。亡無日矣。適伯英前輩父子偕來。約明日同出報身門外。以送斧鋒。夜知前門之火。因西月牆燒入。難擋亦付一炬。至東交民巷西口而止。所有金店銀店

多店土庫店洋貨店列肆精華。盡付轟轟而去。無虛器千百

馬。即此已為未有之奇災矣。(葉氏日記)

後半時。愈甚。其中又夾以哭聲。其故。予燭不久即明。蓋火光四起。此事皆已見慣。不以為異。火起於外城。極繁盛之區。延燒極快。前門大街等處。紅光燭天。予等所居。隔以巨火之城牆。可以不致波及。然亦不可久恃。因外城火勢極大。無數火星上飛。遂延及城樓。此偉大之建築。亦將袒此浩劫矣。(庚聞記)

巳午之交。該華庭焚燒大橋糊老德記西洋藥店。此火非小。將大橋糊。邱房頭。三三條胡同。西河沿。煤市街。北半截。楊梅竹斜街。東半截。煤市橋。紙卷子。前門大街路西北半截。新月塘。東西荷包巷。帽巷子。並正陽門南門樓洞。皆烈焰飛騰。金碧盡毀。付之一炬而已矣。可憐幾千家生意生業。一刻而盡。皆在義和拳說奉燒奉教不連別家之誤也。其時黑煙四起。西北正西順治門內西大街油房胡同等處所左右毗近數民焚殺罄盡。至下午四點鐘。東交民巷西口太昇樓飯館。天棚廳面而燒。迎東隔壁劉頭棚。同時被焚。洋兵見火起。二十餘人攀持快槍來護。此時東交民巷牌樓亦燃上火。各鋪戶皆忙將物件搬運街面之上。有無知民人旗兵看出便宜。將要下手擒。一遇敵。敵兵開槍。擊傷四人。一騎上受傷。二騎脚受傷。均絕人架走。內一虎神營兵三十餘歲。右脅中傷。趕急逃。一趕陽肚皆由傷口擠出膜前垂累。東門西竄。至舊城

根無氣力而倒。遍身血污。各使館聞聲勢太凶。要登城。而看城牆堅廣。兵禦阻不住。苦築塹而逃者三十餘員名。洋槍皆被洋兵拾起。在城上翻望。後皆帶槍歸館。此旗兵失檢。閱次日。按軍令正法於德勝門。(石溝志)

又卯午後。召見參議大學士九卿督大臣。後朱聞有何主意。

有何主意。作何辦法。此京都一處變也。(同上)

前門外大燭廟火。延城而東之教書房。聚昇樓。延及禮部之主

客門。先是時。尚未攻使館。故西兵以洋炮數炮。(參略上)

焚大燭廟老德記移房。始逐捨掉。擲藥水瓶以爲洋酒也。聞而飲之。始知誤。傾煤油焚之。火光熊熊。不可擋避。猶發

油以助其焰。語人曰。毋驚慌遷移。只焚此二毛子一家也。

他無所累。衆信之無移徙者。少焉。火延及牌。衆跪求老師施法降火。匪曰有人發藥水破吾法。可恨可恨。吾無能為力矣。惶惶然呼哨延而去。衆知火不可止。始行遷徙。已無及矣。所焚者。大燭廟。珠寶市。糧食店。煤市街。煤市橋。觀音寺。楊海竹斜街。廟房胡同。二廟胡同。西河沿。延及前門外脣城樓。東西荷包巷。前門橋西及大街西一帶。

四千餘家同歸於盡。次日焚西單牌樓。講書堂。又延燒千餘家。直城一洋貨鋪被明燭火。又延燒四千餘家。又榆琉璃廠。醴泉照鏡館。在洋酒無數。參照燒於前之飲藥水也。梨洋酒而碎之衝。酒香流溢。方測醉人。謂拍者皆切入醉。尋之。反沒擊之。必將醉區人曉之處指出。始能釋放。後不

知如何聯絡。大約一個足以了之。初勸人獻煤油助焚洋樓。餘皆令傾棄不准駁用。不許存儲。一時薄集首滿。油氣濃人。通已焚者滅佛。五城內外。火光通天。如雲如霧。深夜街行。汗下如雨。皆齊墮人氣也。(參略)

據月城根馬道連茶食舖子。以馬爲載民也。店主人馳而免。民信其火不出界之說。全未搬移。忽大風起。火勢趨西南。於是西河沿廟房頭條二條胡同大燭廟觀音寺等處。凡都門舊轄新聚。無戶居民千餘家。悉付灰燼。復返風而北。燒正廟門城樓。火光燭天。燒鐵侵三殿。朝廷不敢問。(西事記首)

前門外無一車。掌蹕勸民執香跪于通衢。人須伺便撤度。匪一見之。即令跪伏。人之有事無事。所不問也。皆無車路。各官入署。雖京堂亦徒步撲燈進衙辦事。前門閉。由掌蹕守之。崇文門閉。初由掌蹕守睡。後經洋兵逐盡。是門反爲洋兵所轄。由是東單牌樓以南。皆爲洋人屬地矣。東單牌樓施府胡同立有拳匪。參照敵十人。日營刀矛。擾害民居。一日來洋兵十餘人。排槍擊之。死大半。餘匪逃去。洋兵毀壞而回。又攻打西什庫教堂。施放大炮。初猶來攻。網則速立城殺。後乃賊之官兵。拳匪只搜查奸細。捉拿直匪。焚殺掠而已。初攻東交民巷使館。賊躍爭先。連日斃匪千餘人。始怯退不前。後并守護前門之事。亦議之官兵。以其與使館近也。拳匪乃代守九門。去槍炮甚遠。燃烽吸烟。酌食無事。

題中國言詛譖。令始信之。避者。避而遠之也。(拳語)論。因拳民仇殺教民。召世鐸、三等。謹陳愚民無知。姑開一面之網。即著以成剛毅。並曉諭一面向親自開導。勸令解散。該拳雖外以勇力爲名。實難備折衝禦侮之資。朝廷榮已。有其前愆。以觀後效。究竟該拳之化考爲良。有無把據。此等須細加體察。謀定後動。萬不可孟浪從事。(賈錄四六四)

聯軍軍艦各統帶偕同擇人往見大沽口炮臺守將羅軍門榮光。於是晚戌刻將炮臺彈與各國屯兵。如至十二時不識。即當開炮轟擊云云。軍門答以此事未便作主。須稟出北洋大臣。再爲率覆。各統帶乃仍退回。半時炮聲忽起。無異鎗雷震空。滿江煙霧迷漫對面變不相見。故兩面誰先開炮。均無從究其實。(西事記首)

五月二十一日辛未 西六月十七日

臣臣張南志先亦望咎而去。使館仍秉獎。洋兵上城巡視。御河橋一體皆被洋人禁住。惟載行人。出來者皆須買票。搜索而行。城外大寫之後。市面蕭然。(解氏日記)

未刻。復奉旨入閣。申刻。召對於儀殿。上先詰問尚智徐用儀。說色甚厲。太后宣諭。頃得洋人懼旨。凡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一、盡收天下錢糧。一、盡掌天下兵權。其一未詳。(原注。嗣聞係請太后歸政。後聞此四條頗似。軍機處到北洋皆來見。詢之洋使。亦堅執並無其事。

竟不知從何而來。)復諭云。現在是佛祖鑑。若如此將天下拱手讓去。我死無面目見列聖。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臣臣聞之悲憤。大半皆決戰歸。端郡王待郎溥良言之无力。太后復高聲諭云。你們諸大臣均聽見了。我歸的是江山社稷。方與洋人競拔。萬一開仗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臣等咸叩首言。臣等均同心報國。先面派徐用儀立山聯元往使館。諭以利害。若必欲開戰。可即下旗歸國。三臣先出。復詣榮祿布置取事。榮臣始退。在車中恩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日使君父受此侮辱。不覺情悽淚下。馳至宣武門。城已閉。興守尉説明。啓城一線而出。歸寓。友人來問消息者甚多。戚戚然憂懼。(解氏日記。庚辰錄五。癸卯九)電報局被焚。(同上)

聞天津來者說。鐵路補修至楊村迤北。不知是中國補修。亦不知那兵開始修隨建。通州地面實學辦義和拳匪。或可有轉機。也未可定。京門以外各奉教之民聚集成羣。弟切行人錢物性命皆不留。一放回或有主教者可逃一生之路。是謂網之餘。城內洋兵聞一小鎗。必開槍。夜間見一小鎗。或一怪聲。亦必開槍。滿街住戶門前有抹白藥者。又有傳符死者。又有說門前釘鷄頭者。又有井中下藥者。種種不一。有說是天主教壞使。有說是義和拳破天主教之法。前日有上轍。將造營惑衆之犯李登正法。義和拳見此等人即殺。亦未知誰

納非。可謂比一亂。米鹽物件。皆漲價錢。無一不貴。余自

十九下午四點三十分由總署起身回家。二十。二十一。二十二。連此三日未進署。不知中外信息如何。京城地面。然有甚大變。亦料想之不及也。百官無人。憂謹成患。至暮及矣。(石鴻志)

派李端遇王懿策爲京師團練大臣。(李夢一)

案西事記作二十二日誤

孟榮琳派武衛中軍保護使臣。(李夢一)

諭各省督撫派兵馳赴京師。(西事記一)

大清率領與官兵合攻租界。洋兵敗。武衛營堂被焚(津事上

西事記三)

第六點鐘大清口炮擊頤和。(西事記首)

五月二十二日壬戌 西六月十八日

午後大雨滂沱。好雨知時。人心大慰。(林氏日記)

酉刻接知會。復奉旨入見。城門早閉。不得入。終夜勞星。(同上)

大雨。土質深透。揭竿之民。可歸陽政。天心或者悔禱乎。

(林氏日記)

蓋一時因參謀處事。延燒城外鐵房。以致費銀無從周轉。行市無定。每有匪徒乘機搶劫商店。標語號紛紛散落。必致官民交困。人心感覺惶惑。即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出示曉諭各錢商。酌中定價。務使銀錢票存一律流通。」

(實錄四六四)

三點鐘看風雨表可以有雨。至下午四點二十分。彤雲密布。得鐘鼓聲。有此上天一助。語言可息。不然。前幾日雖正性者。謠言尚未息。你說東我說西。聞者確非是。或有語

言。謠言實有其事。此亦天意。大數至矣。非人之能測也。可巧有同事者卓鏡翁因十七日由總署回府。一路覩覩。聽小轎道。至今未忘。來託值班。余將要進署代班。雨亦至矣。然余之雨具一時不能有。亦無可如何。好在石馬宋翁在署。不至大礙。實出不得已。然此亦變局之一變也。雨至夜二點十三分有止之意。(石鴻志)

驛沿門內城根殺一和尚。至是日往觀驗。細辨即東便門老鋪廟住在花兒市東薦門隆福寺一賣藥者。常以刀試砍不怕。以鐵錘鎚之。身上有一把痕者。即此被殺之和尚也。更聞洋人用五十金所僱破壞匪之墻。築牆皆無能為矣。後請大師兄一鑑。居然不動。後大師兄作法命咒焚香。又一鑑。嗚呼哀哉矣。衆跟上前各人一刀。圓鑿碎矣。因頭臉不知何處。一見血即破。此亦邪術之一端也。和尚是方外人。不習正法。死於非命。微戒哉。宜也不宜。奇想大開。變化無窮。神鬼莫測。分毫不爽。此即通州一事。全賈入京城。大約幾萬。令京門外直全省山東河南山西假借。虛虛實實。有幾十萬。此亦詭譎。大約鑑之爲數不少。不堪設想。非按圖索門張香港之法。痛勸一二改不可。豈勝後繼保不復舉。誠是言也。(同

(上)

袁魏奏局勢危迫。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將來巨患。大意請任
某職以副辦參贊之責。(參贊記四)

市中店鋪已閉。端王諭各店復開。罕有從者。(參贊記十一)

五月二十三日癸亥 西六月十九日

房山蘇氏昆仲放車來城。接大兄及余家屬。大歲奉元成賀。先去。效丈眷口亦同行。余往送效丈。遇廣西李萬慶。所談多悖謬不入耳之言。余急避去。訪劉子善前輩。探昨日召見情事。亦不得眞消息。(韓氏日記)

未刻。復奉旨入見。急馳入城。申刻。召對於儀鸞殿。太后力決戰議。諸臣有虛參民法術難持者。太后諭。法術雖盡恃。人心自有可憑。此時若再失了民心。便不能立國了。卽傳諭限各國使臣二十四點鐘內起身出京。又面派載灃等。加意押衛宮牆。不必下班。卽賞內膳房飯食。載灃等謝恩。諸臣皆退。因爲時尚早。在六項公所與諸臣談論。良久乃出。到高。遞銀金在此。詞氣激昂。壯心勃發。(同上)

案崇陵傳信錄亦載是日御前會議事。並謂德宗持許景澄手面書。傳明日辰刻入見。(同上)

開齋。正擬進城。適金僕自津還云。南下者至蘇村知天津已開仗。不能前進。在通州住一宿。仍折回京。子沂姑姪已在寓矣。卽告歸。停勿歸。妻子折口述云。途中屢見絡繹不

絕。或數十人爲一隊。或百餘人爲一隊。鐵路洋人。時時爲其攻擊。無從眷歸。又云。南下車夫駕駛無厭。余兩車駕駛良。然相形之下。亦不詫不破格。先篤所費已逾五十金矣。

(葉氏日記)

命許景澄那桐往告各國公使。速出京。自庚申至於是日。與太后連召王大臣等入見。詔未諭。載灃持戰甚堅。載灃載灃欵洞徐桐崇禎啓秀期良徐承煥更相附和。榮祿依違其間。獨許景澄實袒官軍直勦。幹不可開。殺使臣督公法。赫奕揚直。故有是命。(清史稿本紀)

余進署值班。恐外城難行。遂西長安門。門外騎機營長總字隊八旗兵滿列。天安牛門東閣門皆槍箭如林。東華門外二人抬洋槍立二百餘枝。東安門內大槅上洋砲六尊。南北兩路洋槍隊械列百架。每處房門列洋槍拾戰枝。門內外甘肅馬步隊往來不絕。馬隊南北馳驛。皆精壯之兵。(石清志)

至署接班後。便日收筆官書回家。不肯在署。惟總帥亦不肯

在署住宿。平常官廳在署住宿。余亦無可如何。均接。至科房持印。齊充收筆。記之亦爲一笑耳。(同上)

是夜搶廳四起。先因天津各國有佔據砲台。直隸撫督來信。本署收此信進呈後。出一交片。限二十四點鐘各國使臣及眷屬出京。由本署行各公使照會後。夜間撫使來照會。以時刻太迫。不能辦行裝。一夜連接而來。各使均來二原會。均此一事。一夜未定。至四點鐘總帥看人少。遣赴兵廳。每人增給

銀五十兩。(同上)

案詔署送各使館照會事並見西巡記二。各使館復照會事並見庚國記五〇。

天津匪首曾慶田縱火焚車站。(津事上)

詔:「現在京師糧價昂貴。錢店紛紛關閉。商民交困。亟應設法維持。著戶部將京城該縣各營兵丁。六七兩箇月應領錢糧。一件預先放給。並先發給三箇月兵米。用示寬恤。而資周轉。至現錢短少。市面未能流通。並著戶工兩局趕緊加卯設避。分別搭放。」(資政四六四。卷諭十一)

詔:「昨因銀號總房被焚。以致賈銀無從周轉。錢店紛紛歇業。現聞恒和等銀號亦暫關門。該號等開設有年。素稱信實。官民與之交往者甚多。一經關閉。貽累殊非淺鮮。著步軍統領衙門傳集四處等號商人。速擇照常開設。如因聚存過多。虛及銀錢短絀。一時應付不及。並著該衙門示諭市面。所有存銀等項銀錢。先行陸續開放。數日過期未存。一俟錢房復業。周轉從容。該號等自能隨時應付。」(同上)

奉詔攻內什庫教堂。竟爲各教堂議事之所。(西事記首)

天津炮臺失守。急奏至。太后召對。賜以洋金一。嚴守西苑門。(同上)

軍機處總理王中堂。請降諭旨。以杜門堅壁。不能具稿。並見庚國記五〇。

京王清咸強弱余上堂白事。謂各軍團攻。誠氣漸退。現在

俄人既與我訂密約。或派大臣與俄使謁說。請其從中排解。第令聯軍不入京城。一面使合肥議和。或可緩禦。禮王曰俄署甚奢。即畀以東三省尚恐不能滿其欲。奈何。王中堂曰。此事尚復何言。當從兩宮出走耳。京師萬不能守也。(同上)

直督裕祿奏華民與洋兵戰。連獲大勝。擒敵殺數隻。(同上)

五月二十四日甲子 西六月二十日

卯刻。至西苑門外報到。辰刻有旨喚至。俱集瀛秀門外。適使臣復來願會。請懿瑞二王往談。隨召二王及樞臣入見。二王先下。樞臣有話但持函來。二王不能前往。又候半時。樞臣下。太監導官撤全起。諸臣皆退。午正膳齊。友人咸集。余謂使臣有意乞和。乃因身困虎口。爲此緩兵之計耳。聖上旣決戰議。必當堅持定見。不可稍釋前勁。墮其術中。傍晚。徐仲文史陳梅生同年來談。仲文信服華民甚至。所論足發人志氣。(懷氏日記)

閻村村落頗復勝仗。爛夷甚多。(同上)

致佩勳請。還書述子嘉之旨云。戰局已成。生靈禍福。一人一家不足惜。如嗣社生竅何。謀國者之肉其足食乎。(葉氏日記)

總國使亞克林總被找。(夷華錄一六〇)

德使克林總入總署衙門。就道同於路。令所部虎神營護之。虎神營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詛之也。(庚變李記)

案西巡記三警此事於十七日誤。

驗：「近日京城內外拳匪仇殺。與洋人爲敵。教堂教民一連

日焚殺。蔓延太甚。動撫兩難。洋兵肆集淮濱。中外震驚已

開。將來如何收束。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均受國厚恩。誠

同休戚。時局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者就本省情形。

通盤籌劃。於選將練兵籌餉三天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
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受困。事非均來實際。沿
江各省。彼族明懶已久。尤屬緊要。若仍近擬截留。坐誤事
機。必有其勢日發。人臣何堪設在。是在各督撫互相商討。
聯絡一氣。共挽危局。」（實錄四六四）

未到九點鐘。德國克林德兼輪船司理譯來諭旨。行至東
單牌樓大街。不知誰先開槍。神機各兵均開始轟擊。將該使
臣繩等均皆擊斃。各國均以不能出京。不及辦行裝為言。
並美英俄等國皆有要車輛大驅轎並請各堂官行保護等文信。
皆飭馬達凌西死門總辦。照會復日萬便。信函一封復英俄美
德。至下午四五點鐘。德署使來往云。使臣被擊斃命。備譯
受致命傷。乘駕趕着坐堂。倘好槍不。將屍身盛殮矣。嗚
呼。出使萬里。死於非命。中國兵民實不知大體。而朝廷大
臣主此一事。不知其心何居。細想不堪設想者後思也。從
此始變逆襲。一天未絕。不知是何兵。與何人開槍。亦不得
確信。（石齋志）

甘軍在王府大街長安牌樓北與奧使館洋兵開仗。（華事二）
策騎奔入皇城。奧水兵遂棄其本館。奔至法使館。（庚子

記五九

凡公使及眷屬等群往英使館。（同上六〇）

西人被難者安置於英使館。耶蘇教華人則安置於肅王府。

（同上五七）

五月二十五日乙丑 四六月二十一日

房山半回。知谷口安插縣城。數丈亦曰被來。力勦余擊春暫
遁。余義不容去。采酒及平姬不肯舍余而去。遂作謝濟帆
信。回覆來事。又作函請房令趙少安。大兄亦留京不行。

（柳氏日記）

午前。虛調威聖皇帝前默聽。泰民是否仰避禮。洋人能否
舉而廢旗。並聞京城安危。得微云。陰裏詳看。微言。舟中
敵國笑中刀。流離南破潭無事。一種大生惜羽毛。（原注解
意云。自家何必操矛戟。但有平生便釋然。所作所爲天地見。
陰消潭弭可無憾。）默然聖意所在。泰民必可成事矣。又用
蓍草如筮占之。得慎之解云。不恤其德或承之焉貞否。
意謂苟不堅持戰誠。國家便致羞辱也。（同上）

更雞起姓。僅隔一舍。教民也。前日已逃去。今日午後忽聞
銳鳴。急啓戶觀之。國民紛集。頃刻火起。西頭一家又火。
鍋前之隻可投。急命室人搬移空房避。蒙僕推轎席置東向
明頭。啟宅一僕稍有識。升廳榻之云。如實極感此。可以破

驛而出。街民寂然。亦無以杯水救火者。聽其自焚自止。徵天之幸。幸未延及。乃餘燼未息。轉見西單牌樓二道街火又起。即趙姓所設之鋪也。延燒三十餘家。此等局面。不獨平生所未覩。實亦千古所罕聞。豈天御怒。何其酷也。（葉氏日記）

諺：「現在京城戒嚴。米價百品。民間購食誰服。若順天府五城御史迅速遴選委員。於城內外添設平糶局。以濟民食。」

所需米石。隨時知照戶部札文撥給。均毋稍延延。○實錄四六四。西巡記三）

在署。本署無總辦章京。乘夜行至半路。感日未進署。詢大吳堂至署加口分四兩。本署印及來文均交科房代理。印信亦交余收護。（右滿志）

奉詔加口分四兩。至晚與使署東隔中國銀行及銀元局火起。（西巡記二）

諺向各國宣戰。軍機章京達文冲草也。（諺記一四。慶信錄九。庚變記難五）

索西巡記一作二十四

諺：「裕祿奏與洋人通日接仗。獲勝。傳旨嘉獎。」（奏事二）

是日北城廣陞客店被抄。步軍統領拿獲九名正法。（同上）

五月二十六日內出 西六月二十二日

東城火起。鎗炮之聲不絕。滿院皆飛炮灰。午後至頤和登阜觀望。東江米巷一帶黑烟蔽天。時聞炮聲。然毫不同動。西

安門外西什庫教堂同時火起。（原注。此教堂之最大而恐橫者。）未刻。探事人出城。知十餘國使館俱付一炬。洋人兵丁男女。聚而憤之。無一生者。義和團突襲而出。（原注。青黃赤白黑五色皆備。俱自遠道而來。有昨今兩日猝至者。洋人於使館下堅物各園莫敢先試。忽有黑團愈勇而入。各使館遂破。）數十年積攢。一旦而平。不禁距離三百。（薄氏日記）

報房始送來昨日諺旨。恭讀一過。仰見聖心圓斷。體格不固。上慰列聖之遺。下寧臣民之懷。謹錄全文。以誌欽幸。（同上）

大劫禍臨。天地轟。北人愕然若驚。南人則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爲矣。與子近墨度或由旱道南下。或花旗歸依聚介候。……佩鷄青擊於昌平。距京七十里。雖非桃源。較困守危城。尙寬一著。決計往依之。……兩途宣戰上諺見示。小臣敬之。但見王爺斯怒。我武雄揚。不效發一詞也。（葉氏日記）

是日九鐘起各街巷間槍聲怒作。叫喊號哭之聲。無異雷震。是爲兵頭劫掠之始。（西事記首）

荷使館及英俄道勝銀行被焚。（同上）

使館驅逐保護之步軍兵弁。收其器械。（卷紀上）

諺派飛龍王載勳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義和團。左翼總兵英年右翼總兵駱灝會同辦理。參謀文端督視。○（卷略上）

英提督西摩爾坂西沽。(西巡記三)

正一日，日單牌樓頭條胡同及長安街王府井一帶，有勇士持械搜尋住戶紳戶。清軍甚亂。當經榮祿派員搜捕。拿獲各營勇士十一名。同充勇士十二名，均經就地正法。號令示衆。(紀略上)

早晴而塵甚大。不知何處。後英股機器進署。說砲聲是北堂。即西什庫法國教堂。官兵用大砲轟擊。是率大內密器。外官交民巷改名切洋鴉頭街。各官兵洋槍隊武衛軍神機營兵均用洋槍擊打各使館洋人。各兵勇將東單牌樓東長安街頭條胡同二條胡同一帶均搜掠一空。兵勇皆手持利刃行劫。是晚回家。同章謹翁走。一路皆見所搶兵勇。手皆利器往來。此時前門內東邊官邸。東交民巷。皆一火焚之矣。至元韓家看視。元韓病不能當。回家後聽說西長安門外至西單牌樓順治門內各教堂。大小皆同時燒淨。旗守衛小教堂亦焚燒之。

義合拳街巷均有。(石濤志)

五月二十七日丁卯 西六月二十三日

閱使館尚未易平。義聯俱集。英龍負綱抗我。繪炮之聲。終

日不絕。數匪據民房。伺間狙擊。甘軍死者約百人。道帥大怒。縱火焚之。東江米巷一帶。盡為平地。昨日所見烟焰。皆民居也。(韓氏日記)

照以莊親王剛中堂提督義和團。(同上)

遂至昌平。辰刻啓行。至德勝門外停車訪騎者同年。探詢

途消息。據衙兵云。沿途有教民搶劫。行人稀少。與子沂再三商酌。既出矣。壯士行何長。即驅車前進。未至清河。遇清經士耿伯齊自延慶州歸。下車略談。云前途安靜。各分道行。五十里至沙河鎮白家店尖。途次遇國民數十人。持刀盤詰。審人下惟坐車中。國民遂呼云二毛子。二毛子者。北人稱教民之詞也。即舉椎示之。余亦下車告以吾等係京官良善。出表達兵。請眷屬安頓後。仍回京當差耳。始遇呼好人而去。誰傳昌平城內拳匪正在互鬥。不敢遽進。即在店中宿。夜槍聲四起。聲如恒河沙數。四來嘴頭。以一衣包裹地中。倚以假寐。尚得身奇癢。肌肉擗起。童年避尊嚴之難。亦未經此苦。(葉氏日記)

西長安門數在嚴密。非官員不能入。屢辟門子均不能走。東西城皆寒斷不能行。西什庫砲攻一天。未報拆毀。基督教會成假義合拳會。各處殺人奪財。惟西城更多。奉有諭旨。嚴禁撫撫各兵勇。執行正法。見字謹錄紙第中堂派員秉正兵勇十一人。假冒兵勇二十三人。均就地即刻正法。雖有此辦法。兵勇猶頹弱。未見稍減。(石濤志)

天津來報。裕祿奏在大沽挫仗。兵勇同義合拳會戰。洋水師提督數人船兩支皆被我擊傷。海口砲台洋人以力襲之。義合拳會同我國家官兵。合為一氣。董士成提督亦會合義合拳。與洋人交戰。合力將洋人所擒獲大沽口砲台擒回。此時義和拳皆奉詔嘉獎。賞銀十萬兩。米二百石。算國家義民。派大

員四人。統帶。神機營虎神營陸軍練兵各屬駐紮。八旗兵丁均共賞五十萬兩。辰前放錢糧兩月。賞錢糧三月。(同前)

兵匪進犯。爲榮祿所知。大爲駭異。急赴各處查看。並往孫尚書處道聽。查點一切。不獨像價什物蕩然無存。即騎賊間亦多有損壞之證。(西事記百)

是日東單牌樓頭條胡同及長安街王府井一帶官民住宅鋪戶被勇卒掠情形甚重。皆知係武衛中軍所爲。(筆記上)是晚白基廠及交民巷東首又起火。一路延長如龍。比利時奧大利荷蘭及意大利四使館均被焚。翰林院及吏禮等部衙署。亦被圍擗焚毀。(西事記首。筆記二。庚午記六九)

聯軍入天津。(西巡記二)

翰林院藥已被焚。(庚午記)

太后意既決。載灃載勦載灃徐桐榮綺啓秀趙舒翹徐承慶又力贊之。遂下詔諭等臣爲義民。予內帑十萬兩。載灃卽第爲壇。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內中。由是燕齊之盜。莫不發駕起而言滅夷矣。(庚午記)

五月二十八日戊辰 西六月二十四日

使館仍未破。臣區使署。堅等名城。蓋必死之路。負固困開。倍難爲力也。甘草芥屢勇。然無紀律。城根及單牌樓各甚。皆被挖劫。孫澤州相國曾侯國府。亦刦奪一空。八旗禁旅。摧擣踰傷。則相率退遁。義和團亦遠不來攻。惟以殺戮

焚燒爲事。聞及良民。砲轟陸陸。日夜不絕。槍子四去。城外及西城行路者。往往遇而猝斃。陳桂生侍郎。至午門驗看月官。出至江米巷口。馬驚車馳。廿軍以鎗擊之。侍郎身受重傷。車夫墮焉。然不敢奏也。杜載生太史護送太夫人及眷屬出內便門。遇土匪。全家幾遇害。幸免而歸。其夫人身被四傷。血流數盤。同行之羅姓亦傷。載生已剃髮反接。以刀擗頭矣。危哉。(懷氏日記)

聞大沽口砲台二十三日失守。(原注。大沽砲台於二十一日晚十一點半開仗。二十二日早七點半即失。)(同上)四兄弟素來取次。因楊村道路不通。折回通州。同鄉眷屬皆返。因設法攜五十金交去。(同上)

友人傳外間消息。一日數變。心緒爲之不寧。(同上)

凌晨登程。二十里至昌平。進南門。先至齋祖前號牌。其子婦方分婉。獲一雄。服夫婦不啻爲之新婚也。牛室三楹。不館歛客。約至對門藥舖小憩。招羹初來共膳食屋。有回民馬姓。如問之流也。引往相宅數處。最後得驥店胡同楊宅草舍二楹。室雖陋尚潔淨。主人亦回民。長者號鴻漸事耕作。季號久高。梁古董。頗曉事。縱論時局。所見勝於士大夫。數語節授契。云不必論值。即招至後閣整理。煥然一新。斥置二金。又酬馬姓一金。皆其所捐廩也。亦難得已。久高云此間亦非樂土。離此二十里入北山。用扒山壳過山行四十里有村。人煙稀少。隘口僅通一騎。若以三三十人守之。可

賴伏莽。耽吸酒飯。皆已預備。回民二三百人。有家即赴之。亦可謂有心人已。韓先生同白到此。無路棄衣來歸。舍。其色慄。其容如哭如笑。頃刻之間。駿往報來。告以吾聲避兵。時有國人之擾。如此張皇失措。人其疑我矣。且告以生死有天命在。徒憤無益。聞榮柏眷屬亦變姓名北來。昌平本斗大一城。遷客紛來。房價騰貴。一土室架直至十餘金。每斗八百文。(葉氏日記)

赫德發信責諭送天津乞援。(華事二二)
英法四起。御河滿一帶尤甚。蓋因敵
各國洋兵皆聚殺於此。正攻擊間。忽
出。遂大便殺。各兵放船逐之。捉獲
火燄之。詫異之氣。聞之欲嘔。越數
所有古碑與道。亦皆片片作蝴蝶飛去。

五月二十九日己巳 西六月二十五日

王供奉來。知翰林院及經略庫均為甘軍所焚。使館則仍未動也。聞慈皇有詔赦使臣歸國。軍閥不令出。兵餉民演。禍將作矣。劉樸曾持榮相令箭。出城遙諶。遇余在問。榮扣一無主張。文采斐然。詳讀書端。皆遺去。名士之可鄙如此。榮相見直。惟倚杖長歌而去。馬提督(玉鳴)移兵堵海口。(徐氏日記)

又得四兄信。知已回通。督歛尤急。擬與志先叔南豫良諸
眷。改由陸路赴蘇州。(同上)

京師自大火之後。鐘房盡焚。鐵棟大槩。各槩鑄。相與閉門。不發一欵。(同上)

時我兵勇照常施放槍砲。打各使館。東交民巷。即御河橋河沿。東城根。兵部衙。東長安街。東單牌樓大巷。王府井。丁字街。東長安門外及前門內棋盤街。均在洋界之內。不能行走。四外兵勇各路義合拳皆向界內轟擊者轟擊。開槍者開槍。洋人或率教人一出。兵勇四散奔逃。圓比洋界。晝夜搶奪。洋人或率教人一出。兵勇四散奔逃。圓比洋界。晝夜搶奪不斷。拳勇晝夜搜查。不容洋人與率教人竄出。余淮西長安門進署。該門班者守護不開門。千言萬話。不收進門。是以未能進署。(石濤志)

電諭李鴻章等：「此次之變。事機難出。均非意料所及。」又電諭：「此大義和拳匪之起。數日之間。京城憂甚已極。其衆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威脅皆是。同慶與洋教為仇。勢不兩立。勸之則即刻歸生財賊。生靈塗炭。乃各督撫奏稱。信其邪術以保國。亦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矣。」又諭：「神機營虎神營義和團民各賞銀十萬兩。甘軍武衛軍前曾賞銀四萬兩。著再賞銀六萬兩。」又諭：「沿江各督撫。各盡其職。」(實錄四六四)

余進西長安門。是日帶衣冠而入。腰牌帽子不能放入。還要細細盤查。留名片放行。至署見慶合拳因拆電杆。認下莊王詮一張。說慶合拳會到署有百人。言此杆是電線不可拆。拆要一空。留下此證。並有土匪數人。幾次到署。言與說。皆被官人細細盤查。而百般言語。說是國家衙署。不是洋人所立。參始敬。(石清志)

是日有總理何、瑞、舒達署。後文、吳、褚皆進署。後法股陳亦進署。英使來照會。婉言應允。各使臣出京。其辭可憐之甚也。(同上)

午後接兩廣督李鴻章一件。條陳大局。言聞京城各使館尚未動手。電軍門一再無計。不可輕聽。現在各國兵船各海口皆有。如動京中使館。大局不堪設想。聯到各國兵並進。臣覺身赴難。不足有裨於國家。請乾納獨斷。李鴻章接深直陳。

請代奏。此電當時錄進呈。後致一照會給各國使臣。要其切實報明人數卷帙及護兵數目。保證出京之語。辦務實行矣。其各處兵勇仍照舊放。余行至西長安門迤南。親見一婦說下是槍子彈中也。婦人用手遮向余間砲子打入是否要緊。余答以趕緊尋藥治之。傷輕或可無妨。(石清志)

西交民巷昨與教民對面開槍。誤傷行人。勢如山倒。排水出恭。均被槍子誤傷矣。各街道巷口相距甚近。開放者均洋洋槍。施放不斷。此開彼傷。被放此傷。以此輪轉傷好人無數矣。至晚。署開西南槍聲發。連環者二三刻之久。其實不論知凡幾。此劫數也。(同上)

榮祿下令停戰。但宮中會議。尙未發出照會。(庚子紀九二)

五月三十日庚午 西六月二十六日

城內炮聲如故。自正陽門至崇文門為甘草架住。不容一人出入。咫尺之地。信息不通。在正陽相距尚需警戒。俱駐城上督戰。禁城之內。便為戰場。以武衛軍主力破使館而不得。大勢可知。聞今早又有旨召王公六部九卿。集而未見。衙門已焚。無從知會。城内外相隔。亦不知所事如何。(柳氏日記)

日晴有風。自南來。電報皆成灰燼。如係地雷轟炸都城。其壞設想。又聞武衛軍大肆燒掠。除禁兩相府皆歸入金爐以去。東單牌樓頭二株胡同官宅被劫者不少。委相命缺

十餘人。前數日菜市口亦有搶燒廣升店之事。婦人於市始稍定。(葉氏日記)

午間總辦開有議合華會要今晚明早燒拆總理衙門。瑞童舒經始瑞王希慶王希熙云。將本署庫存款項暫寄神機營。並擬裁撤。可望免燒。寄款共貳拾五萬兩。定六月初一日未刻放

(石濟志)

西什庫砲官阿介臣。因開砲未下砲子。並將兵勇勦進門。洋兵在內開砲。阿砲官外面開砲。衆兵看破。將阿介臣捆縛斬於陣前。(同上)

聞通州實有紅燈照者。七八歲女孩。手持紅燈。能空中走。人在燈下走。(同上)

午未之間。自齊堂來信。國聞外間又要燒毀總理之言。瑞

憲向余說。此事有何法可籌備。大家斟酌。均無高見。後只

可稟知慶邸端邸。與莊邸商酌。可否派員前來保護。慶邸端

邸見稟。商之於莊邸。派義合等二百餘人前來保護總署。圓

長夏常祥。五品外委二人。名王鴻賓昆齡。令本署總辦二

員。瑞憲見莊邸此信。向大家言。姑各心定。並飭馬差醜差

紙匠刷房僧素齋香燭布片等物。至戌初。圓紫果到。約有四

百餘人。帶領三員亦到。將大旗聚於總理之前。打掃新西

所。安置圓紫。安頓後。摺表十數次。言此處洋氣太重。並

不知駐紮之信。所來參謀。非一團之人。每團調三人。湧如

此之數。如知駐紮。來正廳或莊王府本園。系廳營罷。各人

於各處席地而眠。大早朝往西什庫。晚再換服來駐紮保護。

(同上)

謹賀成裕祿規復大沽砲台。又謹各省督撫籌兵策餉。各保彌

士。(寶錄四六三)

英使館四面華士房堅悉被焚。(庚酉記)

六月初一日辛未 西六月二十七日

矮屋打頭。略曲而臥。粗糲果腹。甘之如飴。奴子入市歸。

傳言昨日炸響。係用大將軍砲攻西什庫。誤傷兵民百餘人。甚僅糊上棘門如兒戲乎。久而歸云。津沽砲台復為敵踞。寇

深矣。可若何。明日擬還城。久而爲雇得一車。直京錢二千。當一日給十千。又至州署借民壯一名護行。義初之力也。聞余子厚寓六合店。國民指爲奉教。又疑爲大學堂。將

險難。力辨而後得免。(葉氏日記)

謹願大府五城平難施教民樂歸。(清史稿本記)

國衆調往西什庫開仗。接訂書文一件。余拆閱知是李秉衡、張之洞、翁廉三、劉坤一、李鴻章、于慈霖等八督撫。係條陳大概。恐道路梗阻。由上海至山海關軍營一路發。一總署。一榮中堂。約兩電有處接到請代奏。言宋祖雖勇。於軍事一人難敵衆國。拳民雖衆。鉛砲未必能遁。京內各使臣未

動。大局將來還可設籌。現在天津雖揚洋人無敵。而洋人所傷華民為數不知凡幾。而失和未有與衆國同時制勝。既同時開辟。大局不堪設想。現時各海口各國大兵群集。兵船無

數。此時或將使臣保議出京。後來還可以辭對答。不然七八國同時進兵。頭緒較手。請皇上獨斷。不可輕聽一勇之夫而言。並請大兵援津。此言雖出。急刻進呈。昨榮中堂亦接到此電。派公委員持書來諭。學生譯出。委員持去。諒早進呈矣。不知大內如何傳佈。誠不可細想也。(石濤志)

太原東來巷英教堂被焚。(李鴻記二三五)

六月初二日壬申 西六月二十八日

外間消息。傳來不一。有謂大沽砲台已復者。有謂天津驚急者。有謂提督還旨成己懷之心。導洋兵而入者。有謂使館得平者。有謂半月來實未損傷一館者。紛紛莫辨真偽。大抵言之緩急。觀乎人之壯餒。其深恨洋人。意氣甚壯者。往往喜談勝仗。其至日倚重彼族。不以國體爲然。惺惺久已遺脊者。則必毀罵敵人。苦求樂禱。冀以節之後。以寶其向日之說。究之未得確旨。徒亂人意。不如靜以聽之。惟目前洋兵不多。尚足爲力。他日各國援兵四集。處處受敵。恐不免上勞辱耳。(原注。現在如能在津沽大挫其鋒。迫令解去。

軍威既振。兵氣自揚。再施節制措置得宜。用人得力。亦未見必有阽危之勢也。)效丈謂頃見天津商客來信云大沽雖已恢復。自塘沽至天津。洋兵無多。實已失勢。然北洋奏報未至。謬未可憑。(柳氏日記)

接撫臣通州信。知四兄懋與同鄉眷口。已改由陸路赴蘇州。

(續上)

黎明。單車遠城。屬地二人。荷斧以從。耕於勝者。據於道者。尚不絕。五十里至青河尖。甫下車。撫保告余云。六部點名查到官之擅離職守者。有禮部員司道長沙河北路廳。其紀綱送信過此故知之也。即命御者鉤鑿連繩。隨保又言前路臺官車。北來之車。皆停輪於此。無敢起轔池一步。因與御者商沿途問訊。相機前進。輒而後可。行十徐里。至馬店飲課於井間。汲水者云。官兵已踏擗開拔。即插櫟連由撫勝門進。至則未見一兵。先訪驍衛同年未值。即入城撫西清沿歸屬。得鳳石一函。東交民巷已燬其半。西什庫未下。輪擔兩署皆爲戰場。六部官吏在西苑朝房辦事。(葉氏日記)

接有直隸布政使廷杰轉陝西巡撫魏光焘電。土匪宜辦。拳勇不可不剿。兩電。湖南巡撫電亦同前事。然不可兩計均從。轉聽無謀之語。或撫奪民。或剿撫并行。或設法和。於外國不如何一兵敵七八國之多。(案原文如此疑有誤。)失和亦不能各國同時失和。大局實壞棘手。湖南派錦良帶五營入衛。(石濤志)

晚間看街兵傳信言東交民巷跑紅旗。家家壁頭燒香。如此一言。同寅諸人。均往義合壇聽音。想東交民巷是一律肅清矣。國家大事。有此一變。不知後來大局如何。論義合掌實爲神意。衆志成城。大家一志。吃素喝白開水。不謂爲一錢不費百姓。存沽名氣。參衆皆打仗爲事。出自心中腹意。不

知天章此一變是何局也。是以加心記之。前日言各國使臣
洋兵等均駐在唐王府內並堂子以內。今跑紅旗過此二處光
景亦燒殺矣。無時之間。火光冲天。半天通紅。此時不知天
津光景如何。實在消息。望為速知而不能也。普利撒謬者錄
處也。(同上)

六月初三日癸酉 西六月二十九日

午後陰。晚送大雨。京尹都郎請鐵牌。昨日始至。今日即大
沛甘霖。神靈助願。國事當有轉機。余解中體職。衙衛庭
院。烏鵲之聲甚和。亦非殺機也。(寶氏日記)

聞俄羅斯陸軍四萬。由俄京而來。須三禮拜入華境。余謂
此軍雖盛。然數萬里懸軍深入。軍調未必能繼。倘東三省控
扼有人。將其鐵路壘斷。可圖而取也。所恐我軍宿事。望風
而逃。則長驅叩關矣。(同上)

命駕人乘原車北去。以寒裘三件裝軟包並銀糧付之。訪鳳不
遇手銖別後事。可嘉可憐。伯齊歸後。換眷屬赴延慶州。經
土達爵若孚同往。出西便門即爲國民所執。申辯不釋。曳至
城中。伯齊含冤點香不然。經土叩頭至地。額沾塵土。以爲
十字。群臣至端王府。告以某爲戶部司官。某爲工部司官。
車中所坐者編織副主考吳都生之婦。端邸命婢退出視。又見
老嫗。始幸而免。伯齊有一子撫歸先由津南下。信甚篤。余
至昌平之後二日。杜爾生同年亦達兵北來。在西便門外遇
面。槍刀交下。生死呼吸。士大夫之厄至此。可歎也。飯後

訪羅森芝未值。旋函來云。住內閣口司諭。裏平住吏部公
所。豐饒依然。謀國疾民。氣厚壞之流也。伯奏全家至長山
村暫避。其地屬冰水。夜雷雨如注。象以破壁。猛獸不啻比
陽城下。(葉氏日記)

早接東撫賈蘭督電。拳匪作亂。不可輕率率從。以干衆怒。
而順大勢。各國勢衆。不可輕敵。實堪棘手。請聖慈獨斷。
(石濱志)

昨晚官兵傳信。東交民巷跑紅旗後。槍聲四起。不知何
故。至今早不絕。一日至晚。點燈後始槍聲漸息。是日松、
瑞、舒、顧、文、緒、樸各堂進署。言時事之難。大局不堪
設想。無非朝中一人之心。見禪太固。外各國兵輪皆有北上
圖(案此疑有脫誤)。各省均有洋兵遙望也。最可笑東交民巷
跑紅旗一事是謠傳也。並非實事。聞將傳此信軍前正法。不
知何人作此漢奸。傳此虛信。是晚陰雨。雨內槍聲。勝於昨
晚。(同上)

諭各出使大臣向各國聲明中國本意。(西巡記二)
諭賢出示。令教民自新。(參禪記)

馬玉崑率兵七營赴津。津匪首張寶一人定於是日與洋兵合
仗。竟未出戰。(津事上)

六月初四日甲戌 西六月三十日

作西致詞撫齋。詢東城及天津消息。漫函云。使館只存一二
處。今明可以萬全。大沽有克復之說。亦未見明文。(寶氏

(葉氏日記)

義和團民率衆出關家埠。挑米麥行。燒乾而歸。莫敢問。此輩不法甚矣。讀國竟日。(同上)

得鳳石書云。津防值緊。武庫失守。漢王即出城。劉余仍至吳。同年感達之。作南信。一函寄陳吉光之心表。屬後事。詔達與否。未敢必也。尉人午後回歸。持到子沂函云。昌平亦有處難。久為所籌之地。亦有拳匪。猶如水銀漏地。無孔不入。茫茫天壤。將安適歸。(葉氏日記)

仍然東交民巷一帶輪迴逃散。塵黃胡於城之內外。晝夜不息。人人驚恐不安。信傳不眞。(石濤志)

本日又奉官。此次開辟。諸隨不順。拳民據地。中國不得已而作。將此謠言各出使大臣。向外都言中國委曲不得已實在情形。詳細述之。如有交涉。照常辦理等因。此謠余抄錄一紙。以代後看。西什庫亦未破。仍然輪迴不止。英館堅有白旗。我兵勇克自不理論。白旗者一堅即降。不應再開槍砲。或准降不准降。總辦明白。然後開仗不知何意。置大局於不顧竟至如此。(同上)

造倉場待郎劉恩溥至津招撫匪。(庚信錄)○

六月初五日乙寅 西七月一日

根據紫東來。約來督同出京。余應接不暇。張羅張羅。特送。有洋兵即日查至之處。余吉口聲說之。微笑而不信。

(葉氏日記)

順天府出示曉諭是日奉上諭令教民自新。(參照二三)

法奧兵退至北京旅館。法司令下令死守。旋復守前線。德美人均棄內城防線。旋還佔守。(庚信錄)

彤雲密布。甘霖又降。在署聞西南方仍然鎗砲聲連珠發放。自五月十七日起今。不拘何時。鎗砲四起。火氣冲天。黑烟直冲霄漢。有煙素將日光遮住。照於地下。日影通紅。

如陰天壯遼重時。日光不透。如天重陰。滿天煙如重雲者幾時之久。並聽各處洋人有開放氣論者。先中後響。有先響後中。鎗彈兩頭尖。中人中物可炸。有中於頭者。雙手掉頭四下轉頭頭痛。一炸腦殼破裂。余路見死者。中槍者。無數。不堪入目。不忍聞聞者多矣。實大劫也。大難也。京城大變也。本署官署秀論草京往探英館堅白旗有無其事。瑞興二憲派武衛軍趕街坊往探。因本署有榮謹就派來武衛軍保護。官兵正在攻打之際。不必前進。昨今均有英館堅立小白旗一面。此駐紮武衛軍向趙得勝言也。榮謹此復客掌矣。現在神機營武衛軍聯合集管攻打英館所集衆各洋人。鎗砲不息。總轄皆聽其聲。不得安定。莊王又派護和等三百餘人來署保護。至晚又來收字二百餘人。先來是乾字。西所會晤大廳皆

住不下。後將東陽考課收拾出來。將女字安置其內。共設有三壇。西所一壇。會館大廳一壇。考課一壇。至夜兩點鐘時。不知因何故。忽然沸騰而起。同寅數人皆驚起開門。余聽之曰。要定要靜。千萬不可開門。大驚小怪。聽明白着。機動。衆始稍定。閨外間亦有人指揮始定。大家隨應。

(石濤志)

六月初六日丙子 西七月二日

季超丈云。陸雲史昨自津回。天津清晏無恙。又謂各國有和意。恐不確。(韓氏日記)

前兩日右旨。令緩攻使館。甘軍竟不用命。此次甘軍稍驍勇。不甚怕死。而驕悍特甚。屢民則退縮不前。十餘日未殺一洋人。惟以殺人放火搗掘為事。奉嚴詔禁止。蓋亦懼悟此輩之不足恃矣。(同上)

仍然陰雨。義和團仍在署保護。同寅有因雨未走。有乘住班。今日踴躍者。實不乏人。(石濤志)

六月初七日丁丑 西七月三日

根據兩箇促行。(韓氏日記)

閻曾文正書札。有與省城紳士書云。防守之道。第一要人心鎖定。斷不宜逃徙出城。去年七月賦課未來之先。城中居民有逃往湖北而遇害者。有逃往各縣各鄉而遇害者。可見生死前定。命數應死者。雖逃亦死。命數應生者。不逃亦生也。此語足定人意。(同上)

聞劉復興太史節數日逃往通州。不知下落。有謂其歸華和國所殺者。已十餘日無音耗。恐不妙矣。(同上)

大雨如注。城牆之內。音耗斷絕。惟聞東城牆炮聲震耳。樓中之急。跳梁自若。況跋涉漫無歸乎。(葉氏日記)

仍然陰雨。自七點鐘。忽然大雨如注。不自止矣。至申刻始有稍止之意。義和團仍在署保護。並有致各國圖書。英俄日本三國。言辭內惟照常交涉。中國力恐不支。新力挽回救之。(石濤志)

又致國書於美法總統及德國皇帝。請言歸於好。(葉氏二十六)劉恩溥至津招水會編圖。(津事上)

初八日戊寅 西七月四日

同人來持到佩勳函云。有旨備各營撫滅兵勤王。召直隸濟司廷赴南京。又聞請英俄日三國調停。然何以攻之也。又聞黃慎之學士為國民劫至莊邸。三日未歸。請書降云。實慰帥軍爲國民所逼不得進。午前國民大隊紛紛北下。云赴沙河勦二毛子。(葉氏日記)

早文雨。餘皆與前日同。同寅進署亦不少。而口分至今仍未能到手。此時無人不用錢。劉福在署分帳。額交北義和錢師。兩相持不下。而反遲延矣。(石濤志)

證派榮祿護送各國使臣赴津。(西游記一)

六月初九日己卯 西七月五日

護憲之學士召通州回京(原注送等回)。行至馬萬莊。爲國民

所逃。幸而得免。晚間在寓。遂為所舉。拘之莊王府。已三日。幽民非逮日之人。王鳴無拘留三品近臣之理。朝廷法紀。體統何在。余擬糾合同官。合疏入告。函致劉秦朱諸前輩。旋知已送刑部。革職監禁。(原注。刑部奏到宋文云。義和團王大臣奏送翰林院侍讀學士黃思水。革職監禁。)既已奉旨則無從置議。然所坐何事。則未得其詳。或云係棄官逃走。於罪無監禁律也。或謂其形迹可疑。則又莫須有之詞。黃處姪妻子歸。均先期棄老翁而遁。猝獲比屬。無一親人為之料理。可恨可傷。(禪氏日記)

劉樸齋來談。知已奉廷寄。起八叔督辦後路綱台。而勦君為之副。設總局於湖江浦。採買米石催還器械火藥。沿途分子周。節節遷京。亦今日要務也。(同上)

疊起即聞砲聲隆。晝夜不息。較前更烈。固子來云。西什庫地。台工將竣。有大舉。請留此處避其鋒。夜間昨北下之義合園已飄渺。據云。多瓜村有數民七八十人。假稱建梗。已蕩盡矣。其地距昌平十餘里。作七絕二首。鄉業長歎。韵有音派。李鳴鶴遇王。賦詩為贈。總大臣。今日聞黃伯香前輩派會辦團防事宜。(葉氏日記)

早聞神機營調出大砲十尊。西什庫六尊。東交民巷四尊。外東安門內南水關黃就報縣鋪設砲台一座。將大砲設於台上。榮總統並提督皆親臨其陣。開放三砲。將英館洋樓拆去樓頂。西北角炮場。東四牌樓北均開其產靈耳。並聽傳言蘆街

等巷皆有假義和團。到處燒殺。有遇質者。毫髮而逃。感遺教之。又交民巷前日夜間槍聲連通不斷者。兵勇傷亡數百。不堪言狀。實則洋人死者無幾。有入交民巷有逃出者。均言東方廠府一帶。亦要塞砲台一座。以備同時擊破。大約洋人還有數百。城內迎迎轟擊。不留一活路於外夷。內廷威信盡失。曾又屢救。招勸絡繹常交涉。不可輒舉袖手等語。實令人不解也。天下大局。人民性命。豈可作如此勢也。(石濤志)

晚撫壁大發如雷者三刻之久。正在聞其遠近。署中後門皂說外有人造訪。接閱是瑞應(印良)函。拆看端底電碼一件。送舒慶譯。舒應未在家。送至瑞應。瑞應加一函交四品差官一管家二。護衛開門放入。拆封。差官持原電碼不放手。進入科房。明言始交。余即將原碼交電報處學生譯。據蘇拉合園已飄渺。據云。多瓜村有數民七八十人。假稱建梗。已蕩盡矣。其地距昌平十餘里。作七絕二首。鄉業長歎。韵有別本。余至電匣尋看已亥本。又譯。始譯出。看是南洋大臣劉坤一致端邸。言使務不可圖仇。一語誰敵豪強。謂王者急圖之。此大概情形也。(同上)

六月初十日庚辰 西七月六日

聞大沽初七日十點鐘出輪底桂頭見復。海口沙灘。橫亘鐵船三十艘。均被凶不能進退。此天意也。洋人總集窮竹林。甚

是機靈。恐觸白虎。乞罷職。諸說未知確否。然開寶已二十

日。洋人無一兵一騎能過天津。想堵截亦尚得力也。又聞英
館已破頭門。創墳墓之役。祇有擇租生米。其然糧無謀可
知。(柳氏日記)

傍晚。偕大兄至恒裕總款。不得一金。銀錢銀難如此。(同
上)

兩句以來。喋血禁城之內。悲情鼎沸。奔命不暇。今日始第
身所親歷。接日記之。天造大劫。如火燎原。方興未艾。何日
期至。即於何時絕筆。亦未知朽臭幾時。顧等何所。顧君同
年入城歸云。律有國首賣姓。院猛善戰。棄敵穿竹林。頃有
斬獲。余向讀國風。不得其解。今始知民字書與左傳民字義
同參。亂民猶叛也。亂臣猶火也。揆彼火勢上攻。故稱莫
治。遂成風症。霖雨起。蔚若告余云。醫之弱症。陝痼忽見
強康。堅勁如弦。孔大如革。視顯然出魚眼。不可治也。湊
于函雲。心君亦顯得甘孚如中之酒。復火驟發。投之不受。
皆此意也。夜砲聲大作如迎珠。石破天驚。山崩地裂。西什
庫台工破矣。搏鬼如此。搏衆奈何。出師反覆更若何。請
書之小沉號鎖庭。讀書不中通已深。前日求為書同生。告以
此時人人性命不保。何暇說項。今日忽望請寫其伯父音教入
藝和園。又示其致宋撫三書。以毛澤民棄自命。相足客處
云。文人之厄何至此何至此。若懷奇不遇。大發牢騷者。問
客何能。客無能也。嘆嘆。大發牢騷。尚不知苦惱寒生。我

佛菩薩亦無如何也。(柳氏日記)

早接六百里。保南廣總督李潤章電。後又接六百里。係李潤
章遼吉北上事。瑞應來信要看昨晚燒起來電草底。余抄錄一
分送閱。並有一函。託帶至捲面二莊。次日舒應管家要一底
稿。當日未給即刻交給。因軍務事繁也。夜間鉛砲大發。連
擊不止者。通宵達旦。後聞說砲打英館。案曰破壞。鐵砲更
加大號如雷。黑夜中轟中有火光。又砲筒三面攻也。(石濤志)
太后殿內帑十萬兩。交裕誠發給國民。(卷論二十六)

聯標坤一設碑遼瀋南境濟京師。(卷論二十七)

日本小林大尉戰死。(卷論二十八)

天津洋兵被殺。自此以後。戰事益烈。(津事上)

奉軍砲隊於是日天明由租界東北進攻聯軍。(津事二)

六月十一日辛巳 西七月七日

使館水未久斷。有以一金易一黃瓜。洋一香易一饅餅者。爲
國民執買物好細覈之。(柳氏日記)

大炮砰然。夜始暫息。吳嗣來持到處石函云。紫東康民根生
三家眷屬今晨赴保定。第耕同往。其家望後亦擬赴衡埠。依
同鄉張縣令李子明。又云。津關有捷音。佛心歡喜。命大詞
哥持東南方面印。此圖鵠也。可謂恩信矣。又云。黃旗綱以
私自出京。交刑部。兵民洩昭局股票之價也。

聯標奉城聯標固至壇中稽察。陳云。圓規甚廉。其首事云。
吾輩真毛賤土。理宜報効。有數個病臥者。神附其體。自

言無害。國將亡聽於神。今而知盲左所記石言神降不爲誣矣。(葉氏日記)

早接六百里轉來各處電三件。大約外省因直隸電報不通。津南光景亦斷。只有保定府口海關外二電可通。所以均由保定山海關二路轉來。後如不如此。六百里轉電。不知凡幾。

(石濤志)

天明鎗砲連發。其聲不止。一天不斷者所未聞也。砲將洋樓一擊。一擊必倒。倒洋人與教民四竇。竄出兵勇裝和圓一見必然發鎗。如此者再。聲遠近皆聞。人人驚恐。無一人不驚也。不知何日可淨。何日可定。此情非一人之望也。今日更加一籌。從天明至次日天明十二時。無一刻停止。直至炮砲。其聲震耳。(同上)

海關炮右俄兵數千名欲假道愛聯上奎至哈爾濱保護鐵路。

(華事記。西事記首)

六月十二日壬午 西七月八日

開英館已破。殺死洋人一名。生擒二十六名。教民八十一名。均用鐵鍊穿肩骨。牽至莊端二邸。館中搜出銀數百萬兩。諸西什庫尚有數千萬兩。(葉氏日記)

西什庫外特造兩炮台攻之。每台費銀三千。(同上)

頃年出左子雲(孝同)來信。天津國民。聲勢尚壯。義軍基本不得力。見夷輒潰。制軍優柔無據。殊覺可危。又聞呂續(道生)擊破敵艦四艘。生擒突厥無數。(同上)

晚由郵抄調李鴻章爲直隸總督。首輔以和戎見長。此次付以北門。恐朝議不能堅持戰事矣。然使臣已廢。教堂盡燬。不知何以處之。(同上)

根生同年放保定還缺。明日謝恩。恐宣武門晚開來。下榻。招廄時事。初齒於值事諸臣。朱古爲學士。王鳳麟保全使臣不能得。榮相懸停攻牌。大書高揚。而兵圖熟視無覩。攻之益猛。蓋朝廷之威令。已不能行矣。(葉氏日記)

收六百里電報數件。均由保定轉來。聞中國出使各人。外部有逐駁之勢。不知可否。並何日可到京城。又言李鴻章調北洋大臣。任諭議職守大局。不知確否。今日同寅中多人進署。以此看城內外光景見平定氣象。(石濤志)

電報由六月初一起。送呈電報未抄。均用寫子送呈。取其快。今日着意由內到署。竟到幾日未抄電報。今日補抄進呈。所補者六件。均補抄齊。交紙近訂進呈。所有今日接到六百里轉來電。學生籌措尚未補進呈者六七件。每件均在三四篇之多。不知妙否。後補抄者十餘件。(同上)

西什庫尚有千餘洋人與教民。大捷者尙未敢領。看此不知何日可得了局。東交民巷黑烟大起。約是英法兩國一帶。未得確信也。時事大劫變也。就以今天電報而論。到領口分辦水時皆要領。有質亦有意外喜氣。來取鼎鼎得意。以為分所應得。其間此錢因何而得。因何而有。如有不到手者。怨氣填胸。言出口而不可聞。背後仇言萬狀。至今日補抄電六

件。皆已收各省電五件。共拾餘件。紙有余同張國棠。是二班此二人也。後楊灝臣看電報甚多。恐有誤。帶繕一件。餘皆我二人飽餐矣。再竟有到署作爲不知。烟茶後言參禪勞。

竟自歸府去。有看電報多而反走避。不知心中作何設想。只因電報甚長。每電須得幾分。至短亦得一席。有幾篇者。所以逃走矣。口分到日。千言萬語辯論。有實更添一籌。有電更先逃走。(同上)

梁和華忽聞一信。東邊趙堂子胡同有教堂。無時之間。黑煙冲天。發聲震耳。萬人喊叫。火氣逼人。因其相隔甚近也。並殺一人。活擄七人。圍有五百餘人。署中四堵。東邊二堵因搶佛教人。爹與媽言語相觸。反戈怒目。岌岌自懼。自被人勸說而散。各歸逃地。息事罷降也。(同上)

今處德國使臣還有回國之思想。各國亦如是。今有盛大臣轉來軍報可據。如能回國。實外邦仁義行於中也。(同上)

華軍又開炮攻擊租界。聯軍幾有退避之勢。(拳事二)

六月十三日癸未 西七月九日

大嫂附輜餉出京。有武稍軍護送。可以放心。車價甚昂。雇至清江浦。板車一輛價一百三十二兩。轎車一輛價八十兩。(傅氏日記)

作文一首。攝思已數日矣。今日始脫稿。命曰陽九寶錄。比杜牧之罪言。等韓非之孤憤。可作殊孔光疏。可作討曹操檄。(慈氏日記)

聯軍率兵拘殺太原教士。(拳事記三四〇)

董士成與天津聯軍戰於八里台陣亡。(西巡記二)

聯軍調兵六千名及日本馬隊五百名攻天津城。(拳事二)

接六百里電六件。均因電線不通。由保定山海關傳來。內黑

龍江將軍湖廣總督出使副都統李秉衡等。英外部有使臣及他

洋人等被寄請以中國政府抵觸之語。署中見此等電。即刻錄

錄進呈。黑龍江言俄派兵五千。又一千。馬步並進。皆向齊

齊哈爾河倫貝爾帕米薩蘭三口而進。此刻中國各省自裁兵節

餉以來。兵勇不敷分布。此時棘手辦理實難堪備。(石塘志)

拳民到處皆有。奉吉兩省不多。江浙亦有。兩江初見拳案。

各國兵船在口。一觸動以數萬。八九國並進。如津阻一破。

直抵京城。說此話者非只一兩次。而都中不得確音。焉知是

否。自可聽之而已矣。如今外電與廷內主持不能合意。見視

不同。大局不能圓通。此亦刻數。天意大變非人力可挽。(同上)

張家口。殺虎口。喜峰口。太原口。皆戒嚴防備密布。以待之機兵也。以時事而論。各外國性情。如商人京師。亦不能銷砲燐施。不問良莠。一洗而罄淨。絕不至如此。洋人如到。兵臨城下。必與政府講論是非後。或成或不成。或戰或合。或開仗。說明後。擗地而戰。定日開仗。如能就合。更不必過。一定訂立合同多少款。更與亂不相干。若者此一變在期者不知死未若許。能達此期者誰也。又聞東

交民巷各砲台守兵。均內收還若干地。必內洋人不多。可內
東中心。大概亦不久可撫矣。(同上)

〔月十四日甲申〕西七月十日

古徵前輩來談云。槍子直至景運門。往往傷人。軍機房帳棚

為炮子所焚。每日入內者。咸有戒心。(津氏日記)

義和團首入宮查驗太監。恐其有數民也。大索及於宮禁。駕
人聽聞極矣。(同上)

致祖生添牛二械。根道著云。馬軍攻葉竹林右勝仗。津防目
下可無慮。又云。翰林院有人疏請誅合肥。喧嘩。此必山東
辛未老頭聲也。非此老無此翻案。添牛云。江蘇四川湖北督
撫詰停鄉試。已愈尤。即日發曉。(葉氏日記)

出內廷大門交出牧到各處電八件。內有李鴻章三件。盛大臣
並各省督撫。內有電密三件。皆因道路梗阻。雙發此電。希
有一路接到。可不誤發宜。故電內云。現在外洋各國。推俄
國為領袖。總司其全局。俄先進兵。各後繼之。挽回大局
者。祇要有使臣使館在。百事均可商討。有挽轉之象。要緊
者。使館使臣千萬不可動。如一有失。大局不堪設想。電中
所語。紙藏如是。陽尊電內云。老邁年歲。有使館可籌思大
局挽轉之計。使臣使館一動。大局危安。雖臣一人赴難。與

國家無益於事。俄定三禮拜兵到津。各國魚竄而後進焉。每
國兵不下拾萬。以十幾國而論。有百萬。四面八方直進。何
以擋之。此言終安山窮蹙。不知大內作何設想。作何謀

治。有誰識得軍情善策之妙端。(石濤志)

昨夜開槍砲聲。四面彈子如雨。洋人四出。東安門南東長安
門外長安街東城根皆是。聞洋人追趕兵勇。人喊之聲。甚大
甚重。至次日始傳說實是洋人持槍追趕兵勇。兵勇退往兵部
街後。兵勇開巨砲數十聲。洋人始退而不敵。又開大砲數
具。彈子如雷。餘聲甚長。迺氣而發。往來至再。洋人始
歸。居然一夜不斷槍砲。西路東長安洋人追兵。至兵部街南
頭。東交民巷西頭。聲音甚重。後城上開豆砲。洋人稍退歸
伍。死者不可以數計之。漢奸列處皆是。有賣藥者。並各項
買賣人。連送軍火吃食。皆中國人充此。西城後細瓦殿有于
姓者。西洋人氣輸彈子。被染上人深知。住擊。抄出各項
彈氣槍彈鐵石。送莊王府處治。永慶門外右安門外兩門中
夾間。有白蓮教。西洋人用刀小刀槍等件。亦被拳衆抄送莊
王府。零星物件最多。醫館亦不少。此一事。觀中之亂也。
乘夜虛而攻之。(同上)

幫辦北洋軍機宋慶到津。(津事上)

是日清晨諸軍攻租界北面。兩軍死傷數百。(津事上)

十五日乙酉 西七月十一日

午後久高來。持到平沂兩函。急欲脫身。初欲從鳳春至衛
輝。既聞網齊使鄂。亦欲從之出都。本非切中人。出死人
生。自是正論。但今日已奉旨。直省鄉試改於明年三月舉
行。出使緝公。皆同京供職。惟有根生出守。或可擊之去

耳。寄居石二誠。一來漢子。借車運物至昌平。日晡子嘉來
談。切齒難堪。以爲天道好遠。欲稍緩須臾死。以報其流
極。(葉氏日記)

義和團與衙房作難。因一日三索賄。生熟不等。每人開四錢
銀之話。後因言語不能調停。要將寫帳先生掌櫃送莊王府處
治。大眾跑坡求免。衆從中週旋。始各允准。以觀後效。三
日大家始息事罷歸。(石浦志)

早間起大炮發聲。聞說擊燒過房屋之論。因其有礙於目
看。不能至遠。奸細仍然不斷。東安門外南夾道。清晨有賣
錢首者七八撥。被兵勇所遇。要買食。賣者不賣。因此口
角。言價給營內錢價多。領至營內。無人出錢買。始詳細追
究。始知接濟洋人。並接濟軍火之人。氣槍彈子。九城內外
六處。搜者往查抄。實在製造不少。動以車載搬投入官。人
解莊王府步軍統領衙門治罪。約看此情形。未能探出者。不
知凡幾。賣菜者坦中皆餅。上以菜蓋。被學究看出。解往莊
王府去。又有轎車三四輛。亦皆吳餅。上鋪蓋被褥遮蓋。亦
遇義和團擋住莊王府處治。後又究出千白錢三車。亦皆入
官。未聞此人作何處治。在於何地。(同上)

是日晚鎗聲甚猛。人聞驚心。令人怯聽也。(同上)
案李鴻章調直隸總督。以廷黻爲直隸布政使。(寶達庚寅錄)
案西巡記一誤爲下月是日之事。

朝軍與華軍在鐵路車站大戰。死傷俱多。(西巡記三)

拳變繫日要錄（下）

陳陸

六月十六日丙戌 西七月十二日

閱郵摺。奉旨停止各省秋課。改於明年三月初八日舉行鄉試。八月初八日會試。已放正副考官俱回京供職。因江浙鄂湘四省以軍務倥偬。奏請緩辦。遂一律暫停。（柳氏日記）
提督董士成陣亡。昨因其辭埋防勦。種種失宜。屢被參劾。有旨革職留住。陣亡之後仍予鉞典。湖廣提督與義和團不和。抵票洋兵。期望不肯出力。部下守武庫製造局者。棄風濱退。以致失守要地。津民咸切齒欲得而甘心。此次實係藏匿洋糧。爲國民焚燒。（原注。顧年來說。提臣實係爲國民所逼。僉皇出繼。其軍已欠餉三月。夷兵匹面匱糧。全軍潰散。提臣受炮傷而殞。）而督臣以陣亡人告。朝廷亦因而賜諭。惟武衛前軍三十營。本已大半潰散。匹出劫掠。存者僅五六營。此後不知作何安置。恐裕帥未必有此部署也。（同上）

太兒與衡甫改定賄計。驅車遙陸而行。（同上）

六月十七日丁亥 西七月十三日

昔文正公統師勦越。屢蹶於危。當憂疑驚懼之交。而心懸鎖定。羽檄紛馳。不廢吟誦。王思與以陽明禪之不動。卜其必建功名。蓋此心有主方能處大事。襄大難也。若未事張皇。臨事擾攘。心先亂矣。其能久乎。余此次遭值患難。亦尚夷然不驚。然終未到行所無事境地。且勢已如此。憂急亦復何益。徒自擾耳。今察衷意晉宮。以定心養氣。近來無謂應酬。酬除殆盡。正好證當自己事也。（同上）

作函詢嶽春行期。則已於今日出國門矣。設若夫人欲隨往。爲子嘉阻而止。西直庫炮聲又作。猝罰徵騎。（葉氏日記）早義和拳衆人因廚房飯食預備不安。索齋內吃出羊肉片。國家一吃齋食。上神體以致週刀不利。上神體必須吐出。週刀必要見傷。故此有干衆怒。要將掌廳趕赴莊王府處治。後經大衆懇解。將辦理秉齋一事。交本署紙匠辦理一切。大衆始從。紙匠於東老撲新植社內作辦辦處所。（有稿本）

至安鐵館。遇孫保州師。壽州寓第。爲武衛軍所掠。眷屬
住能出險。衣物盡絕。擗刦一空。國家除短衫中衣外無長
物。師本抱恙。因之加劇。不能見客。晤孫世兄。相對黯
然。宰相之家。所遭如此。可以愧世變矣。(輝氏日記)

午後子嘉來談。至暮根生又至。云過二十即出都。壽州相國

全齊赴趙州同行。又云。諸國使臣尙無恙。今日有照會請其
移守譯署。如有不測。惟保護之人是問。似仍有鑑好之意。
然日未落而東邊槍聲交響。又勢若山瀧矣。昨鳳石有霞云。
壽功庭死於國。美其名曰陣亡。今日有旨責其辦理防勸種種
失宜。蓋已革職。請督飭其後效。又以懿敵禦禦。尙非退忍
者比。仍照例賜歸。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自累長城。可惜
可憐。爰絲反戈相向在目前矣。(葉氏日記)

並未收有電報。據西什庫岱未報捷。東交民巷亦尙未攻清。
算砲總未息聲。即鳥聲。早晚亦必有攻打之時。又傳說五六

五鐘。堂子胡同西口外又殺四人。不知是教民是何等人也。
是否冤屈。前聞傳言。今日賊實有掛十字害人。東坡上有一
「帝一童子」。年七八歲。街上買東西。有人問路。用手一
指。口說小孩別哭一語。頭上即有似寶筋二十字。華民家內
口口兒說。將有影。還可取下。帶至壇中。焚香齋符。將十
字念上。甚符上數十字害人甚多。不可與人換手交談被打等
事。如日多入深。不可治矣。(石濤志)

麟海攻天津城。(西巡記三)

俄兵艦五艘。拖帶炮船十三號。數兵千餘人。沿黑龍江下
駛。(西事記首)

六月十八日戊子 西七月十四日

天明大雨。曉得暢晴。雨歇應期。農夫色喜。殊非危兆也。
(輝氏日記)

(輝氏日記)

設金佛避刀兵呪。(原注。唵阿哩達利野瑟阿。每日清晨誦
一百二十遍。)云出夷堅志。北宋末年夢中神授也。(同上)
午後鳳石來。坐甫定。往詢天水尙營。已退直矣。即往長
談。復來告曰。亦無異聞。但云。禍亂在天。無可挽救。當
禱之。言如此。吾輩又何聊乎。又聞今日有旨令官擅離職守者
皆革職。告復者姑勿論。致保職。還盡云。南皮領袖兩省
督撫。合疏云。飭上海道與各國會商。外省且毋開闢。中外
各自籌防。互相保護。以待朝廷指揮。有中旨褒善。(葉氏
日記)

收六百里電五件。均抄進呈。皆與前電相似。後余回家。未
在署值班。晚至夜槍聲大發三次。大砲連發。後始息。仍然
一夜不斷。(石濤志)

是日以後使館界戰事稍息。(華事二)

天津城破。(西巡記三)

馬玉鳴敗於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庚信錄)

案津城失陷華事二誤為十七日。案續記載此事並詳。

蓋於十七日早三下半夜進攻。十八日昧爽已登城。華兵

不支。啓門而出。

是日又有俄兵艦一艘。裝運軍火。駛至瀋陽上江三十里三道遇。統兵官桓統領出面阻止。俄兵官不允。命軍士放排槍遂開炮。(西事記首)

六月十九日己丑 西七月十五日

有旨嚴查各部院官員未告假私出者。即行革職。遞呈若假者罰假日盡扣前資。(原注。後來此令皆赴行在。反得優獎。)

堅留京守諸司員。)(鄭氏日記)

國民殺副都統愛恒全家。有旨申嚴。(同上)

李繼帥秉衡自淮江率師入援。初四日起程。繼帥到後。倘能授以經略。盡護京津各軍。或能略有調度。(同上)

國民在永定門一帶。搜獲白蓮教匪七十餘人。紙入紙馬無數。敎匪男女。有偽帝后太師步軍統領各名目。審明後盡斬於西市。聞其中不盡有佐證也。又審訊定讞。不由刑部。廷尉爲失其職矣。(同上)

午後開市口決囚男婦六七十人。皆白蓮教。搜出帶入紙馬並冊籍一本。姓名鄉貫所授職詳缺無遺。按圖索之。尚有漏網。亦國民所爲也。與所仇之教。未知宗旨同異。何以不先不後。同時並發。昔聞張伯。聖明之世。不應有此。(葉氏日記)

早間聞傳說今日殺前天所擊白蓮教諸犯。後果刑部預備點名之差。至午後由步軍統領莊、府解往刑部押號者四十餘車。

共七十餘名。內僞正宮臣東西宮太監數人。嬪妃皆備。至刑部擲號。點名上車。送榮市出斬者六十人。餘留十五六人待質。傳言白蓮教人名冊被拿案兵勇所獲。冊內註明者有千餘戶之多。皆要詭擾處治。是以留待質者。(石濤志)

夜槍壓大發。其聲甚重。三次槍砲齊施。從戰事以來未有此

大聲重。聞者驚心。似拚命之狀。(同上)

慶王兩致使館商停戰。(西事記二)

黑龍江黑河電報局。被俄軍炮彈擊壞。(西事記首)

六月二十日庚寅 西七月十六日

聞天津信息頗緊。僅恃鐵車堵截。兵力過重。十四日爲夷兵所乘。變致價事。屈指又經六日。夷無北還警報。或可支持。李繼帥兼程而進。日內可到。繼暫時借住咸安宮。首輔李鴻章。三電召之徘徊不進。其志趣不純矣。(鄭氏日記)下戶部尙書立山於獄。革職監禁。亦國民主之。(軍法。交片云。欽命義和團王大臣奉懿旨。開戶部尙書立山獄匪洋人。行蹕謠祕。著該王大臣查明辦理。本大臣至該尙書宅搜查。並無洋人。當將該尙書至壇中。焚香拜表。神耶下壇。斥以勾通洋人。行蹕謠祕。該尙書神色倉皇。蓋冒革職。交刑部牢獄監禁。倘有疏脫。定惟該王大臣等是問。相應知照貴衙門辦理可也。)(同上)

派端王慶王徐相崇公充軍務處大臣。(同上)

午後閃消息來云。津信題。東門誰機及督署西花廳皆變於

敵。却函告銀庫。又得其復書云。傳聞李鍇轉調北洋。亦未確。(葉氏日記)

天明即雨。總辦由內收電二件進呈。三件不進呈。總辦話如以後早間有電。午間進呈。不及細寫紅格。督辦。指一件進呈。午後收電。照舊著妥訂資本。晚間代內進呈。午後三點五十分。由莊王府回館傳旨。要管庫供事札拂織羅汝明二人。到西直門宮門口西墙上焚表後到莊王府回話。即刻齊回聽送。

總辦亦無如何。札辦一人正在廣坡候。賈信不得不回駕來走。圓燈催走。不容片刻。圓燈圓藏在署商之。亦不知事從何起。係二人隨圓去。我隨後來莊王府。問話後將供事札回故回斷咎。有總辦二人隨圓赴莊王府去。後總辦四人名給莊王一稟。用馬車送去。札辦二人隨圓來到平則門宮門口西墙焚表後。至莊王府。未見王爺。只有已辦車職受職在此。合二人跪。問圓民保護持着銀印陳設。屢次開庫。放出銀有何枉據。札辦二人言。供事所管者收支開庫放銀。皆有總辦監放。並有各官員筆交鑑證。總辦易供事者開庫放銀。所鑑數目。放去後仍然還庫。並無私放私提。一切均有帳簿可憑。故教與誰。以致多少。供事不得作主。又問可帶錢糧。來。二人將錢皇上。長崎查看庫內。有王中堂徐大人許大人袁大人各當局有在庫支借一千兩數千兩不等。指各帳內歎。問不妄問。說。二人焚表。二人到牆焚表。表起。長崎進內回王爺。後將總辦所送稟上批出。言。來稟不能細詰聞問。

既用國民保護衛署銀庫。今日放出何數。並時常開庫所放何數。隨意開放。嗣後如放款開庫。開一詳細帳單。交國總送往總辦存案。不得玩覲切切。再要緊者。各堂有持洋票赴總署取銀。千萬不可給銀。令二人回署。二人回至署。葉曰平正後見。在府時隨各錢倉。有人將供事告發。王爺傳二人進布開話。此中有未隨心者或看銀看紅者。當此漢奸也。

(石濱志)

李秉衡抵京入見。(邸哲第二)

俄軍至天津城東頭二十八屯居民聚之一大屋中。焚燒無算。(西事記首)

俄軍擄海關逃華商六千餘人。於江邊。擊殺之。得免者僅百數十人。(同上)

六月二十一辛卯 西七月十七日

聞天津失守之信。督臣裕祿提臣宋慶退駐北倉。禦傳聖諭有出幸之意。乘輜已驚待發。內亂未靖。外患漸侵。宮禁一動大事去矣。余株守於效。設使夷兵奄至。惟有朝服坐中堂。以一死報國而已。(柳氏日記)

鳳石書來云。津都失守。裕宋兩前退駐北倉。總軍馬隊八千人畏脅欲下。督取獎勵軍頭以雪大恥。(葉氏日記)

聞外傳者天津城已失守。宋慶陣亡。羅榮光亦陣亡。現在退至楊村之信。此外間傳否也。衙署沿津海關夾版火眾。棄據馬夫逃回前發夾版。言津中衙門皆洋人居住。無處可投。祇

可送回。以此看非傳言不實。前言可見不虛。果如此。是大局不可問也。又言退集楊村。實有其事。而各提督陣亡。子虛矣。或刻。馬差武弁傳榮相謀。命總署章京紹昌總辦顧鑒新於二十二日早隨袁相進內。有交辦事件。(石濤志)

大街上傳言更交民巷出一洋人。手指天而後指地。後自辨心口。作雙臂交搭之狀。中慈武衛軍及神機營各兵見其情狀似有言語。亦未敢開槍。洋人點手呼中兵。中兵臨近。洋人言是美國譯譯。要見總統。各兵將洋人解至董福祥處。問數語後解至榮總統行營。言外部有電議和。並有電報呈閱。(同上)

詔各務撫保護華商教士。廬辦亂民。(寶錄)

議裕祿天津失守。著革職查办。(同上)

是日又停止攻擊。慶王請各使臣往德國門暫住。(東國記)

六月二十二日壬辰 西七月十八日

有旨保護教堂教士。除戰事外。其殺斃洋人及焚毀房屋什物均俟查明辦理。蓋將易于之為玉皇矣。然彼族能否就竄。國民如何遣散。恐未易措手也。(博氏日記)

得署中知會。明日八點鐘宣徐兩相國接見。因衙門被燒。暫移北洋沿岸家街辦事處。得佩劍者。附示管士修書。洋兵猛攻北倉。適義桂超一軍自豫來。前後來擊。諸洋人無算。或云。夏辛酉之師。姑妄聽之。(華氏日記)

慶王嘉獎。袁祖。許景澄。趙詩魁。徐用儀。榮祿。王文

詔。進內回署。知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電報言。美外部與各國有聚論。各國推美國為領袖。現有英使臣電。請中國政府送至英館取回條。交外部。美國為領袖。以和大局。中國接此電後。將原電送英館。英館有復電。亦由山東轉發。美外部由伍大臣轉洋傳達。在京各使臣知此。亦請一文員到館會議大局。一切在內。王爺真許徐慶各堂王中堂榮中堂軍機大臣商酌。派章京文瑞本日三點鐘往英館見駐京各使臣。會議大局各事。並有給各使臣照會電。此刻電均由山東達上海轉達各外部。餘皆斷續不通。京內各使臣。大約未傷。如未傷者。此議有成意矣。看光景而論。洋人經濟實出中華之上。非輕動而能濟事。此亦人民大變亂之道。後變亦不敢露言。祇可隨筆記之。後章京文瑞帶馬差武衛軍等。由北御河橋至英館。接晤各國使臣者。內英賽使。法畢使。俄格使。美康使。義薩使。日齊使。和蘭貝使。餘有署使者。奧。德比。比實使。衆皆聚於英館。所談者皆事中重要。所問者皆事中要件。又問李中堂鴻章到否。李秉衡到否。宋慶是否在京。馬玉崑是否在京。城牆上中心台不肯退出。言後有照會有送不進者。可手持白旗高舉往送。不然往北堵門操統領亦可。或交張統領均可達本館。後文瑞回署。擬問答底一紙。帶內閣各堂議。(石濤志)

詔本月竟有偽義和團戕殺副都統慶恩家屬一案。當經該統率大臣查明將該偽義和團五人正法。乃聞尚有人號冤不已。竟

將慶復凌虐至甚。著該王大臣查明據托之匪徒，並賊船

是日便被擄後，始得外間消息。知教兵已由津來。（西巡記二）

俄軍在江東惡行焚毀。（西事記首）

六月二十三日癸巳 西七月十九日

翰林院借所城祖家衛正黃旗官學查點吉慶及私出京人員。余與大兄辰刻往。午刻，兩掌院先後到。掌院中坐，學士左右陪坐。諸司編檢庶吉士均次入，向上一揖。書列於冊而退。掌院加嚴。大到一百二十餘人。其私出者寓近畿府縣者，得信後皆陸續星馳還京。故除已告假歸人外，無一員不到者。考翰林院歸個。掌院不得爲掌官。讀誦編檢不得爲司官。（原注：惟辦事翰林八員，近於司官。）唱名過堂。冊硃加點。皆非制也。（柳氏日記）

周秉興已釋。天津停戰議和。（同上）
接保定許錫珍信。轉到黨電一紙。詢兩宮安否。如得函中消息。擬移電數語。加函仍寄錫珍。（同上）

辰刻至官學。同官均集。候至午刻。兩掌院始先後到。點名而散。實到百二十餘人。告假者不及二十人。詞臣無負朝廷矣。致慰有酒。復請云。八省督撫聯銜請補。國甚不願。難保無齷齪之禍。（葉氏日記）

法畢使來信。請將法館駐兵撤出。並有總署照會。所募者與現辦不符。有違公法。改語。慶耶賜過。批奏至中堂。因天晚

而帶回。又由內傳出英館要派兵護送買青菜一事。各掌商酌。買青菜恐生別事。不若由署置買送英館為是。後將此復信送去。（石濤志）

本日接楊協電一件。內是擬外部復前說國管內之語。中國所駐使臣及兵丁與他國兵民無傷。可效勞各項於中國。如有所傷。與大家不好啓口。現說民姦延各洲。不早收拾。恐後患將大。各外部亦不能如此待變矣。（同上）

再復七日城牆上大開一仗。中心台仍未斷復。看其勢以洋界算者。南北東西各路。防備城上加嚴。其實南御河橋水關。及城上中心台。皆洋人佔駐。實是此界大門也。出入淮軍火隨其便。內外兵勇皆不管。如同無人境界。人不解也。（同上）

前日外間傳曾更交民耗各使館皆被槍砲焚毀。昨據送西瓜馬差等看見。所燒毀者民房也。各外國使館皆未動。有二三處所傷。因槍砲所致也。（同上）
諭各省督撫擬保撫守事宜。（西巡記二）

六月二十四日甲午 西七月二十日

訪佩石。適廣經士自延慶州歸。亦來談。知延慶國產精。隨寓者時為凌負。（葉氏日記）

置買內庫青菜兩大車。拉往英館。送各國洋人食用。由總署發去後。又買小菜兩車。去六車送去。時兵勇屢見皆不服。意頗惱惱。余因晚歸家未在署住宿。（石濤志）

六月二十五日乙未 西七月二十一日

至大樹攔燒場一行。昔之肩摩賈。闢國難。悉變爲斷瓦
頽垣。無復彷徨之迹。顧之慨然。(韓氏日記)

予浙產來云。昌平得津郡發信。頗有風趣。我刺史先爲民
望。欲寄孥於房山縣之上方山。即靈居寺小西天也。其地去
昌平百餘里。道險不通車馬。吳厨來云。市口又決囚。男十
餘名。女工十餘口。亦白蓮教也。真不可究詰矣。譯者語余
云。是與基督教而一者也。又云。某處設陰魂陣。劖頭卒姑。
男女裸而交逐。以無願。神苦不能堪。嗟乎。吳厨之言宜
爾。——所望於麟翁也。忽悟中國之亡。亡於禍寃。亦亡於小
說。唐談子又悟得諺語。敢當有七蔽。蓋好忠不好學其蔽
也妄三句(葉氏日記)

余避暑稍遲。未能臨前半日笑談。所以未記。晚間國民因大
內送各外國物件。皆不服。恐與外國和約。將圓案制服。並
因西有阜城總辦三門。准義和團出。不准入。剪髮甚嚴。各
廟皆要敬禮。又不肯釋教。其心不可意度。大有叛逆不道之
意矣。請轉問堵。亦均以諱語戒之。衆皆粗人。然能知諱。
此亦大意大數。不可洩漏闊節。其實眼前明露。衆生不解。
東猜西論。惑惑愈遠。毫厘千里之謬也。(石濤志)

八月二十六日丙申 西七月二十二日
一路季民繕築。不下千餘人。服飾詭異。神色狂悖。見此氣
象。知禍不遠矣。(韓氏日記)

皇上三旬萬壽令節。病不克祝報。(葉氏日記)

是日帝三旬萬壽。東華門不啓。羣臣皆入神武門。冠裳畢
落。儻成朝儀。(崇錄二二)

黑龍江大百里電。俄大屠決變。船載兵丁尙砲開仗。海山派
兵接仗。擊斃俄統領一人。兵無數。敗退。我軍亦有傷亡。然
無幾。嚴防各路來兵。楊德在外部亦大受驚恐。萬難之狀。
不可聞問。(石濤志)

茲聞總稅務司自盡。昨去一兩間諜。今據其復函云。於五月
二十四日帶同裴佑副稅司歐敦智各眷屬等赴英館避難。除郵
政總辦被砲傷故。各口稅受重傷二人外。餘尚尚在英館。現
患病症。未能照常辦事。並出京諸多爲難。車輛不能僱傭。
請中國襄助。急四十餘年情誼之意。可見外間傳聞之誤矣。
晚間入新達大雨傾盆。雷電交加。一夜三四作。大獲甘霖。
雨前大熱。(同上)

太后送西瓜至使館。(西遊記二)

俄軍六千名徵渡黑河。(西遊記首)

友人談及。十七日津郡失守。洋兵僅數十人。先數日有偽圓
民數十人。每大棺七八具。入南閣。問者認其人。無一詭聲
詰。棺內所貯皆炸藥也。(原注。向來棺木無無放入城者。
況軍務時乎。即昇者爲義和團。此棺胡爲乎來。獨不當查究
乎。城內一無布設及守者之疏如此。) 擇城內墳野埋之。十

七晚。洋兵至城外。放排炮。城內炸藥發。其聲震天。地。它民不至所為。相率亂竄。僞國民即新南關。納洋兵。城遂破。安撫商民。人與一小白旗。又鬼冠一。令盤窮戴之。按名收入稅。遇官員公館。則入而搜掠。還使楊宗灑天津道方恭到天津府縣。皆棄城遁。候補官未及出城者。往往服東衣冠。赴職役。是役也。督臣僅革職留任。餘守土官皆置不問。國法安在哉。(傅氏日記)

早仍雨。而無閃電。晚接諭電報五件。皆各處戰事告急之語也。午後天晴。忽東安門有義和團五六百人聚門。出入皆搜查。稍次差使。均不放行。平人皆不准出入。前日傳言宋慶等附亡。皆無其事。宋慶駐紮北倉。馬士宣駐紮小站。餘皆扼要各要隘。(石浦志)

袁親王第三項。謂嚴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教危險。所劫發徐佩剛致趙舒鈞啓秀裕齋禪祥電密。〔參見記〕

六月二十八日戊戌 西七月二十四日

經士來。欲爲不速之賓。適購書歸。欣然留客。即爲掃拂。日晡。詔臣曰昌平歸。亦過此久談。丁衛甫毛寶君丁春雲三同年。皆貢錄宋祝師善調。拂拂而去。實避難也。襄平盛怒。先移文宋帥。知未赴營。即召軍機處總銜衛甫記名。先聞缺聽候審辦。又移文各署。私自出京之司員。皆照此辦理。再轉云。翰林院尙無逋亡。應奉府實缺即有出京者。至二刑二部則有如亞飯三飯四飯之差。幾於胥部一空矣。經

士述其掌官悉得奏司空之旨曰。子母恩。神許我殺鬼子矣。安有神而失言者乎。又云。前日國民擁一人。鞋底藏利鉗。以爲白蓮教。設國防局。自認小錯兒。國練大臣李王榮濬不能詰。請神訊。先一團神降云。俺周倉也。其人可殺。遞取刀來。族又一團亦神降。自稱鴻鈞老祖。力辨爲善類。且撫其頭曰神有頭在。可保也。張曉九侍御在旁笑且怒。然終不敢置一詞。又云。莊邸之勃立豫南也。亦據神言定讞。赫赫明

明。日監在茲矣。順書云。國民殺西醫學堂得一駁然而僵者。以爲人體也。大譯。既而知爲蠍人。前月殲仲告余云。某頭相能被焚。搜出廣東鮮荔枝。傳聞以爲挖人眼珠。莫不皆製蠍指。而不知其甘美可食也。見蠍跡諸馬臍背。今日之冤。

市虎訛言十有八九。(葉氏日記)

由內逃出當六件。德美英俄等均言並未失和。因何而不保證使臣欽差。而上諭國電。皆言保證。奉出兩校。請責署明白示知。據言欽差使雖報害。署內有參贊總辦等官。請移交。或別國代辦。英法俄美均可。此電均由山東巡撫轉來。又言西什庫逼攻三日。今第二日矣。東安門仍然盤查出入。國家更加人多。均是乾字。傳因攻西什庫。東安門嚴防也。西什庫如此辦。東交民巷又如是。以友邦禮敬之。不知是何意見。亦不知有何妙理。今人不解。現在各外部衆有怒目橫視之意。大譯。大局。大變。大亂。大劫。此六大也。現在中國駐各國出使大臣均照常辦事。往反發電。均由山東

遜撫章世凱轉來。(石濱志)

六月二十九日己亥 西七月二十五日

國民遁日攻西什庫。不能損其一株一瓦。而國民死者三十餘人。朝命遣赴前敵。國民各有家業。不肯行。又太半皆游手無賴之徒。惟以挾掠殺人爲事。見洋兵則潰逃。徒足害事耳。

(陳氏日記)

駐軍三千人。長驅至二千人。赴津通駐軍。國民不肯行。(同上)

二十九日東歸右鴻和局。以戰事對。(葉氏日記)

天大晴。極熱。令人避氣。又接各公使大臣摺電李盛鑑江海

開余務元等電。皆言外部鴻明實信。中國發各外部電。連繩

被訛。現各外部均有回電詢問實在因由。請速為示知等語。

此後當由內發山東保定六百里矣。此刻有說電探測。致六

百里至山東保定等處發速各外報。城內英使所聞者。不解數

端。今有復電使信。附一節略言。保護在京是常住。保護雖

遇。送至天津暫避者道路上由通州無非兩日可達。是暫時。

可用多兵兩岸相爲保護。不致生事。各國使臣在京在津。皆

同一夢。和局轉頭。商討事件。文信可通。津離京不遠。一

日可達。與友匪無傷。無非因亂民多防不甚防。稍有不道。

何堪收穫。匪情看友匪之理也。英國舊外交部各大臣。現在佔我

砲台。據我津浦。傷我兵民。責大臣作何言語。作何答覆。

亦望速告早至。再各責大臣將切責出京日期早當覆復。以便

預備食物船支諸事。午刻發訖矣。(石濱志)

又聽外間傳言。天津城內土平矣。洋人以手作拳比試。如是拳民則殺之。見廟則燒之。官員兵工亦殺之。良民開放之不殺。除此一項。不能還鄉。城內血流。足入可沒。房屋尙署。皆坍塌一空。有炮炸而倒。有拆毀而平。皆洋人所爲也。大沽洋人聚穴也。外來洋兵。不知粗精多少。所不能進口者。輪船水淺。非小火輪拖帶民船。不能進口。余今日回家。擬明日進署。(同上)

李秉衡至自江南。召見。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發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庚信錄)

七月初一日庚子 西七月二十六日

李督師秉衡到京。詔統率武衛全軍及陳澤發等名營。(陳氏日記)

聞官兵有退守楊村之說。未知確否。然未第無子藥。僅保

空鎗彈敵。誠恐不能支持耳。(同上)

大兄又入署接見。時勢如此。僅遞手數十編檢。遂爲宰相輕

論乎。又聞庶常館大牒。十分認真。明末闖賊將薄都城。而

庶常館大牒猶未散。聞警倉猝四散。古今母乃一轍。(同上)

清江車價大錢。(原注。每車價錢四十金。)王先生將出京。

贈以銀錢三十二金。(同上)

昨日傳知館吏今日堂期伺候。東華門道尚梗。由西長安門進。

(葉氏日記)

天氣大熱。余進署實在熱極。非有除處不能行走。署內又預備西瓜兩車。冰塊二百四十方。白麪二三千斤。總稅務司總僕亦有一分。余在家聽各親戚鄰家傳言。金刀聖母到京。是由南西門外接來。打西什庫。此人大約四十以內。座二人抬小椅子。兩旁均有國民護送者二百餘人。進順治門北行去也。詳細追索。城內各搶子所傷者。實在不少。到底皆有。有醫治得活者。亦有治不得活者。誤傷定數也。(石溝志)

案庚鑾略載送白麪及瓜菜於初二日。蓋誤。

聯軍在津督署內。設立都統衙門。暫行管理津都城廟內外地

方事務。(津事下。泰國記上)

案李繼福記載比事言城陷後。津事稱在七月初間。始繫於比。

七月初二日辛丑 西七月二十七日

東經士。借閱烏平山水記一冊。倚枕閱之。前在州中閱羅子口發教民十餘家。其地通黃花鎮。即十口之一也。(葉氏日記)

早大晴。後漸有陰雲。驟霧夾陰。天熱亦中常。余因昨天熱。路上無風。至署受其感。頭痛作燒。應重要處。少嘗不寧。非服藥不可。收電四五件。呂使署總外部商究竟誰秉國政。望實告之。兼曉京師。不勝悲憤。又外部以不准發密電者。此中大有可慮也。生疑心也。揣度大局。天文算學測量。此皆平日常技。如今竟盲過而不明。亦天意也。本署

王幕中堂及各官員與各議辦商量。在議室門外設公所一處。

電報章京二人。文案二人。構造屋。學生四人。辦寫編輯。均定有准班。不得不到。頭班子就增平添臣屬之差遣。信之。

一二班無臣子清貧則保之。原係八人。內有黨子賴頤與凌彌

半分電。今之輪班選內。萬不可缺少一人。不可不到誤差。電掌子拍回家。暗中有逃走之象。凌彌頤事向南不在京。如今無人願承此差。大家酌量。毋庸回堂。就此四人輪流。每人多當二次。月中將口分勻分。每人多分三兩。此不算代班。以廳差不誤事也。候本人回署。亦可無碍。並且不回明據辦也。(石溝志)

論：「李秉衡清摺辦武衛軍務。所有張春發陳澤霖吳本基夏辛酉四營。均歸該大臣節制。」(泰國記上一〇)

七月初三日壬寅 西七月二十八日

李繼福到京。召對兩次矣。宣室前席之詞。宗室安危所繫。以一函詔取石。云聞與八省督撫公疏若合符節。又聞面折榮公。極中肯綮。(葉氏日記)

諸事照常。聞本署官許景澄袁昶皆有交刑部之語。進內回署談及。葉已奉殊諭。戶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召見時任意妄奏。辦理洋務。各存私心。離間之語。有不忍言者。著即正法。以儆官邪。而肅群僚等因。當日刑部預備一切。解赴順治門外升天矣。臨時二人均換布靴葛布袍。待刑後。將頭縊好入棺。待刑者。飽餐而歸也。傳言二人有通俄

旁人無密信。被路上人留住。呈於大內。此言不知確否。是

晚余未在署值班。(石濤志)

蘇州天生堂藏本。(西遊記五)

七月初四日癸卯 西七月二十九日

大清遣馬弁押行李由東遠達清江浦。三先生附伴而行。清長

子登場。(葉氏日記)

發史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坐辦理洋務。各存私心。苟言亂政。語多難問。大不敬也。(原注。昨日始下獄。)

刑部未過堂。(同上)

晨起見殊惡。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驟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遙召對。任意妄奏。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從嚴處治。何以整飭群僚。許景澄袁昶皆善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真在愚盡。不覺欷愴流歎歎。許君深觀面之微。重黎明采文也。莫須有之歟。後世自有公論。無待余之類冤。

臨師之遠。風霜雨露。至疲憊而大勞。至兩君而清流之禡焉安。嘗鳴鑼殊矣。可以出西門矣。佩鑼而來。即作書訂明日

同撰坡生龍王廟。(葉氏日記)

余仕家。聞外間傳言語最多。時不及聽。就夢間官犯。不止數人。究未見確信實事。本日余亦未進署。往各處被洋槍彈打死者。數不及記。又確有金刀取母進京。往看者見大約四十内外婦人。傷形相。青布裙。頭上頭髮綁一圓頂。又非時

隸圓頭。坐四人小椅子。前後二百餘人義和團殺過。往西什庫去矣。(石濤志)

案金刀聖母進京口見初一日日記。此蓋萬國軍記。惟以前後互有詳略。並為存實故。亦重錄之。

七月初五日甲辰 西七月三十日

詔西市又有非常舉動。相面失色。探之不確。(葉氏日記)黎明暗不止。風颶來。見余病狀。知不能北征。請先出城相度。歸後以函來云。所賈之據。大殿西廊尚有北房三間。可為臥室。及與人起居之所。(葉氏日記)

余遂著道服。見英使來函。問北營及本使館均有人仍以槍砲攻擊。不知究係何人。照此情形。保障客使出京能否。並以何法保護。請曉以示知。再議夾單。再保護出京一層。係以何法。有何衛兵。河路有何保護實在密法。請速將明白示知。再擇商議。(石濤志)

又余記黑龍江將軍來文。內謂所見俄兵數兵數。數一俄國。先見輪船一支。大搖船一。不知兵多少。又於五月三十一。兵船一。大搖船一。載步兵五百。往旅順。六月初五日撫明。火輪一支。載兵步騎五百餘人。往海參威。六月初六日。兵輪一支。大搖船三支。步兵八百餘人。往旅順口海參威。以上俄兵輪共九支。載兵一千八百餘名。各外部重擊於心。切齒痛恨者。數不及記。又確有金刀取母進京。往看者見大約四十

洋兵與官兵在北路某處大戰。洋兵敗回。勢甚狼狽。(津事)

己月初六日乙巳 西七月三十日

清兵趁早涼拂被出遼勝門。先至驍書同等處。報後即赴莊王廟。寺僧出迎。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其地在一高阜上。所居三椽。施築爽潔。殿庭雜莳花木。大廳一基。金魚十餘頭。明窗淨几。位置不俗。殊不似其屬人。耽泊齊赴延慶州。停轡於高升店。來談。面目儼然。失其常度。士大夫之範至此。可憐可歎。(葉氏日記)

天氣仍熱。外間言天津各團衆閉城炮者。說只說。聽猶聽。馬玉良指揮各團前敵打仗。有進無退。中間真衛軍。前圓進有敵槍所傷。稍退勇兩旁一分。大砲開矣。各團衆皆赴鬼門關閉城跑去者。大內各邸堂與各掌書語。京東及天津一炮可打四千餘人。因地顯得手。西什庫則不能者。地勢也。看此光景。裏外皆火打圍匪。此半撫半勦之道露出。京城各門有令。准出不准入。實情不虛。由京調出者無日無之。皆以跨龍騎虎之辭。出京師即刺殺之。天津教民不必言。官軍一見亦殺奪盡。各將官員而殺之。無有持兵器而不殺圓衆者。教民有十字。除廟內則無人見之。奉民無不看出。頭上有種頭一印。因襲頭日長。頂上一疤立見。即將身上各紅繩紅帶拋去。衣上因天熱而染有痕跡。除去衣。身上前後皆有掛刀白道。大汗黃案。皆看得到。此非十字可比矣。亦劫數天變也。非輕談也。現莊王有交任一語。隨著掌管轄。掌管門有

將參民不願爲圓編列隊伍之難。可見此頃不久矣。李秉衡見國亦殺之。此亦天執也。(石濤志)

今越種復函。收到物件四包。所說轉送洋關各官亦發託。並轉山西。各使臣發外部平安電。各使總報。恐各外部不能信。切實二級。外部必悉。衆各使請轉發外部電。早發一日。則早出一日報。迅速轉發爲感。再出京一事。中國保護感不能實在得力。請將如何實力保護。切實明白示知。再進內轉寫進呈電報。因內廷收電甚多。夜間亦到電。仍不能速進呈。改爲白天四人進內。晚留二人住宿於大內。章京學生亦住宿。可無誤矣。外間來電稱內諭言。切署中諭寫妥亦帶內訂送。(石濤志)

關軍一萬六千人由津赴京。(西遊記三)

七月初七日丙午 西八月二日

關庫抄。吉林將軍長順疏。以奉民荒蕪之學。形諸變稿。迷離惝恍。如讀小說。然吉林兵力過單。深覺可慮。(葉氏日記)

關軍以兵護各國公使往天津。(本紀)

早余赴大內陸宗門外大公所領電報班。到班後。大膳房備辦飯食。尙堪用。蘿蔔新鮮白米飯。地處窄小。大熱。咬人蚊蟲諸物五行俱全。苦難言狀。電報寫字不多。無處可洗漱。本日電亦不多。(石濤志)

七月初八日丁未 西八月三日

余在大內值班。接有俄國出使楊大臣電。內閣六條。皆言因何事開衅。皆俄國君問。因何不許京內各使發密電。爲何不將各使送出京。既有交誼。爲何不明言開衅之由。雖如此類六條。臣大臣言。據外部不收國書。亦如前。楊大臣言。並有克使被戕不言講明白。賄情訛報。焉能收。此國書之語。後至午後三點。余下班至署。(石濤志)

七月初九日庚申 西八月四日

午後經士自延慶州來。叩門請見。形色張皇。詢之。知以前此出彰義門爲撫民劫持。莊邸頭首出爲解圍。未有以報。今復當責。余曰子非教民。何擇之有。盜賊見餉而喜。豈患無術以制之邪。聞邵敏李端遇幾奪更左。徐承煥兼署禮左南北移蹻。卒不可破。惟但聞人不堪作相和。(葉氏日記)

妾有羅大臣電。比國國君被戕。不知何人有此暴力也。又接

出使大臣李盛德電。請逐出天津洋兵。各洋兵聚集天津者。

皆在繁竹林內。嚴加防備。非令其出界。不能通暢。現聞天津停戰。洋人各避匿之。現因中國兵艦難得手。各路兵勇亦

棄集津浦。大沽亦不久可復矣。又接海參威委員領事官李家

鑑電。俄國所進兵隊。皆沿海築設海綫。陸路電綫。隨鋪路修。隨修隨進。均按中華華匪所拆之道修復。隨機人修。俄

人管通消息。進兵隊皆迅速無阻無碍矣。現在義和拳至此。無神余天命可延。聞各路兵及莊王榮相率軍門各統兵大臣皆設密法收擋國家。有不受撫者。均逼至各處攻打前敵。少有

退縮。迎以大砲。一砲休矣。升大矣。實寡半撫半勦之法。又出令及龍票。龍票者。即是軍營軍法章程條規。有不遵冒犯之徒。按軍法懲治。內外收擋有犯即殺。各路均有密令。又聞董軍有令箭。各門關道口而設。不准兵勇無故散行。非有公幹。不得出入。無持簽者不得擅自便行。無論何營何處。兵勇皆然。祇要是兵勇。皆按此令行。是吃軍營糧米者。不能不遵此令。再海口各國皆有輪船。戰兵不進者。均因海續未造齊。鐵道不通。進退不速之故。如道路信音互通。決不能照此時滯銷。此外大局大政。所以持之不苟。正重其慎重。小心其若敬。無一虛不三思。三思後九思也。因有失國之患不可勝言一星也。(石濤志)

七月初十日己酉 西八月五日

英館後屋終夜受攻。(拳禦記上)

是日以後使館界戰事復烈。(拳事二)

七月十一日庚戌 西八月六日

朱升來持到氣憤一函。知津沽中外之師。以運河爲藩籬。李鑑帥已請諒出京。耶日赴前敵。(葉氏日記)

聯軍擊軍大勝於北倉。(西遊記三)

七月十二日辛亥 西八月七日

昨解禁兩云。李鑑帥奏聯部院各員有王梅等馬續生王澤雲。兩王君皆督學中百折不回者。鑑帥方略。於此可見。(葉氏

日記)

李秉衡至奉天暫避出京。(西巡記三)

轎車取馬車。馬主賣駕駕。裕祿中砲受傷卒。(同上)

七月十三日壬子 西八月八日

史輔堂期庄魯第門後門。自東華門入。甫下車。見康生前輩。古廟同年。知北倉無大醫。在館中晤王凌東云。洋兵有禦紀序。載我遷道之說。皆是撓兜之計。然未必如是持重也。(葉氏日記)

李秉衡等行抵馬頭村。(西巡記三)

諭李鴻章爲全權大臣。電商外國。先行停戰。(葉氏)

七月十四日癸丑 西八月九日

惠石雨來云。十二日楊樹失守。裕祿軍自裁。宋馬所軍退駐寧村。處。遠深矣。非吾輩熟中時矣。夜無後驛書來。惟遺兒十餘人。橫行入座。此老壯心未已也。(葉氏日記)

李秉衡抵河西務。(西巡記三)

七月十五日甲寅 西八月十日

遣李秉衡至城。歸以復書來。又得陳繼南報。以云。出城容易進城難。事急當至篤正善處充救醫先生。又云。浙之衢州。次之徐州。土匪群起。衢已陷兩郡邑。又云。旅順一帶稟糧。幸夏海盜者爲敵騎所至。又云。十二日有旨授合肥全總大臣。又云。已電各國停戰。如能耐心十日。或有轉機。孟午到高見訪未值。留一函而去。亦望合肥如望歲。又云。有旨催李秉衡赴前敵。其麾下張春發夏辛酉兩軍皆勁旅。但

新到喘息未定耳。不知此次外人所要求者。必在割地償款通商之外。彼可出諸口。而合肥不能達之。政府雖擬全權之名。徒託空言耳。代當轉設身處地。如鼠入牛角。竟無轉圜之法。(葉氏日記)

李秉衡夏辛酉是日辰刻在河西務遙西八里遙仙廟與洋兵接仗。至酉初始退。(西巡記三)

七月十六日乙卯 西八月十一日

午後憲率正帆宿伯雅處請允。余等決行止。示以各人盡守方寸。切莫自驚自恐。(葉氏日記)

聞洋兵已逼張家灣。宮軍潰敗。車駕已決西幸。點派隨扈留守各員。是夜心中憂危。不能安寐。(同上)

午後餵鷄姑其客劉映南(崑山人)並携兩子誦範希賓來云。顧治問已閉。自西便門出。途中行人絕跡。乘車出者。營勇見即要而奪之。朱輪華輶。頌首奉命。余虎恩新募一軍。駐才盛館。宣武門大街飛彈如流星。校場胡同已有途人被擊。確。禍不遠矣。此地亦未可久居。命奴子雇車至昌平不可得。(葉氏日記)

是日李秉衡夏辛酉在馬頭擊敗。聯軍抵河西務。(西巡記三)

七月十七日丙辰 西八月十二日

陰雨。氣象愁慘。正陽崇文宣武及外城門均閉。惟留廣寧一門。容單身人出入。大街潰兵。自東而西。行旅負包出城者如繩。傳聞大鶴已於五點鐘啓鑼。余八口俱寄危城。惟開門如繩。傳聞大鶴已於五點鐘啓鑼。余八口俱寄危城。惟開門

加鎖。謹待命數而已。然不得內城真消息。步訪田美堂（原注。王廣。齊夏納。領武衛後軍）景旭林久談。亦相對茫然。

（韓氏日記）

申刻。發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鄭元於西市。徐聯均係今日就逮。不知所坐何事。（原注。後見證旨。徐坐辦理洋務。貽惠甚深。立聯皆坐離間）。（同前）

午後歸漢勇北來。乘甲曳兵。充勦察屋。皆晉威新軍也。商民罷市。車駕爲之一空。據云。潞河已不守。函詢諭書。則云此軍至通州。聞槍聲即渡。實未嘗遇敵。夏辛酉一軍。方有捷音。洋兵安得長驅直入乎。嗟乎。此其所以爲驛書之言歟。聞徐小雲楊豫兩尚書聯仙薦閩粵皆斬於西市。前月二十日召見群臣。三公與許袁兩君主和議。廷爭甚力。皇上執許侍郎手痛哭。諸諸因爲所制。今日遂無噍類矣。強敵在境。先修私怨。嗚呼。痛哉。（葉氏日記）

李秉衡在通州張家灘自盡。（西巡記四）

中俄兩軍戰於北大嶺。副都統鳳翔陣亡。（同上。奉寧三）

七月十八日丁巳 西八月十三日

周先生大母黎明單車就道。附譯文老之便赴清江。（韓氏日記）

管兵到處捉車。持刀砍京官之門。市肆皆閉門。（同上）

總務門不啓鎖。城中消息隔絕不通。但見漢勇三五成羣。不絕於道。掠之物。即在道旁捕擇售賣。余告佩猶此時不

走。更待何時。奴子往催車仍不得。最後在橋房得一兩人精帳。即發引之魂與也。索直六金。笑而允之。甫還定。即請益。知其不願行。聞議書有一車。函往借乘。約送至沙河即歸。未得請。且云。日內並無客等。何必汲汲。此老撈查不滅剛啓諸公。只不復再與函解。安步當車。二十里至青河。或有小舖短雇。即促奴子來裝。（紫氏日記）

華兵終日開砲。慶王函請而商急兵事。時既晴。華鎧更密。聽鑼雷動。西兵統帶竦勃羅恩受彈死。（參禍記上）

聯軍抵通州。（西巡記三）

七月十九日戊午 西八月十四日

是日尚有京報。（韓氏日記）

米麪菜頭。皆無買處。（同上）

季超報金來。知洋兵並未北還。前日乃演兵口傳。恫喝居民。以達其沿途搜掠之計。恩翼長祥據以入告。遂驚宮禁。（原注。或云官兵搜勝仗。將洋兵騙回天津。）（同上）

督師李秉衡在通州吞金自盡。隨員王繼修廷杖殺河死之。葬葬通州東牆外。（同上）

車馬暫留。派大學士李鴻章鴻臚等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湖廣總督張之洞爲二等全權大臣。在上海與各國公使談和。人心略定。惟城門畫局。市肆皆閉。（同上）

東城錦砲之勝。徹夜不絕。（原注。豈知此即洋兵入犯。而通國之人皆不知。奇哉。）（同上）

淮海父子凌晨先發。余待至巳刻。調雷為支得一薄笨車。價四金。時德勝門難開。開西直門尚可進。即命吳升鑽廄。並以一紙驗示。令兩人居守。吳升隨余北征。赤日高張。

炎威如火。道旁有賣故倭瓜。見即取之。如故瓊瑩。車行甚駛。日卓午即追及淮海於青河。同至沙河尖。郵店皆為逃勇所佔。求一餐不可得。即騎單行。未至昌平南關。天驟陰晦。

雷轔股脰。旋微雨沾衣。四顧無居人。惟恐不得便止。顧御者曰車騎之車騎之。及至城門。雨勢漸急。到廣則滂沱如注矣。老妻相見慘劣云。此間知通州已陷。警報頻至。望眼欲穿矣。(葉氏日記)

各國聯軍逼京師。向城開砲。定於堅最各認地段進攻。(東

華錄一六〇。西遊記三)

七月二十日己未 西八月十五日

一日聞敵炮聲。探係通州賣家園洋人殺民上竄。迫廣渠門。官兵乘城擊之。又謂有兵犯保定。傍晚有大隊回兵入城。

駐衆天壇。形狀詭異。衣服大類洋兵。民皆惶惑。(韓氏日記)

燈下備檢夏峯語錄(中州名賢集)。讀之愁慙。閉目甚深。(原注。洋兵已破京城。而余尙憮憮坐看書。幾於不知世外事。唉。真亘古以來未有之奇也。二十八日補注。(同上)有人自都門來云。東便門齊化門外洋兵前驅已至。聞者皆疑信參半。國民猶招搖於市。(葉氏日記)

是日晨二時東直門朝陽門一帶。砲聲不絕。午後二時半。印度兵先至京。夷兵自廣渠門東便三門入城。(華事二)庚

國記。庚變記)

七月二十一日庚申 西八月十六日

天險慘不開。黎明。東城離民。携老挈幼。相率啼哭南奔。始知洋兵已於昨日三點鐘由廣渠門拔鬪而入。官軍大潰。西出廣渠門。所見回兵。即印度兵也。正陽門未開。洋兵整隊而入。滿城皆烽各國旗。向空鳴空砲數聲。余於此時。生死置之外。惟繫念皇太后皇上。不知安危如何。城內生靈。爲蟲爲沙。不知是何景象。慘涕者久之。午後炮聲頓寂。或云

(原注。王登城相見。已降敵矣。傍號街衝貼五城安民告示。指。格殺勿論。拿送到城。立即正法。)人心稍定。季超丈仍來談。相對如故常。惟回憶舞臺之中都城失守。殊可笑耳。(韓氏日記)

午後靜坐澄齋。臨窗披書三百餘字。自首至尾。精神無一毫散。自卜或有生機。(同上)

午後訪佩鵠。見一人哭於道。詢之。昨夜洋兵攻齊化門。使館出禦之虎鼓擂擊之。炮聲天作。火光燭天。棄其妻子。隻身徒步至此。嗟乎。小臣早知有今日矣。旋聞廣渠門開而來。城外已十室九空。昌平無北門。東西南三門皆閉。東西二門並關土塞之。城中雖有武弁。無兵無械。相顧失措。參

將先乘夜逃出。日晡。天大雷雨。燭勇靈廟者皆乘梯而登。南街一帶。首當其衝。立刻大震。居民皆閉戶不敢出。但聞槍聲四起。連珠不絕。幸半雲階方伯統馳隊百餘人駐此。稍昌道英觀察與有憑。諸其彈壓。即列隊而出。擒斃六七人。始竄去。州牧葉君號訪白。安徽人。老病頹唐。不發一謀。先去以爲民望。岑方伯亦拔隊至居庸關。人心愈形慌亂。久高亦於夜半逃其眷屬往北山。狼狽登車。余以一身外無長物。黑夜疲途。去將安適。高臥不起。(葉氏日記)

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移靈。出靈鰲門。駐園。旋如太原。行在貢市。(東華錄二六〇。本記)是日午前三時半孝欽后及德宗由神武門出宮出靈鰲門至頤和園。(景善日記)

是日天未明太后乃宵衣徒步。涕泣而出。髮不及簪。上素服及后隨之。王公士民四出送靈。城中火起。一夕數驚。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學詔舉軍之亂。燒盜乘之。幽涼一空。無得免者。坊市猶然。孤煙晝出。向之驅肩擊轂者。如行虛墓間矣。(京津略)

七月二十二日辛酉 西八月十七日

黎明。韓克齋狼狽而來。謂東城已爲洋兵大掠。聞之不免戒心。午前喧傳洋人查戶口。京城西南(原注。西珠市口以西。西抵彰義門大街以南。南抵永定南西門)俱歸美界。而沿河沿獨無一人來。居民私相慶幸。(佩氏日記)

晉軍甫飽餐。武衛軍又至。土匪齊之郊導。挨戶傾筐倒籃。散賣之家。無一倖免。余所居在秦巷中。蓋高臺徑。白板對屏。黯然無色。尙無破闕而入者。自牆缺探首下覘。人聲鼎沸。負載於道。往來擾攘。(葉氏日記)

日法兩國兵來救北堂。入西華門。與匪戰。計北堂被圍二月餘。至是圍解。(禍教記)

美步兵奔東南門。砲擊宮門。破之。聯軍佔領宮城。(夷園記事二)

是日后帝駐岱道。(西巡記三)

洋人入城。初尚安貼。居民以爲可安堵不遷。至次日洋兵大肆搜掠。土匪乘之而起。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其中唯北城稍安。是日本占領。首先安民。大則美占前門外西南隅。捨掠稍輕。印度占龍門外東南隅。人皆懼縮。尚屬寡與。餘則搜掠甚嚴。然終不妄殺一人。後總兵入。占前三門外。又遷搜括。各國駐京官兵奮戰。辦理設立巡捕事務。定通行章程。嚴徵則。(京津略)

各國軍前臨分理管城。由朝陽門至府城。劃一直線。俄法據其東。英美理其西。日本理其北。各設民政廳。管理民事。劃分地區保。由朝陽門內大街之北。西至地安門東。北至城根屬日本。朝陽門內大街之南。西至東四牌樓大街之東。南至崇文門城根屬俄國。東西牌樓南大街之西。西至西大街之東。南至南城根屬英國。西市之南大街之西。西至東豐城

根。南至崇長安街屬義國。以上東城。西直門大街之北。至城根。東至新街口之南。毛家齋北莊王府爲界。大街東西皆屬日本。東北至炮安門亦然。西直門大街之南。阜成門內大街之北。當街廟之南。至西牌樓北大街之西。至城根。皆屬義國。當街廟大街之東。南至西單牌樓北。東至西皇城根。屬法國。西四牌樓大街西至阜城門城根。正路之南。西四牌樓大街南至宣武門城根。兩路之西屬英國。西單牌樓之南兩路之東。南至宣武門城根。東至前門內。至西長安街西交民巷屬美國管轄。以上西城。東安門內以大街爲界。其南歸英。其北至東三座門歸日。東三座門之北。至地安門之東歸德。西華門之南歸美。西華門外之北至西板橋歸義。西安門之南歸法。西安門之北至地安門內之西歸俄。以上皇城內。正陽門外以大衛爲界。由珠市口至廣安門亦以大衛爲界。其南歸美。其北歸德。正陽門外大街之東。至崇文門外之西。北皆至城根屬法。崇文門外大街之東至東城根。南北亦至城根歸英。以上外城。(時事雜誌)

陳蓮等奏：「自七月二十一日洋兵入城以後。居民遷徙。市肆一空。前三門外英美德三國洋兵分段駐紮。持爲警備。加以商販不通。米糧缺乏。百萬遺棄。嗷嗷待哺。正在萬分焦急。適慶親王臣奕劻。率旨回京。便宜行事。與總稅務司赫德開通市面。函令臣等與赫德晤商一切。并准邊安實商人。婉轉勸導。俾往領還。案已查明臣奕劻核定在案。所幸

今秋近畿一帶。年歲尚稱豐稔。目下米穀雜糧謀薪食物賑運入城。絡繹不絕。糧價亦競。民心稍安。旋有五城紳士稟明臣奕劻。准由赫德於美國駐兵處所暫立公所。辦理交涉等事。知照到城。亦設辦事公所於中城地面中正義學。酌留原有精良。配穿中國號衣。謹給口糧。認領巡查。至於地方應辦一切事宜由臣等酌量辦理。但五城地面貧民本多。往年賴有粥廠收養。今則米石無處可領。若不早爲設法。不足以廣皇仁。現經臣奕劻與日本官兵譯商收閱倉米數處。由順天府會同臣等分派煮粥散放。現在英美洋兵暫駐處所居民還定安集。市面漸復舊觀。中城總勇局。失爲美兵佔據。現亦收回。惟總兵駐某地段。尚有疑擾情事。甫經紳士聯名該開各段兵官。暫設公所搜捕。將來或可一律安堵。所有各種軍公所均由臣等稽查。勿令擾民。而歸劃一。俟各國退兵後。即行裁撤。以節經費。」(陳氏奏稿)

七月二十三日壬戌 西八月十八日

有洋兵游行於巷間。入人家掠財物。民始不安。自此日至二十八日。吉凶之情瞬息百變。或言太后西幸。皇上實留宮中。二十一日午刻。已御大清門下。與洋使相見。仍歸和好。二十三定草議。二十五日簽字立約。或云二十八草議。初三立約。或云全權大臣李鴻章到京。議款和約凡四條。(原注。或云六條八條。)洋兵即撤出城。或云兩宮均已西幸留守無人。都城將淪爲左祇。或云宗廟被燬。各衙署王府皆焚。

而西南一帶。則標貼美國告示云。據該國暫時管轄。禁止華

民商旅。遭人囚禁。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獨民之被擄。店舖燒者。數日而燬。燬及各店市肆。皆不開門。余處幸無兩月燬。巷中間有賣菜蔬者。賴免於燬。洋兵竄入民居。搜索財物。乃至翻地燒屋以尋之。濱家河沿尚有二十餘家。無一免者。余至心感廟王廟本行集經。叩禮號聖祖。求免罪

災。而洋兵竟無一人入香門者。豈至誠所感格歟。抑余平生事事吃虧。不敢絲毫損人和已。幸爲天所憐。無灾。且感且懼。季超丈禹說金問日必來。有時抵掌劇談。忘此身同在厄難中也。(柳氏日記)

續與陸續北去。土民發拾殘濟。寸絲半粟。幾無孑遺。午後久高聲狼狽雲。同行者以慢藏被劫。久高只失其車駕。……廬座主一僕來云。歸微服出城。將至昌平。暮歸驚訝五。……時出門尚戒嚴。踰牆往謁。執手慰勞。始知鄉二十夜子刻徒步出西直門。王中堂始一騎兩僕戒之行。

續欲剪頭。被高梁中三日。聞關始達此。失去一小僧。……聞慶太后皇上只微服出走。駐蹕貢市。(葉氏日記)是日后帝駐懷來。(西巡記三)

七月二十四日癸亥 西八月十九日

歸奏州牧回城。出示安民。禁止掠奪。人心稍定。(葉氏日記)

是日帝駐湖城。(華變記上)

七月二十五日甲子 西八月二十日

見孫子鈞吏部。亦自都中逃出。告知成陽之火。三日未熄。王侯邸第。被劫一空。巨室奔逃。至有不及衣履者。撲兒竟婦。裸體於道。……此曾合肥至京。寓天壽寺。(葉氏日記)

設茶隊電商各國以備應和。(華變四)

下罪己詔。(華變一)

七月二十六日乙丑 西八月二十一日

是日后帝駐鳴暉。(西巡記二)

七月二十七日丙寅 西八月二十二日

自城中來者。皆言九門各有洋兵把守。盤詰甚嚴。國民奔逃。皆殺無赦。或云。焚殺甚慘。城中已一片瓦砾。或云。市民不改。言人人殊。當是各國各分疆域。待我漢人漢人亦不同耳。(葉氏日記)

是日后帝駐宣化。(西巡記三)

七月廿八日丁卯 西八月二十二日

讓民來云。有人出都者。見在城告示。有洋兵入城。和好在即。居民人等。各安其業云。又有人在總務門外見明治三十五年告示。奴子入市遇害。估譯驚生。廿六日自京來。云各國以前門為界。外城前門東為俄法。西為英美。內城東為德國。西為日本。英美破壞。俄法政暴。故西偏有完善之區。東城已寂無人迹。此次兵禍。旗人職為禍階。故各國親之若

仇讐。入旗子弟之獻兵餉者，始人之族與者，被罰尤嚴。洋兵入室。金錢財物，外無所取。間亦翻箱倒籠，但不至傷人耳。又有人言。今日已無止殺掠。九省各恤一大族。有擾民者可至旗下控訴。(葉氏日記)

再下罪已詔。(卷第一)

七月二十九日戊辰 西八月二十三日

今日得確信知通日所傳皆子虛。兩宮於二十一日倉皇出避壽門。廷臣皆不得從。惟瑞莊禮三王廟公廟相隨行。鑾王二相續及之。(原注。後知渠相未達行在暫住保定。)是日駐腳黃市。設華昌平。不果。大日出居濟闢。留馬玉真率師駐闢外。曉出入。二十三日駐臨東縣之清眞寺。洋兵入城已數日。王公大臣無出見者。當國主不得。欲得三品以上大臣會議。先通彼此之情。余乃與數子齋尚書分頭糾合滿漢諸公。(博氏日記)

聞恭邸三格格遣兵搜查村。晉威新軍奉檄往迎駕。州中只道一役往。村民皆不納。且罵之。此非奇貨。何可居耶。又聞清勇至朝禱。岑雲階方伯設炮於隘口禦之。炮無數。復濟而南首爲鄉民截殺。又聞兩宮移歸臨東縣城外二十餘里。(葉氏日記)

錄李鴻章准便宜行事。(卷第四)

七月三十日己巳 西八月二十四日

偕賣子永乘車入正陽門。遇見大內皆完裝。衙署亦無恙。民

居營遭兵火。皆或瓦礫場。爛瓦斷磚。滿目荒涼。詔徵尚書。商寫公致報公使酒。滿官與名者十人。漢官僅二人。曾侯及余而已。因與子永訪俄人攝科第。(原注。舊俄銀行大班)。其人在華十餘年。熟中國語言文字。頗公正直爽。居該甚輕。旋得俄使賈函。約明日兩點過會晤。(博氏日記)

八月初一日庚午 西八月二十五日

曾侯隨時規避。余乃獨行。俄使遣兵丁二人。至觀音寺連陞店相送。入城先詢教尚書寓。滿洲精公。亦皆不來。乃與教老擊摺請參贊。(原注。塔文什納號木菴。)驅車至俄館。與使臣格爾思會晤。接待如禮。格使語意和平。極致仍諭和好之意。且言各國均可調停。惟余與教老。既無留守之責。又無調和之權。惟願以比擬須待全權大臣李中堂方能作主。因訴其電催李相。(原注。電報久斷。外國設行軍電。可通煙台。以達上海。)格使允即啟電。敬老謂其暫時停職。格使答以未見全權開議。無從嘗致外部停職。余因請其暫緩數日。以待和議。一面奏聞皇上。一面竟請慶王。結果與辭。格使復致欽嘉余二人之意。兼賜各兼字謹照。可以任便游行。歸寓。友人來詢消息者二十餘人。應無豫地。擾攘良久而散。余一講官學士。未進總理衙門一步。無端辦此大交涉。豈非大奇。而余挺身爲國之名。數日間遂滿都下。下至婦人走卒。亦知姓名。如此素續。真堪愧死。(博氏日記)

案葉氏初三日日記。博氏歸俄使在七月二十八日。時葉在

昌平。得旨傳聞。不免有誤。當以憲氏自記爲實。

洋人之首都城池十日矣。中國君臣屢謁不顧。聞洋人類欲言
歸於好。舉朝無與接談者。尋至王中堂宅。有駿孫留守。云

吾祖已出京矣。半後康民司年來談云。有人見飛騎四人擁車
北去。云往孝慶邸。夫以宗廟社稷。孤注一擲。棄如敝屣。
此亦洋人所料不到此也。(葉氏日記)

太后及帝由宣化動身。(李鑑記十九)

八月初二日辛未 西八月二十六日

洋人禮拜已。游行街巷者往來如繩。余寓以有護照。故皆望
望而去。雞犬不驚。(憲氏日記)

佩鶴云。有人見約款十二。云從王康生祭酒處傳來。一案義
和團主謀。三天津作爲萬國公地。三東三省亦作爲公地。四
以萬壽山爲各國使臣駐京之邸。五督收天下錢糧一年。六皇
上親政。七焚燬教堂不索賠。其餘五條未詳。但合肥尚未北來
。行在亦未派王大臣議和。此約從何而來。亦姑妄聽之而已
。又聞榮中堂無下落。撫廷若無此老。難言摸索益張揚已。(葉
氏日記)

后帝駐陝安。(李鑑記三)

八月初三日壬申 西八月二十七日

始聞行在真消息。城外大小臣工。裝備營恭請至安。並漢都
城近月大底情形。同人委余主稿。內閣中書宋廷樞(原注號
芝山雲南舉人)內務府筆記式多壽(原注號竹山漢軍郎姓成

安宮學生)願齊摺出關呈遞。其忠義噴發。不避危險。令人
可敬。午刻訪璞科第。問合肥回信。知俄人已得電報。李相
已乘俄艦北來。(憲氏日記)

諸洋兵紀律不嚴。頗染中國弁勇習氣。旗民蹂躪尤甚。傳言
襄平師吞金自盡。崇公穴地掘坎。躬全家同殉。……鳳石
前報十七日入直。出西長安門即失其車馬。廿一日乘車出西
直。遇盜車被劫。……廿八日韓徽孫同年約子齋尚書敬信
見洋船於使邸。請其約束兵丁。無擾民。父龍健合船北上。
但聞兩官已將自定化移隸大同。去京愈遠。交報應知。(葉
氏日記)

后帝入山西境宿大鎮縣(李鑑記十九)

洋人據內城城樓英人取正陽門城門三扇被歸本國(西事記首)

八月初四日癸酉 西八月二十八日

聞有滿軍機算京某致害慶慶主。洋人有欵六條。請慶耶卽日

回京定約。(葉氏日記)

夷兵入宮。各公使提督皆往。二十四日(按即夏歷七月三十
日)總帥瓦德西至京。房議變服。自鄉軍之人城也。時掠取
財物。而總兵尤橫。公卿貴人。多被苦辱。敵擊太廟鵝毛。
鑿禁城牆門。夷兵至騎牆上三股。玉帛圍跡。焚掠無遺。
宮闈皆已燒殘。(庚變記)

俄兵入百人。夷兵四百人。美日法奧意兵各數百人。開入宮

中。遊覽一過。見宮中在在荒涼。庭院草殆滿。各草頭碑。題寫。俄軍奏樂。俄英兩統領互相慶賀。(參禱記上)

俄軍入齊哈爾。將軍等自盡。(西事記首)

八月初五日甲戌 西八月二十九日

偶歸西來。附至額爾齊斯河界聚樂堂。(參禱記上)

報近日京師情形。(葉氏日記)

八月初六日乙亥 西八月三十日

余家初至烏平。斗米六百。漸增至八百餘文。尚不可得。今日糧五斗。每斗價九百二十文。其餘油鹽蔬果無不倍費。

康民來云其家避連州東門內。洋兵初至。頗不擾民。既因兩卒爲土人所殺。大肆焚殺。東南兩門最難尤慘。其家存亡未知。……子沂至鴻臚處。初聞誤國諸凶。猶然追皇太后西逃。背城借一。又聞慶邸奉旨入城議和。將至南口。(葉氏日記)

自初四至初六日。大小諸臣。顯列安摺後衛者。咸來余寓。

簡不簪服。客不離座。出入酬應。體爲之疲。又於其間獨訪知交。欲尋辦法。身處危難之中。而其忙乃至於此。思之復自笑也。(柳氏日記)

王蓮生祭酒詣榮。二十一日洋兵入內城。與其夫人子嗣投井殉節。僕人胡升率其幼孫二人他避難免。閱十日始歸并殮殮。屍身不腐。蓋亦忠魂有以護之。此外完節者。宋善初侍御(承

寧松江人)以私押白旗死。王伯廢兵部(安徽六安人己丑同年)自縊於六安會館。遺函以冠服殮。宗室詩伯葬富貴仲(貴竹坡侍郎之子)亦以私押白旗死。(原注)此外京僚殉難者。或尚有人。寄再訪明證錄。而平生訓學。自命正人。適合朝旨。易召譏責之漢軍相國。城破之日聞尚存人世也。後知徐謙軒相國自縊於景氏花園。(張文靖故第。相國寄居於此。)

(又聞崇文山尚書父子(效先嗣公豫初)關門自縊。未知確否。刑部主事韓紹衡號小山貴州人甲午進士)自縊於署中湖廣司。(同上)

八月初七日丙子 西八月三十一日

是日后帝駐大同府城。(參禱記上)

城外民心略定。而市肆不閉。洋兵賴於謀食。不免擾擾。貧民無從得食。亦惶惶不安。乃與美國兵官訂期會議。擊鼓譯文俟齊(原注該軍徐姓曾充譯署總譯官)至湖廣會館。晤兵二等兵頭戴勳生高履(其音如此無定字也)。商議彈壓示禁之法。(柳氏日記)

有楊君仲卿。湖南人。現在英營。(曾充使英參贊隨員)。即日擬附兵船返鄉。託其帶家信一紙。報音口平安。使伯母諸兄弟知余全家尚在也。少陵謂家書抵萬金此殆過之。(同上)

八月初八日丁丑 西九月一日

聞大駕駐臨宣府。多說三恭貴安摺赴行在。(未君因事未行)余用護照送出德勝門。先在寓設案置酒。向北行三跪九叩拜

發。午后至洋行。訪學科第。告以用照並摺。日甚懶余不
欺。又偕文侯齋至美使館與其譯官哲斯爾會晤。(焯氏日記)

八月初九日戊寅 西九月二日

知內城諸大臣所發安摺。曰幸殊批。皇岡等身處危城。力維
大局。深堪嘉尚。著派慶親王奕劻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

會同李鴻章辦理。欽此。微臣依戀之忱。歸之厚報。查摺者
爲吏部主事撫壽。述知王大臣處事者。國端王、慶王莊、剛毅
王文韶趙舒麤。車駕尚有西幸大同之意。(焯氏日記)

八月初十日己卯 西九月三日

晨偕侯齋入城。途遇俄兵大隊。自崇文門而北。保在近畿勦
義和團。奏凱而旋。隨即廣甚多。挾之馬上。美兵亦有出隊
者。此輩倡議邪說。使二百五十年之宗社。無故阽危。猶
復恬懶不悛。禦誥良善。實可切齒痛心。(焯氏日記)

訪敬子齋尚書。知慶王昨往貢市。已命駕從往迎。今日必到
(同上)

南城外乘車衣冠而出者。旬日間惟余一人。每過街市。士商
皆驚目焉。不問而知爲余也。(同上)

初十日佩韜來談云。合肥相國慶王皆已到京。洋兵至青河邊
慶邸。列隊二十里。又云。陳孟符高灝兩同年歲。皆有家
函。述在中情形甚悉。崇公偕榮相出走。又聞王康生前輩王
伯棠同年錄現為百福太史。皆殉國難。又聞各國索義和團主謀
端莊二郎。公兩相。而未及啓。趙兩公。慶相請安摺已後露端

倪矣。雖凶尚在肘腋。必不甘束手就擒。力梗氣雄。劫應西
遷。皆意中事耳。又聞留京大小諸臣各圖機。……又聞
洋人指名索連文沖鮑琪約甘大璉。皆軍機章京也。拘禁受之
尚書。責以戕使。力辨而後釋。刑部監禁諸公已出獄。謂
照彌席慶竟已爲洋人所用。(葉氏日記)

是日后帝由大同啓程駐懷仁縣。(西遊記三)

八月十一日庚辰 西九月四日

知慶邸昨晚已到。李相則者無消息。思左傳葉公闇白公之讒。
疾趨定策。以寧國家。而聚人心。古今人不相及。乃至於此。

(焯氏日記)

多祝三回京。潛可由驛遞。無須京員前往。(同上)

都城缺糧。國變又不得通。居民將乏食。余乃與王慶禹李研
甫徐士寶鄒鏡泉(原注公難糧店掌櫃)張潤澤讓設平糶總局於
南橫街。向洋人索照。演貨開市。以濟貧民。鏡泉雖賣人。
而慷慨頗好義。至在美譽通事。則士寶之力爲多(同上)

已刻子浙入市聲云。洋兵至。市人狂走。初聞在南門外。旋
聞西門外槍聲。洋兵僅五六十人。皆馬隊。晉威武衛諸軍約
三百餘騎。此就糧。不敢以一矢加。遣來城鳥獸散。洋兵自後
追擊之。極戶枕藉。洋兵未傷一人。揚長而去。演勇所棄槍
械衣裝。皆爲土匪及練勇所獲。並有棄而奪之者。弱肉強
食。出爾反爾。中國人心如此。軍律如此。尚可勝乎。(葉
氏日記)

是日店齋駐山陰縣岱鎮。(卷記上)

八月十二日辛巳 西九月五日

聞洋兵至貢市。午後訪王聘三。聘三云洋人入京後。分兵下良鄉。義和團尚未散。棄而還。日人又分兵至固安勦之。此次兵災。京南甚於京北。(葉氏日記)

是日后帝駐代州廢武館。(西巡記三)

八月十三日壬午 西九月六日

久高有友自通州來云。大孤屯教民如虎出柙。有賣六者。繼洋兵之後。周麾而呼曰。殺人者我也。旋即縱火。殺人無算。道路間相遇。彼此疑為教民。彼此皆驚。行人絕跡。今城已壞矣。(葉氏日記)

是日后帝駐陽明堡過雁門關。(西巡記三華變記十九華禍記上)

八月十四日癸未 西九月七日

郊叟韓某。今日至昌平云。華人入趙廣知尚苦惡。號留守兩漢。內外搜括捆載以去。(葉氏日記)

十二十三十四日。猶我山同年來。談及慶王持重多畏忌。不敢以身擔當。恐誤大局。約明早同調慶邸。(葉氏日記)聞京倉儲米甚多。爲俄所有。俄兵以爲棄物。不之食。余因函致巡城三御史(原注張曉九、凌玉、黃徐仲文)。將其請於慶王。與俄使說明。選出平難。以救貧戶。(同上)

盡家榮樂會同辦理和諧。(卷記四六)

恭廷雅劇辭華麗。(奉事一)

是日后帝駐磧縣之原平鎮。(西巡記三)

八月十五日甲申 西九月八日

中秋節。城市蕭條。了無往景。(柳氏日記)晨起我山即來。偕訪賈子永。入城謁慶邸。王辭以疾。吾二人再三陳說。爲國家大事而來。非面見不可。終深閉固拒。不令歷庭階一步。相與憤慨而出。時事如此。侯門依然如海。徒嘆奈何。(同上)

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國分奪地界。日本最安謐。美次之。英又次之。德最騷擾。蓋挾殺公使之憤也。(同上)

中秋日偕子沂散步。至西門。見總理府宇閉。知城外有逃兵也。民之畏兵甚於畏寇。事可知矣。(葉氏日記)

是日后帝駐忻州城。設於西安巡駐驛之所。(西巡記三華事一)

八月十六日乙酉 西九月九日

于永來談。午後乃約我山入城謁慶邸。坐談良久。知王曰與各公使會晤。大約要換四條。一下詔書。一清君側。一索賠款。一俟禱首賠款如約後。方能將大內倉庫公署退出。此外尚有他說。須俟得各國主來電。方能開議。又將來議和。特從前條約。一概作廢紙。此後重訂約章。慶邸電催李相速來。十四日得上海日本領事電。李相十六日起身。王又電致上海。轉告各省以車駕平安京師無恙。(原注。此要著也。)

可安天下反側之心。」王與稅務司經理商酌令商人領洋錢照

赴滻津。採辦米糧。運京供費。以濟民食。(韓氏日記)

國事。友好群探消息。各以所聞寄之。(同上)

聞太后將自大同移陝西安。故都父老。日望歸還之返。此信傳來知不復明念家山矣。(葉氏日記)

是日后帝駐綏遠縣屬之黃土寨。(西巡記三)

八月十八日丁亥 西九月十一日

聘三委符同來。談都中事。知徐相隨已確。染全殉於保定。榮相繼之視含欷。又聞高慶廷寶子年兩公亦殉難。弘毅殿師傳述無子遺。……日人以榮相不能死不能守。又不能退歸以出。焚其邸第。又聞日俄爭東三省。俄使回國。驅脣燒燬。間夜之不果。又聞合肥袁未來。桂節山左。有中旨促十日到京。驅脣設設。然晝遠。(葉氏日記)

周帝抵太原。(西巡記三)

八月十九日戊子 西九月十二日

壽釐作上慶耶書。四載脫稿就寢。(原注。書分四條。一請迎變。二請王獨主大局。三請設招商善後局以範閭閻。四請設法割頭領以平巨憲。)(韓氏日記)

午後謁寧座師。適有紀綱自都門來。持到裕壽田裕澤生陳孝謙三函。云合肥未到。慶耶未能主持和議。往見各國使臣。美日兩國外。皆未得門而入。壽田丈爲慶耶算得日本文選。並屬東文續譯同文館學生徐士英到此照料。約定於明日入都。

(葉氏日記)
德兵佔良鄉。(卷二)

八月二十日己丑 西九月十三日

午後偕子永士齋入城。與稅務司經理會晤。商辦南糧。越苦以京津通道被參劾處。此事爲民命所關。若不得成。後更方大。安得仰賴上天。歎與玉成乎。惟就近採辦雜糧瓦貨。或有可爲。(韓氏日記)

李傳相尚無起身確信。(同上)

昨夜內部燃於火。或云觀民爲之。(同上)

華人已縣禮部宗人府遷出。(同上)

韓傳在中國四十年。說於我華情勢。嘗垂六十許。猶頗古健。不似外國人。賓主之禮。亦頗洽泰俗。(同上)

諱接慶王爲全權大臣。(拳論四八)

八月二十一日庚寅 西九月十四日

午鄭子永來。知慶耶相招。遂同入城。知王奉到寧原平縣(原注南至太原省二百餘里)帝聽三道。一送派榮祿爲全權大臣。一疊王俟榮祿李鴻章到後。迅速開議。不可一誤再誤。一派徵信辦理步草統領。又錄寄李中堂。並達行在。奏請同鑑。至遠駐歸太原。不可再西。請添派慶王榮祿會辦和局。臣一面航海北上。現與各外部電商。一經開談。各國即撤兵出京。王榮祿合九卿科道。公摺奏請到鑑。或暫回駐保定。以維持大局。于永已擬摺稿呈閱。王榮祿開列各國員額名。(原注。漢

貴在京者惟尚醫徐郎。侍郎張英麟。李端遇。關稅御史曾廣

慶。順天府尹王培佑。署府丞黃均庭。光祿郭晉折。常少張

李嘉。諱學朱祖謀。軍械司。侍讀朱益善。給事中鄭思齊。

王鴻運。御史陳璽。張光蘭。徐道焜。許祐身。萬本致)。

(同上)

又申自延慶州來。云州中國民尚未散。變頭西將。湘撫兼中丞之子某部屬。及懷來縣某令(曾惠徵之姪)為前賜。少年喜事。不無驛陸。旗軍及武衛軍更如飛蝗入境。所至蕩然。(葉氏日記)

諭令直隸統兵大員南剿拳匪。(第卷四八)

八月二十二日辛卯 西九月十五日

馬少爺折東來約。李毓如亦在彼。同議赴江南運米。源豐潤田亞卿任籌款二十萬金。卽坐擬章程五條。(懷氏日記)

淮海有紀綱自京還。途中衣食兩次耽擱。洋人又騙之刈委。及驛歸。作華語送之曰。勞煩勞煩。聞京南國民洋人日有辱

誠。大旗軍械百級車載而還。昨日有日本兵三千餘名出彰儀門。淮海述都門近事云。慶郎沿途安設馬遞。先於十三日奏報大概情形。再於十八日持摺迎變。電致上海。通告各省。車駕平安。京師無恙。合肥已有復電。望後自選上駕節。月內當可回京。慶郎已先與各公使會晤。要挾四條。一下詔罪已。一請君側。一索賠款。一俟禍首賠款辦妥始能將大內倉庫公署退出。總理衙門。還有端倪。即可先交出辦公。(藝

氏日記)

八月二十三日壬辰 西九月十六日

午後訪鴻三孟符。出示家信云。有宣添派榮祿為全體大臣。會同慶親王李鴻章從速開議。毋得一誤再誤。似有悔禱之機矣。各國布署。漸有頭緒。換金換票。不至到臨皆然。西直門南平則門北。本為日本駐兵之地。意大利兵新到。期以畀之。又曰蘇孫謂之慶郎。立兩益公司。從洋人處領票。招商貿易。都中百物騰貴。香油尤缺乏。(葉氏日記)

八月二十五日甲午 西九月十八日

訪顧臣。今日刑署捕得臧某等。黃帶尚在腰際。勘訊不服。揚言欲送都中。聽洋人發落。亦不懼。其族父為之乞恩。且強其叩頭。仍作罔規。以右手加額為禮。此張眞蕙不畏死矣。夜驛聞槍聲如響歷。旋聽鑼有炮聲。(葉氏日記)

八月二十六日乙未 西九月十九日

九皋自城歸。知日人招商運貨。略有照票及彈壓告示。又聞洋兵有出保定剿義和團之舉。九皋云。洋人令各胡同毋得藏匿義和團。互保連坐。此輩恐無噍類矣。(葉氏日記)李鴻章由大沽至津。駐海防公所。(拳事三)

自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市面蕭索。不敢開張。因託士商向美官領簽字護照。發交各商人。不取分文。店戶陸續報名領照。領有八十餘家(皆在美界)。於是一律閉門就存貨出售。兼領

運貨照。採辦物件。人烟稠密。漸有生機。余每過其間。頗而樂之。(輝氏日記)

翁佑中比部自昌平來。述知乘與二十一日出德勝門。馬玉真

扈蹕。兩宮皇后大阿哥各乘一車。妃嬪皆不得從。王公大臣三十人。是夕宿貢市。始備驛轎。二十二日宿岔道。昌平州官不知驚到。未辦供應。御膳僅得苞谷數枚(俗呼老玉米)。從臣皆有飢色。(原注昌平州惟有白菜一株。太后乘之。上及皇后仍坐驛轎。)二十二日宿懷來。當會皇出幸。僅御夏衣。出關後。天氣頓涼。乃駐縣之清真寺兩日。趕製秋衣。知縣吳永以七千金辦差。聖懷欣悅。即賞道員。花翎三品頂帶。命充前站。(原注又賞馬玉真扈從之功特加太子少保。)一路濱兵騷擾。所過一空。乃命甘肅布政使等(春曉)率師就行。驅除亂卒。二十六日抵宣化。領發疊綸三道。一宣示行幸之意。自咎用人不明。諸臣不能激發天朝。致有此變。命令百官掌司分赴太原行在。一普免行幸所過州縣錢糧。某日(不詳日期)過大鋪縣。縣城先期為亂民所掠。市肆一空。知縣王培急無措。尉聞大驚。憂恐不知所為。遂仰藥死。六飛既至。確有空城。是夕幾登湯飲不繼。乃派御膳房太監回京。採買食用各物。佑申遇之於昌平。故知驛路情事大略。據縣治事恭紀其實。嗚呼。孰使王室播遷。吾君陷辱。嗟乎。嗟乎。其誰敢此妄設。三該再此。憤恨泣血。

(輝氏日記)

八月二十七日丙申 西九月二十日

赫德來東。約二十八二十九日三點鐘會晤。擬以明日未刻。(輝氏日記)

飯後謁慶邸。見示迎靈招贊(原注二十六日拜發)。與名者滿漢一百零三員。環詰剝切深透。而無過當之辭。聞係陳小石太僕手筆。直諭已派梅呂(提督徐韓二總兵某遊擊。合兵萬餘人。分剿保定河間景涿良固一帶盜匪。勒取交出旗艦軍械。遣散賊農。若抗不交出。即麾兵痛剿。奉李鴻章之令也。不可弭後患。兼可平各閩之心。免其縱兵西出。同上)紅燈照壁黃連聖母及九仙姑被擄於天津。繫於洋兵所設之都統衙門。(津事下)

八月二十八日丁酉 西九月二十一日

午後偕士齋訪赫德。有白米老米一萬萬斤出售。每石一百六十斤。索價二兩。計六十二萬五千石。合庫平銀一百二十萬兩。暫與訂定。以巨款難籌。約分四期歸還。每期三個月。都城白米久罄。店中間有存者。每石價漲至十金。且不易得。倘能購此平津。民生庶有瘳乎。赫云。接天津電。李鴻章已於二十六日抵津。赫又云。可以代寄南信。接談良久。始重而別。(輝氏日記)

八月二十九日戊戌 西九月二十二日

午後謁慶邸。商辦購米。王即電致上海。讓移出使經費。(輝氏日記)

尚舊車機大臣啓奏爲日本人所獲。因之。王伴爲不知。以全

國體。(同上)

讖六英太僕之子端卒。雖致棺木。託解仁甫爲質。始得入。

療。(同上)

訖傳燕子口教民將與城中富室朱氏尋擊。以其爲國民主謀也。州中遣人往解散。得檄孫一函。驛書一函。檄函不。驛書得

合肥來電。二十一日乘安平輪北上。計可到京。和議在運軍

商各外部。已有端緒。俄人已將譯署贊出。爲開廣地步。敬

王齋尙書奉行在議官。署步軍統領。日本賜信。次日即退

出提督衙門。順天府亦退出。……亂民京南京東一帶。到

處營業。已定計滅梅東益。得國柄軍痛勦。先期示諭。解散背

從。……又得又申函云。京尹已派大宛兩縣警令近畿各莊保。母得客留國民。拿獲即行送歸。驛書云。二十一日洋兵出德

縣門。始還龍王廟。再移永安觀。衣服書總數一空。英界

軍律不如美日之嚴。(葉氏日記)

八月三十日己亥 西九月二十三日

九點鐘宿黃慎文。王孝玉。賈子永。徐士鷗。至湖東館。與

美宜岱勒生會晤。讓每惹添設中國巡捕二名。司稽查奸宄。

掃除街面。又設證夫一名。司花燈。繫息。又禁止華人買外國衣冠。招搖撞騙。因爲參酌章程。維持市面。岱勒生沈經動應。

基樂余輩出而與聞。擾界居民不安。

紛紛向美界遷避。同在一方。而治亂安危。相去懸絕。亦緣無人據舊。在總官處默然轉移耳。(原注。總文語譯人亦不得力。)(韓氏日記)

午後託士齊訪蘇聯。致諭款情節。將米暫留。又將家信託其寄南。顧君卽日交郵。寄去。家書抵萬金。信然。(同上)

晚約田亞卿(源豐酒管事)談籌商務。(同上)

閏八月初一日庚子 西九月二十四日

午後驅慶郎。領王正會。德日公使未晤。(韓氏日記)

自城來者云。啓映之尙書爲洋人所得。將甘心焉。……又佩老派在京辦事。日晡有鳴槍於途者。執送州署答之。手錄鉤錄收禁。可謂黃風行矣。乃夜十點鐘時。即在敵廳巷口。轟然一響。屋壁皆裂。急起披衣聽之。寂無人聲。但遠聞犬吠而已。(葉氏日記)

閏八月初二日辛丑 西九月二十五日

馬亞卿至酒管洋行借款。(原注須候其實辦回京方能商議)。

(韓氏日記)

岱勒生相約。因借機率士三君同往。商辦地方一切。贈以收回地面事權。(同上)

閏徐相財病。百輕於景氏園中。草草舉葬。已四十餘日。其子刑部侍郎徐承基。既述都中。竟不具棺以祔。爲臣不忠。爲子不幸。終抑敗類。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原注。承基平時威儀殘刻。久爲京朝唾罵。乃父晚年失德。半皆承基成之。)

(同上)

靈慈處莊親王載培等。(參看五)

賜懷定克林禮祭。(同上)

閏八月初三月壬寅 西九月二十六日

奉八月二十六日行在軍機處字寄。奉旨。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奏暨李鴻章初九日電奏。同日覽悉。七月二十一日之變。罪在朕躬。悔何能及。該大臣大學士等與國同休。當力圖挽教。宗社有黨。實深鑒之。所奏各節。皆現在最要機宜。應親王奕劻初十日可以到京。本日復有旨。添派榮祿妥為辦理。至罪已之詔。七月二十六日已降。旨告天下。該大臣等此時可接到。自行勸阻一節。該大臣未到任以前。已飭廷雍認真辦理。本日復又明降諭旨矣。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後耳。朕躬鑒諭。一切安善。現距太原兩站。駐擇之處。俟抵太原後。體察情形。再定進止。此次事起倉猝。該大臣等不特安危繫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勉為其難。有厚望焉。此旨由前方轉電李鴻章等知之。欽此。(懷氏日記)

午後至東省散步。途人執日本勦太平莊告示聚觀。就視之。其統兵官姓艾。大旨以日兵採買糧食。為莊民所害。遣師問罪。於良民無涉。(葉氏日記)

閏八月初四日癸卯 西九月二十七日

十二點鐘與懷慶永三君同約佐勤生高恩便餐。藉談綏撫事宜。二君如期而至。談論極歡。(懷氏日記)

阿和裏云。殷柯庭比鄰宅洋人據之。改為安立甘教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洋兵先至剽掠。致民繼之。衣物搜括一空。

。(葉氏日記)

閏八月初五日甲辰 西九月二十八日

同人公議設一辦事之區。借南橫街奉直八旗義塾。名為協辦公所。專辦美界地頭交涉事宜。午後。孝玉子永錫慶邸。稟請加札。以存中國之體。蓋京城未退。五城不能出面。故密其標於公所也。(懷氏日記)

閏八月初六日乙巳 西九月二十九日

俄人將南海中海頭和國退出(原注北海雖法界尚未退出)旋復為人所據。其大帥瓦德西住鐵齊殿。瀛秀門外則為恭屬之區。俄兵先撤僅留二百名。保護使館。美日各十分之六。總則一兵不撤。且增新兵。以瓦將軍統之。已抵天津。有上岸之說。俟抵太原後。體察情形。再定進止。此次事起倉猝。該大臣等不特安危繫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勉為其難。有厚望焉。此旨由前方轉電李鴻章等知之。欽此。(懷氏日記)

大清門至午門。重門洞開。馳車出入。美督住社被燒。貿易者皆乘車直入。余每過之。傷心慘目。筋張夫仍燒石擋外行。不敢踰尺寸也。(同上)

美官來索華人四十名充想巡捕。巡捕衙門。因與黃慎文喬茂蔭王孝玉宣幼雲(原注紀雲鵝部之子)徐士寶約巡城陳張許三公。集公所會議。選以五城練勇充數。潮收地頭規橫。陳玉蒼侍御允聘一百六十金為巡丁口糧。(原注勇丁每名需第三兩六錢。今加為四兩。)美官又欲請華官會審刑案。議於司

坊官明諭者。擇紙二張。附公所會審。(同上)

自是日起至初十日止。總領利地白男爵率兵一隊由軍往解海。

(西巡記一)

閏八月七日丙午 西九月三十日

恭國初二日行在內閣奉上諭。詔責首禪諸臣。莊王怡王源寧二貝勒俱革爵職。端王從寬撤差停俸。交宗人府嚴議。調公英年交部嚴議。謂裁摺舒經交吏部都察院議處。朝廷悔過之心。昭然共白。惟諭中責諸臣擬底拏罪。開辟友邦。貽擾宗社。乘輿播遷。雖懸首市曹。不足上謝祖宗。下對士庶。而僅以罷黜職銘。未免情重法輕耳。(懷氏日記)

同人至公所挑選練勇。中城北城各二十名。午後。劉勑生。

韓森。巴拉。均來檢視。(同上)

奉慶王札。隨牒等會同各城紳士籌辦地方事宜。嚴諭土匪。以安善良。遇有緊要事件。與五城函摺。(同上)

辰刻。腰帶回京。……中刻至龍王廟。寺僧出迎。引至碑堂。條衣瓶鉢。劫掠一空。……日已斜晚。急驅車入德勝門。無誰記者。日入所佔之境。廣州擅據往來如市。至西四胡同。東爲法佔。西爲意佔。炳目蕭條。幾無人迹。西單牌樓皆爲英界。雖有人烟。亦甚寥落。至廣。欲先見洋教士。適逢其上馬出。立談數語。搖轎逕出。入室。夢秀委離。不甚回首。書籍碑版。尙無遺失。其餘長物。一無存者。……途中見滿籠所挑上謹兩道。一命李鴻章便宜行事。不爲造

制。一飭佈勒義和團。務絕根株。又見合肥致直撫廷雍電旨。嚴懲逃勇。通知順直各屬。將義和團改爲標勇。如有不遵。即以軍法從事。又聞道員諱文燒率團匪十餘人。廳至保定省城。廷方伯執而譏之。諱亦參革。又聞逃勇至某村莊。有老道挺身出。集資治具。供其餉餐。臨行又賚以錢糧。得不驚惶而去。(葉氏日記)

閏八月初八日下午 西十月一日

一日在公所。同志十人。議分五班。每日兩人輪值。(葉氏日記)

從佩慈處歸合肥初十日可到京。可謂珊瑚來遲矣。(葉氏日記)

后帝見太原赴陝。(西巡記二)

閏八月初九日戊申 西十月二日

午後謁慶邸。知王公九卿迎聖公摺。已奉批回。上諭以洋兵尚未退清。不欲輕返宮闈。著慶王隨時體察情形。隨時奏報。又前奏諒旨。濱海守王公九卿滿漢四十員(原注學士惟留蒙授章)。其餘分赴行在。大學士崑崙等督索謂。洋兵四駐。道路不通。各員兵火餘生。資斧艱難。無從就道。且璽朝方擬北返。各員可不必多此一行。並恐各國因此生疑。謂聖朝無心返諒等語。奉旨留中。又諒旨賜安公摺。亦奉旨批知道了。(葉氏日記)

處處述各國情勢。惟德人忿忿不平。頗難調處。新派瓦將軍

軍師一萬五千人。已抵^之。堅欲登岸。阻^之不可。即日須
引兵歸。移軍^西。其時近於宿陽。然亦可慮也。俄兵已
全數撤去。僅留百人。保護使館。(原注其時界禦與新撫兵)
美日亦各撤減。(原注美留千人日撤十分之六)。惟撫兵不
動。(同上)

王又授李相信。十五前後必來。余回明公所情形。王允發款。

(同上)

出城至公所一行。屬希芷軒擬請款稟。(同上)

日晡。洋人以名刺請往談。其刺鄧方智三字。操中國音。余
先謂其保護書籍。又告以中國下位亦有讀書明理之士。吾國
長物。應顧不顧。惟聞瓷器尚在。請其給還。居然應允。印
導余檢點。亦十存三四而已。(葉氏日記)

閏八月初十日己酉 西十月三日

午後美官約在營壘看操。因策馬而往。其車先步驥。次砲車
駕。次馬駕。步伐整齊。極為誇張。看畢仍至公所。(葉氏
日記)

馬升謹送大兄行李。自清江浦回京。訛傳余眷在房山。因從
房邑來。交到八哥信。始知伯母昌夫人於七月二十七日棄養。
哀憤無聲。純鼎少年孤露。賴伯父母鞠育以生。去秋歸省。病篤。
稍有依戀。誰料瞬達一報。遂阻愁雲。危困之餘。忍殆病耗。
遺無涕可揮矣。(原注此耗遲四十餘日。若非馬升間關而來。
倘夢夢也)。又交到三哥七月十八日信。元姪七月二十三日信。

信中云慈妃尚康健也。豈猝聞都城不守。爲大兄及家人全眷
憂慮。遂悲急隕生耶。果因此尤可憐也。大嫂已於十九日抵
里。尚及八日。大兄則其時正在山東道上。傳疾含殮皆不及。
功名之累人如此。(同上)

八叔寄千金。迎余全眷。五百金在廷方伯處。五百金在楊
都轉處。皆以道梗不得還。(同上)

得徽孫回信云。合肥仍未到。和局甚為棘手。旋得佩猶函云。
德械兵官瓦某。率兵萬餘人。定欲入都。以兵專自任。(葉
氏日記)

李鴻章赴京。(葉事三)

閏八月十一日庚戌 西十月四日

后衛至義安村。(葉福記上)

閏八月十二日辛亥 西十月五日

訪對門勞君久談。故兩廣總督勞公之孫。示本月初六日上諭
一道。莊親王載勦怡親王溥靜貝勒載灃載淳均革去爵職。
端郡王載灃着從寬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譴處。并著
停俸。輔國公載灃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交該衙門嚴加譴
處。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圖林毅刑部尚書趙舒頤都察院史
都諭威。又有旨令宣圖謙樂克林達一塊。發移出京。着沿
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回國後著昌黎官正議祭一塊。又電諭
兩道。一謝俄先撤兵。一懼荷德使。又謂各國漸可就擊。惟德
音不嘉。必欲端莊誠辟。又欲制我山東全境。(葉氏日記)

閏八月十四日癸丑 西十月七日

佩劍來談。知有旨責在京大小臣工。不能隨扈。着各部院黨官差遣得力司員迅赴行在。實內廷諸臣尤嚴切。又聞營興有西幸長安之說。(葉氏日記)

閏八月十五日甲寅 西十月八日

洋人在路旁小胡同中爲鐵人械擊。旋拘之去。(葉氏日記)

閏八月十六日乙卯 西十月九日

閏洋人在西便門北宣武門城牆內另開一缺口。行人出入。(葉氏日記)

閏八月十七日丙辰 西十月十日

閏對門勞定官。美日分兵勦國。日兵至延慶州。亦有至昌平

之說。(葉氏日記)

李鴻章自津陸行入京。(西巡記首)

閏八月十九日戊午 西十月十二日

英法普介斯星率英法德意四國兵。由京津同時往保定。及到則已爲撫兵所據。(西巡記二)

閏八月二十日己未 西十月十四日

聯軍拘直善廷雅。(西巡記二)

閏八月廿一日庚申 西十月十四日

在佩劍廳見蘇官兩道。一爲七月二十六日郭巴詔。又二道二十八日求直言。(葉氏日記)

閏八月廿二日壬戌 西十月十六日

聞奴子謠言。洋兵至保定。官軍不戰。執以省城奪讓。約毋擾民。此尚不失爲下策。保定爲華晉通衢。其意可見。恐太原西安。皆非樂土也。(葉氏日記)

閏八月廿四日癸亥 西十月十七日

對門勞君移寓於城南美界。英官以有傷其國體面。不允。勒令移歸。(葉氏日記)

閏八月廿五日甲子 西十月十八日

聞合肥移文各國公使。廿七日開議。各國不允。堅言非先得

辭凶不可。(葉氏日記)

閏八月二十六日乙丑 西十月十九日

四國聯軍至保定。(西巡記二)

美兵占居光復壘。英兵占居天壘。(華事三)

己刻后帝入潼關。(西巡記一華事記上)

閏八月二十七日丙寅 西十月二十日

德兵佔北塘砲台。(華事二)

閏八月二十八日丁卯 西十月二十一日

李鴻章等與美使函開和議。(西巡記三)

九月初一日己巳 西十月二十三日

得伯琰書。已還西斜指薈腐。約午後往談。云洋人需索過甚。和局難成。不如速歸。合肥師相與盛杏孫京卿集寶等謀渡之舉。京官之輒滯危城。不能具行裝者。亟須自備車至嘉河。由通至津。由津至滬。輪車輪船之費。皆由義助。昔聞離民。

今聞難官。兩公高誼誠可感。但如杜澤故鄉。與魏公衣錦何如。

葉官邸非所願也。(葉氏日記)

地壇社復壇太廟三處洋兵退出。(華事二)

九月初四日壬申 西十月二十六日

至寶良寺謁合肥相國未見。見其幕中三楊君。華伯蓮甫兩前

誓及儀烟紙禁也。詢義渡之事。云自京至楊村一段。尙未定

謀。聞確相死於太原。死已晚矣。一路自前門繞道而北。東

四牌樓以南。滿目荒涼。不勝黍離之感。翰林院口付焚如。

其西鄰慈雲寺。亦爲洋人所佔。滿街破紙。皆印文公彌。

(葉氏日記)

后帝至西安。入自長樂門。(西遊記一卷綱記上)

九月初七日乙亥 西十月二十九日

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紀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萬民傘。美界護之。德界亦以此韓偶之。城內英美界居民紛戶。無不

紛紛效聲。(葉氏日記)

九月初九日丁丑 西十月三十日

後供事來。告以館中大庫書籍。即古金匱石室。如洋兵退出
紫城則須派吏輪班領宿。藍南來久談。云日本使臣及統兵因
待中國太厚。爲其國撤歸。此必各國有責言。不能不自掩其
同洲之跡。然而中國苦矣。義渡今日見知單。即不願歸者。亦
須聲明姓名住址人丁幾口。經士函來告云。識終當有幸歸之
語。實則無歸而已。(葉氏日記)

九月初十日戊寅 西十一月一日

昨還南云。慶邸回京。往晤各國使臣。日使數之云。爲中國
計。第一請停戰。第二參謀兵勸諭和議。無令他國代勸。失
自主之權。畿輔州邑。得不致大擾。難解者。此兩旨之方也。
爲謀不可謂不忠。宜各國之有後言也。(葉氏日記)

九月十二日庚辰 西十一月三日

美兵官廣協巡公所商刊印京報。(華事三)

九月十三日辛巳 西十一月四日

訪黃南經土徵採皆見之。知洋兵至保定。教民在城中者。出
捕地方官袒庇圍匪。自謹督延紹民而下。署司高勝勝。首府
陶式鑑。清苑某令。又一燒鍋。一城守尉。皆被執。各請命
於總將軍瓦洛。瓦批示云。即行正法。皆被戮矣。惟沈子教
觀察未及於難。遠至津門。特訊。又聞後孫公國總館有一童
子。飛梯磚瓦。徇其四鄰李翠城侍郎。及義如之妻易淮東南。
皆鞭背至數十。葛公經而復蘇。京朝大員。被辱至比。尙復
成何國體。又聞北人無知者。尙有在皆漫便。德人見之。即
開槍。日有驟死者。今日右騎馬大銅口有賣局。英人捕二
十餘人。皆牽之去。一人拒捕。亦爲槍斃垂斃。……又聞
德人主瓜分之議。俄日英美皆不服。我已踞東三省地秦牛。

狼人以此爲詰難。俄人立即交出。合肥相國已奏滅掉哈佈往
收地。……又聞瓦倫住客難設。人勸合肥往見。云。我一
窮圓明園。吾官即參我。至於交部難設。若至僅難設。更授

人以口實矣。僅避邪琴軒侍郎往。瓦薩以官小拒見。
（葉氏日記）

九月十五日癸未 西十一月六日

午後宣武門外東首煙焰冲天。子折斷云。當在琉璃廠西河沿
左近。德人修拋磚之怨。（葉氏日記）

九月十七日乙酉 西十一月八日

復生來久談。廣西華門內漢奸夾道。城破之日。洋兵殺人無算。

綺華館機匠蘇州槍斃十一人。抗粵各有遭劫者。但聞槍聲
鼙聲。婦稚呼救聲。街上戶數家著。洋兵馳華人兒而埋之。
奇跡既畢。即將昇戶之人盡行斃斃。亦埋坑中。旗人多舉火
自焚。或屍室燒經。大約禁城之內。百家之中。所全不過十
室。今高門大宅。尚有虛無一人。而遺戶未歟。蛆出戶外者。
雖齊燒燬揚州十日記。何以過之。相與嘆息。（葉氏日記）

九月十八日丙戌 西十一月九日

李鴻章與瓦德西見於儀鸞殿。（庚辰記）

九月十九日丁亥 西十一月十日

洋人接戶命點路燈。（葉氏日記）

九月二十日己丑 西十一月十二日

自是日至十月十三日止。德魔意兵一隊。由約克伯爵管帶。
燒南口宣化往張家口。將華軍大隊馳往山西。（西遊記二）

九月廿二日庚寅 西十一月十三日

至氣球處。聞德人分三路進兵入秦。將要聖偶回京。其略

定保陽。即是此意。又聞延紹民之死。洋人云。以中國之
代國家行刑。不以槍鎗。藩臬以下。尙未及於難。又聞張
清齋觀莊兩制軍。袁樹庭中丞。共籌三萬五千金。以五千濟

行在各官。二萬津貼京官。明日在省館討議。（葉氏日記）

九月廿四日壬辰 西十一月十五日

奴子至邑館送信。道出德界。夷奴驕之作苦。至暮始放歸。
（葉氏日記）

九月三十日戊戌 西十一月二十一日

見張翼真三帥津貼京官章程。以萬金上自三品京堂。下至內
閣中書在京者。按股均分。旗人駐防外省者。亦與焉。又有
五千金助漢官赴行在。即由濟急會渡船赴運。溯長江由鄂入
陝。至鄂晉帥尙有資助。又訪知仲。知洋兵至延慶州。頗肆
劫掠。（葉氏日記）

十月初八日丙午 西十一月二十九日

旭林來。聞洋兵已入晉境。斥堠縱橫。及於平遙。（葉氏日
記）

十月初九日丁未 西十一月三十日

佩鶴來談。聞洋人至昌平州。限兩點銀索犒師五千金。許東
辦刺史悉索繳賄得三千金。不允。焚其官廳。因厚薄家稍被
搜括。延慶州奉君出撫精師。獻一千金得免。（葉氏日記）

有三學生欲延良師。授以中學。屬關外人杜門無事。何所消遣。余逆探其意。告以南北口音不同。北方之重者。非北人無從講授。其詞令甚簡嚴。偶及交涉。皆不談。閱郵鈔。九

月二十二日奉上諭。端親王載灃革去爵職。照已革莊親王載勳均着暫行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發往盛京永遠圈禁。已革怡親王導靜。已革貝勒載灃。着一併交宗人府圈禁。貝勒載灃。梁經革去爵職。暫明時恩過。補國公載灃。着降公係降一級調用。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暫降二級調用。

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本體從重嚴懲。現已病故。免其置議。刑部尚書趙爾豐。着革職留任。山西巡撫毓賢。着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超回。(葉氏日記)

十月二十日戊午 西十二月十一日

佩鈔出示鳳石函云。西安大小官員皆有津貼。二品每日三兩半。遞減至五六七品。每日一兩五錢。隨扈者車機采中堂。王中堂。鹿趙兩倅。滿侍郎英年。桂春。遵興。壽祿。漢侍郎惟鳳石及葛振駒而已。小軍機陳邦瑞甘大琦鮑琪約楊壽福郭之全段善雲左相佐通文沖易貞曹直。其餘翰林院十餘人六部七八十人。都察院三人。九卿三十四人。(葉氏日記)

十月廿八日丙寅 西十二月十九日

佩鈔來款。云從酒銀員盛杏齋大理幼鑑賢一疏。殊湧痛快。

又有奏折請勦義和團一疏。據云。先後凡四上摺。雖始即未於此矣。又云。康梁在長江一帶。勾結會匪。其所為尤惡。

一名富有。一名貴爲。取富石固酒。貴爲太子二語。並藏有
鑄二字。不賣自募供狀矣。(葉氏日記)

十一月初二日庚午 西十二月二十三日

未刻赴曾熟姻侍郎之約。陪美官二人。(葉氏日記)

北京新聞報補刻許侍郎震太常諫臣奉參顧問。兼勸執政。淋漓痛切。情勢了然。便天意早回。無今日之禍矣。銀金皮軒各有詩余亦繼作。(葉氏日記)

題許侍郎震侍郎諫草後

宗社安危八百言。庚戌誰與問術竚。東京貨鈔黃市難。西市長留碧血痕。宋鑑辛裾同蹙踏。范湖戰額兩招魂。甫清我亦承天對。後死名懷日國恩。

十一月初三日辛未 西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點驗各使臣在日斯巴尼亞使臣與慶王會晤(原注合肥以病未到)。宜諒和約十二款。同簽色成。絕不寒暄。僅五分鐘之類。詔畢即去。是日雨全體即電達行在。(葉氏日記)

十一月初四日壬申 西十二月二十五日

見簽約鈔本。最誤事者。不許購賣軍火一條。改商約一條。
(原注凡內地商務。但於各國有益。中國即與無關)。未知當事者尙能略與朕顧否。賄款無數目。(原注開保五百兆)。索
賄首。未指主名。(葉氏日記)

十一月初六日甲戌 西十二月二十七日

街巷謠傳美國過年。洋兵將入人家大索五日。道徐士寶督餉

體君。出示安民。即在座上草就示稿。令吏書寫張貼。人心

爲之一定。(柳氏日記)

訪康民。由東西長安門穿騎道而過。端門洞開。各國兵弁車馬紛雜不絕。……各處宮牆。往往開一便道。任人出入。漢城長款。見約款十二條。保康民從調署傳諭者。一克林德被者處立碑。一被指墳塋立碑。一日本書記杉山彬須知以優榮之典。一頭首分別輕重僅依底線。一各國商民教會所失財產皆由國家賠賅。一比大我等洋人起事之歲停鄉試五年。一嚴飭各省督撫嚴禁官民不得與洋人爲難。違者地方官革職。永不叙用。該省亦停鄉試五年。一停運軍械。一削平大沽炮台。一都城使館留兵駐守。自京至寧海口開一暢行道路。各國留兵防護。一洋人所居界內五十里。不准有華人雜居。一重訂通商約章。一改觀見禮節。大旨如此。(葉氏日記)

十一月初七日乙亥 西十二月二十八日

行在電旨曰云。所定條約。宗社至重。轉從折財。列臣厲之。且喜且痛。數年來爲新舊門戶之見。構成此變。深願從此臥薪嘗膽。破除積習。一新規範。或可稍支危局耳。(柳氏日記)

十一月初九日丁卯 西十二月三十日
(記)

得佩勳書。知約款十二條已奉電旨允准。(葉氏日記)

十一月十一日 己卯 西二十九〇一年一月一日

今日美國正月初一日。因率士商約范軒誠往湖南館湖廣館

質證。又華人到美提督處投刺。亦聯絡邦交之道也。(柳氏日記)

東經鐵道直隸及北京到津冀。見夾秋三種。忠信無私。頤勇伯香王萬寧五人助理。名曰且勦且撫。實則一意主撫。其二師保全便飯。爲他日禦敵地步。已知主動之說不施行矣。其三則直易首攝諸臣。崇信邪術。誤國殃民。諸將大學士餘桐。福臣兩級。容秀。趙舒齋。顧臣希謙。顧寶。武臣齊羅祥。以謝各國。事定之後。宗社無恙。即請諸臣等以謝徐桐兩執諸臣。三疏皆與許竹青特謁會商。(葉氏日記)

十一月十二日庚辰 西二月二日

訪振育同年。談述久。仍有左袒徐桐之意。爲之大聲疾呼。至期文稿亦長談。云洋兵至延慶州。秋毫無犯。前此所傳皆謬言也。昌平即不免掠金擅棄。據來密雲則虛誇矣。越慶所以獨全者。以諸官兵在懷來縣大中營壘宿。微飲食。皆桐棺三寸。乞歸其鄉。延慶用收葬君。以美材進。德人感激過望。禁止發埋。所以報也。(葉氏日記)

十一月十四日壬午 西二月四日

調劉秉謹等聯銜請止西遷疏。大旨謂保定必不可減。京師必不可棄。自古國家多難遷都。必敵人不能輕軍深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始可立國圖存。今聯軍謀堅勢強。不畏數萬里之遙。惟備數千里陸路。以形敵荒僻之要略。供萬乘百官之

營繕。勢將不給。以屢次連失之弱兵。禦合從逆衛之強敵。

亦必不支。請明降諭旨。布告天下。俟義師稍定。則行回

轍。以定人心。而安大局。(葉氏日記)

十一月十五日癸未 西一月五日

接盛杏丈來電。查三品以上及候選燒寫人數。(柳氏日記)

十一月十八日丙戌 西一月八日

至公所清查詞委。訪戴理蓀。(柳氏日記)

十一月二十日戊子 西一月十日

同赴胡宅西剝被劫。土匪十餘人。手持洋槍。飽掠而去。多
防不立。奸充橫行。可危之至。因訪莘玉蓮設本巷巡防。(柳

氏日記)

候胡林同楊寬相師。初出。由西塞門進。穿西苑。渡金鑑至
玉鑑。出後門。一路躡跡。盡付焚如。入旗衙門。無不自內
遠外。曉無人居。此次旗人警衛。受誣亦旗人最酷。東四牌
樓一帶。頗有實驗。如入五都之肆。(葉氏日記)

十一月二十二日庚寅 西一月十二日

約同巷各家集至玉環南處。商辦巡防。議論多而成功少。因
至湘館訪戴理蓀。向其說明。又至公所辦事。(柳氏日記)

十一月二十三日辛卯 西一月十三日

詔王保師。商定章程。有王君彬者。來充東城護局坐辦。極
為保師所信任。因招之來寓。託其擇哨官一員。募選了十人。
並經營置辦一切。(柳氏日記)

十一月二十四日壬辰 西一月十四日

作捐啓。寫木版成衣席家換戶動捐。集款一百三十餘金。(柳
氏日記)

至錢使館華俄銀行賈年。(同上)

十一月二十五日癸巳 西一月十五日

和約用費審押。大綱十二條皆如約。其中子目。由全權大臣
設法變通。和局雖定。而地面尚未退出。地方官一無布置。
綱紀廢弛。大為可憂。獨坐思之。往往流涕。(柳氏日記)

巡丁招齊。即於今日下夜。哨官銀金榜每月薪水五金。巡丁
每名月餉三兩六錢。(同上)

十一月廿六日甲午 西一月十六日

閩清廬福九舉偕來。云津兵至昌平已四五次。屢建勳績。富
氏朱氏。受創尤劇。(葉氏日記)

十一月二十九日丁酉 西一月十九日

訪查南。遇細芝。適經土亦在庵。倚壇共話。知城外劫案財
出。袁仲所設臥中。前日當襲擊之後。有三洋兵闖然入室。
搜掠銀錢。袁仲並為所敗。細芝之云。劫案之多。由於總屬巡
公所。公所之轄。由於五城領隊。皆陳玉蒼為之頭腦。今玉蒼
升署府丞。轉可置身事外。而城南商民。區然不安矣。又聞今
日城內美界以有法兵入人間人民家。美巡捕出而掩執。逸
其半。獲其半。已解送法兵官。不知作何辦法也。(葉氏日
記)

赴北城柏林寺翰林院公所領俸。三四品俸錢四成。僅領列四十金。公所破敗。敵陷已甚。自六月中翰林該焚毀。遷於祖

家舊官學。今則規模更廢矣。而本署爲英館關占。永無還還之望。變遷如此。令人有滄桑之悲。與劉子嘉前輩相對太息。

(柳氏日記)

聞草約於廿四日己用寶。即不撤兵不回鑿。外人之意不回鑿不撤兵。正在相持也。又聞南皮有密摺。請移牒暫居襄陽。

關中不可偏安。何以襄陽適可駐蹕耶。(英氏日記)

十二月初一日戊戌 西二月二十日

俱鶴來談。出示濟急會公函。殘脣尚有口數窮。京官以各部司務及正指揮爲止。此外亦別有大額。不至向稱也。(英氏日記)

十二月初八日乙巳 西二月二十七日

發摺協送公所。作稟上慶王。先是五城與公所爭權。所以傾軋參謀之者甚至。今和局已定。而遼丁詞訟等權。反歸英兵官所據。五城亦不得參預其間。言之可歎。(柳氏日記)

十二月初九日丙午 西二月二十八日

畢龍江副都統壽海峰(山)殉節。朝衣冠坐于棺中。令親兵以洋鎗擊之。連中左右肩。不死。其子乃手斬焉。正中其心。

即斬棺。有聲如牛。閨兩時始絕。守人給之大變也。徐蔭軒相識之處。其子承煜亦坐視於側。待其氣絕而後解之。父固當死忠。然以聖賢處此。當自有道。日本人執入閩謹照。擒

尚智皆秀。特與徐承煜。及其弟承能。送順天府。(柳氏日記)

十二月初十日丁未 西二月二十九日

美兵官因事查貴州館。得策械無算。據萬館刑部主事張鑑谷(傑。某科進士)而去。許願初前擊求救。余因訪于蘇。偕

韓諭程徵清到湖南館力保張君。乃釋之。(柳氏日記)

于誠昨詣慶邸。遞牒公所呈。王仍囑在事諸人。量力盡心。雖行補救。情意甚殷。(同上)

十二月十一日戊申 西二月三十日

閱條約十三款。全賴王大臣引申諮詢者七款。就其原議。雖共補救。然費苦心。(柳氏日記)

十二月十五日壬子 西二月三日

訪薇孫。知外人索賄首甚急。所開一單。豫師爲首。云襄平之主謀也。其次京撫則客映之薄玉岑。裕齋田何潤夫。王保之黃伯香。鹿芝軒。襄平之長君。傅士偉。鄭及其弟蓮士。牙衛則陳野鵠良。蔣景龍。襄平三小臣則吳學禮。文沖。魏琪。劉王龍。文尚。湖南孝廉曾嚴亦得附駕尾。並閔齊。尚齊及襄平兩子。已作義囚。且有性命之虞。(英氏日記)

十二月十六日癸丑 西二月四日

景芳亭侍郎(華)之授井也。兩次詣井頭。誦御不遠下。遇其子恩小亭(不知其名)過而見之。遂從後走乃父而下之。達濟焉。後爲日本人所知。擒赴去。數其弑父之罪。以洋鎗斬其

命。又聞徐相國之報。其子承煌承應實技而上之。承煌擅腳
排焉。一老奴爲挽轎扣。作兩扣。竟固在承煌也。相國既薨。
承煌乃以守齋爲號。幽苟免。洋人之擒承煌。爲其監斬五大
臣。(柳氏日記)

十二月十八日乙卯 西二月六日

各國昨日與兩全權會晤。第催辦首禦。(原注。云貴國不得以
書名用費。謂逼足擬本大臣之心也。)莊王濱貝勒瀕公剛毅
趙舒齋等秀貴親王英年俊承煌。賈寶音濟洪端王。新賈候。」
此外別無一語。若遇延不辦。大局尙無轉機。思之憂心如
焚。(柳氏日記)

十八日至寶良寺領口數期。共兩股。一爲合肥所轉津貼款。
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一爲蘇州蘇京蘇濟同鄉之款。
僅江蘇一省人。各捐百金。以新票赴滬總行。收得銀餅二百六
十個有奇。同舟之盡。不爲非矣。惟入旗及向隅諸省。不免
缺額。此後籌濟南北各城數分。銀錠之言不爲無見。在滬鹽
見劉振青。知十五日中外全權會晤。各國堅持先辦鴻首。再
議詳約。廩開十一人。廩那爲首。洋人亦知援親戚之例。執
開一面。不致如異同之執法。其次十一人。則欲以獎於期相
待。(葉氏日記)

十二月十九日丙辰 西二月七日

孝玉來夜談。兩益鹽店爲洋兵劫去銀四百餘兩。(柳氏日記)
聞兩城外劫索將出。美長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

煤油和蘸水酒其衣服。即可脫離該處。日來銀價騰長。每
一兩易錢五十四千。(葉氏日記)

十二月二十日丁巳 西二月八日

(柳氏日記)

十二月二十一日戊午 西二月九日

聞各國請撤鴻首。總公司以不死。莊邸亦可保全首領。其餘
必欲撤之重典。崇公剛毅欲請追奪鴻典。袁榮等。無非紙
上空言。但國體則掃地矣。(葉氏日記)

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 西二月十一日

欽天監同鄉八人來見。皆爲津貼事。一日核對江蘇候過流离
諸人錄冊出單。以備二十九日分津貼。(柳氏日記)
晚送膳。除余家有煙炮外。一夜寂然無聲。象殊可感。(同
上)

汪星台來。詳詢蘇州亂狀。據云。盜軍與圍匪一戰。匪衆傷
亡過半。其心已喪。自擗中堂馳往招撫。將防營撤退。縱虎
出柙。遂致不可收拾。誤國殃民。即無洋人之請。亦死有餘
辜矣。(葉氏日記)

十二月廿六日癸亥 西二月十四日

龐石自西安帶來云。行在諸省力阻回變。力摶和諧。非閩邸
合肥堅持。返驛無期。然言者交章劾合肥。又有參王中堂請
立正典刑者。義相稱。甚要諱。而有憂謬畏譏之意。天水尙

書。不出。尙僚憲於京邸藏書。以敵虜近在比鄰。來探消息。不知敵人已刊章名捕。與關脣諸公同日不覲矣。聞合肥爲之力請。可稍從末議。又聞啓決之徐榜士被斬後。日本兩兵官往見之。餽酒四瓶。告以中日同歸。欲救無力。兩公惟大哭。一云。父死未葬。一云母死未葬。日官長歎而出。午後訪頴芝。見司鄉唐號國。住城東豐慶胡同。城下之時踰牆甚於西偏。聞邸鈔。上諭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政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咸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材始茂。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箇月。

詳悉條議以聞。又刑部會奏官犯黃思永等。因亂出禁各罰片。

率株連黃思永。加恩開釋。徐致靖照辦理。何陸簡既據

發首。尙知畏法。着一併加恩釋放。免其治罪。(葉氏日記)

十一月二十七日甲子 西二月十五日

恭聞十二月十八日上諭。參取中西。酌行新政。令六部九卿。

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限兩個月覆奏。又朕將首禱諸臣。編王發往伊犁斬監候。莊王裁勦賜自盡。山西巡撫臧賢即行正法。刑部尚書軍機大臣趙舒翹斬監候。(原注。二十八日以此照會使館。外人猶以爲未足。)(懷氏日記)

十二月廿八日乙丑 西二月十六日

佩錦復書云。瑞首已有電旨。英趙僅前奏成。昨」照會各國使館。平心論之。展翁之咎。止於尸素而已。未可與臧賢同科。但未知敵人能降心相從否耳。(葉氏日記) (按英趙後皆賜死。)

清德宗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六月十六日庚戌 四一九〇一年七月

三十一日

各國聯軍去京師。(本紀)

七月二十五日戊子 西九月七日

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與十一國公使議定和約十二款成。(本

紀)